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敘文

道德無古今中外之殊。孔子誕生東魯而海內轍環。刪詩列十五國之風。修春秋羅百二十國之寶書。不以祖國爲限。且有浮海乘桴之感。想有忠信篤敬可行絕域之表示。使居今日輪軌大通之世。其必歷說五洲兼善萬國無疑也。戴記多孔子精語。一則曰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奉三無私以勞天下。再則曰天下爲公講信修睦使老幼男女各得其所。鰥寡廢疾各得其養。是謂大同。其滿腔寬閔惻怛以天地之心爲心。尙何古今中外之殊乎。微祥於役歐西歷有年所。觀夫物質之文明科學之發達。屈指諸國無如德意志恃其兵精食足。首發大難。摧堅陷敵。轉戰無前。然而內亂一起。瓦解土崩。破國亡家。爲天下笑。歐州學者蓋嘗推求其故而知窮兵黷武之必敗。軍國主義之不可以久存。返觀吾國以積弱不振之餘。迄於今日民窮財盡而本實之撥猶未至。若斯之甚。則又未嘗不慨焉興歎。以爲孔孟之教其維繫國本如其深且遠也。物極則返。今日歐洲深識之士固已變其戰前之學術思想。而於吾國六經之學理則轉有接近之機。融貫中西。溝通新舊。以吾國開化最早之

文。明。灌。輸。於。海。外。此。其。時。乎。許。文。肅。公。昔。嘗。語。徵祥曰孝經開宗明義卽云立身行道揚名後世以顯父母今宜將此義擴而大之能立身揚名行孔孟之道於寰球以顯父母之邦方滿大孝之量旨哉言乎同鄉楊章甫君著有寰球名人德育寶鑑融會中西道德爲一深得孔孟大道爲公之旨察友許溯伊君請題其簡端并捐貲提倡余從其請以廣流傳魯論云德不孤必有鄰孟子云樂取於人以爲善近聞西儒巴爾穆君擬譯是書以餉歐美明中西道德之一貫余知孔孟之學有裨歐美匪淺賴是書爲之先驅而吾國學者益將尊經希聖與各國互換德育知識願巴君其速行之尤余所忻然屬望者也

民國九年春仲上海陸徵祥敘於京寓慎獨齋

敘文

德育之名見於大戴禮本中國固有之教術易曰進德詩曰懿德書曰三德九德周官曰六德大學曰明德中庸曰達德同此世界卽同此德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德之謂也修道謂教育之謂也春秋時民德尙厚所防者祇大德之閑降至戰國楊墨各趨極端之說橫行於世故孟子以正人心爲入德之門叔世以來彝倫攸斃道德淪喪禮教淩夷習染旣汗人格幾失此楊君章甫德育寶鑑一書所以爲苦海慈航昏衢智燭也書中所載皆寰球名人見道之言淺而易悟切而易遵誠正脩齊肇基於是可見至德要道無判中外無分古今學者知識幼稚耳目見聞不外孝弟越禮犯分者自鮮半山有云先入之言爲主蓋得其道則可爲聖賢失其道幾希禽獸有心人所以諄諄勸告者豈好辯哉亦欲有以導其先耳是爲序

伊通齊耀珊撰



敘文

道之大原出於天。列聖奉天道以撫四方。於是有禮樂兵農之制。闡天道以教萬世。於是有修齊平治之規。尚書獨載堯以來。臯陶陳謨曰。天命有德。天討有罪。仲虺誥湯曰。欽崇天道。永保天命。伊尹訓太甲曰。惟天無親。克敬惟親。成王命蔡仲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是時厥後。孔子倡道泗濱。曰。君子畏天命。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孟子繼起。鄒嶧曰。順天者存。逆天者亡。曰。仰不愧於天。明良之都。俞吁咈師。儒之大義微言。無適而非天道。故府修事治。俗美化純。樂育英才。澤流罔極。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贊天地之化育者。此也。自後儒空譚性理。而天道始晦。詎知性者天性。理者天理。性茂天理。爲自絕於天性。理本於天。顧諱言天。列聖樂天。畏天之義。遂湮沒不彰。而吏治民風。寢寢有江河日下之勢。環觀歐美各國政治之公溥。風俗之馴良。雖唐虞三代。無以遠過。揆厥原因。泰西貴族紳商。以逮婦人孺子。靡不崇奉上帝。以爲明心復性之本。故籌教養。則百廢具興。風清弊絕。創義舉。則慨輸千萬。肇畫周詳。曰體仁愛之天心也。人人敦信尚義。以譎詐傾害利己。損人爲大戒。曰爲天道所不。

容也。若是不與吾先聖之神道設教千載同揆乎。余摯友楊章甫先生謂人心之不由天道之不彰。爰選錄中西嘉懿勒爲寰球名人德育寶鑑一書。揭明列聖要旨。以淑百世人心。與陳文恭五種遺規紀文達閱微草堂同一用意。而透闢曉暢。足喻全國同胞。則又過之。余首先付印。以廣流傳。並擬譯成英文。傳播五洲。藉表敬天恤民。善善惡惡。中西並無二致。而寰球大同之盛。或肇基於此乎。

民國八年孟冬世愚弟同里鄧以模識

敍文

瀛寰至廣也。林總至繁也。重德育則治且安。不重德育則亂且危。天定勝人。理無或爽。唐虞三代之盛。膠庠學校。道在明倫。如虞廷敷五教。成周起化閨門。司徒掌邦教。先六德六行。而後六藝。均注重德育之明證。蔚成千百年。到治之隆。洙泗集羣。聖之大成。爲萬世禮樂教化之宗主。而道不行於當時。戰國策士縱橫以譎誑。傾奪爲能。不知德育爲何事。而嬴秦慘禍開闢。未聞兩漢。敦崇儒術。舉孝興廉。海寓奠安。歷祚四百。魏晉以迄六朝。清談放曠。禮教蕩然。日尋干戈。蒼黎塗炭。若是乎德育之重。與不重。固治亂安危所由分也。近察泰西各國。黌校棊布。科學日精。而立教之精神。各別。或重人道主義。則學校之教在乎明信義。講禮讓。修內政。固邦交。而國與民常享太平之福。或重侵畧主義。則學校之教在乎競功利。騁權謀。飾武裝。伺鄰釁。而國與民同罹敗亡之禍。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德育與非德育。其效果相反。如此。有師保萬民之責者。宜何道之從乎。族叔祖章甫先生。謂欲躋中國於治安。非官紳提倡。德育不可。著有寰球名人德育寶鑑。括六經要旨。羅歐美良箴。具聖賢濟世之苦心。爲

紳。民。共。循。之。正。軌。余。擬。鳩。貲。多。印。以。廣。流。傳。因。論。德。育。關。係。之。重。以。質。吾。國。之。有。心。世。道。者。

民國九年三月楊壽枏敘於津門寓齋

敘文

粵稽。邃古。禹謨。稱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湯誥。稱天道福善禍淫。伊訓。稱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秦誓。稱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孔子贊周易。稱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魯論。稱獲罪於天。無所禱也。孟子。稱仁則榮。不仁則辱。禍福無不自己求之者。千聖遞傳之心。法治法。諄切懇摯。靡不以天道爲兢兢。故其時。寰海治平。教養詳備。人才霞蔚。民俗敦龐。懿盛已近。觀歐美敬天恤民政。修德溥得力於宗教。爲多大小學校。首列聖經。服官則宣誓。法庭問供。則宣誓。無誑語。無背盟。貴族紳商。恒費數千萬金。以創養濟院。圖書館。各種義舉。人人懷上帝臨汝之心。循禮法而講公德。蓋宗教之入人深矣。我國吏治。人心寢不古。若西人譏爲無宗教之國。竊維列聖神道。設教實含宗教性質。惟載籍極博。驟難窺測。茲衷集中。西嘉懿之可法。可戒者。都爲一編。顏曰寰球名人德育寶鑑。以補宗教之闕。而輔學校教育之不逮。竊望各省長官。豪傑紳富。重刊廣布。流通海內。以爲濟國興家。化民成俗之一助。抑尤有

進焉。道之大原出於天。聖賢先知先覺。必使天下後世之人。胥復其良知良能。羣趨正軌。而後卽安。故周官歲時讀法象魏。懸書家諭。而戶曉。決無艱深靡麗之文。高遠難行之弊。洙泗本此旨。以刪定六經。垂教萬世。辭達而已矣。詳繹禹湯以下福善禍淫。諸訓簡捷痛快。性理與因果。並無二致。賢豪志士由之。愚夫婦亦易知易從。近世大儒如蘇文忠。劉忠介。紀文達。陳文恭。恒藉因果報應。爲檢攝身心。維持風化之資。深得孔孟家法。鍾鈺夙懷仁民淑世之志。宦遊十載。教養無從。今乃撥冗爲此。擬續輯寰球名人德育美譚。仿小學人譜。暨歐美家庭德育佳話體例。博採中西嘉懿。之有興。趣易動人者。呈定爲各校修身課本。并城鄉宣講之用。特首刊寶鑑。以爲先河之導。云爾。

民國八年十一月錫山楊鍾鈺敘於吉長寓廬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目錄

卷一 倫理之鑒

孝思不匱

忠誠愛國

附主從

夫義婦順

友于兄弟

附敬長

交友有信

附戒誑語

卷二 服官之鑒

兼文武而言

勤政愛民

不嗜殺人

慎恤刑獄

廉儉退讓

佐治盡心

卷三 紳商之鑒上

敬天地神明

睦鄰任卹

重學親師

樂育英才

化鄉人附

熱心公益

附錄

歐美各國
慈善事業

隱惡揚善

敬老慈幼

卷四 紳商之鑒下

交易正直

仗義疏財

醫藥濟人

非義不取

報德忘怨

全人骨肉

附錄

婚姻

卷五 閨闈之鑒

孝父母舅姑

相夫教子

附慈前子

宜其家人

大節不渝

並也
恭儉仁恕

卷六 修省之鑒

戒損人利己

戒邪淫

戒煙酒及賭

戒溺女

改過不吝

卷七 慈善之鑒

拯孤憫

恤死喪

恤物命及字穀

治道橋井渡路燈

卷八 中西嘉言彙鈔

楊椒山家訓

朱柏廬治家格言

陳希夷心相編

魏尚書聖人家門喻

王中書勸孝歌

歐美珠璣提要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卷一 倫理之鑒

孝思不匱

銍按春秋傳云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孝經以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爲孝道之全戴記云大孝尊親其次弗辱其下能養又云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孟子云孝子之至莫大乎尊親列聖舉親親仁民教養治平之路一切歸之純孝榮親孝之時義大矣哉孝友根於性天全球終須合轍錄歐西倫理道德以證之

司馬溫公曰某事親無以踰人能不欺而已矣又曰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習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愛日錄云。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能養親者也。故公姑得一孝。婦勝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故祖父得孝孫。又添一輩孝子。

又云。繼母雖有恩。然傷母之心。必傷父之心。不孝繼母。卽是不孝其父。宜事事從父起見。恩怨必不忍計。古來大聖大賢。往往於難孝處。能孝。故可塞地橫天。今人試一自揣我之爲子。孰如大舜。以大舜之尊養。尙受折磨。況我何人。而敢責吾親之少恩乎。

唐柳公綽。天性仁孝。事後母。薛甚謹。其有外姻。一不知非薛所生也。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北。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食肉。吾不敢忘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粧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

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未嘗笑語。款洽。仲郢事叔公權如事父。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路。必下馬端笏立。俟公權過。乃上馬。公權暮歸。必束帶迎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柳氏子孫貴盛數百年。世以禮法爲縉紳軌範。其以此哉。

美總統華盛頓爲兒時嬉戲於庭。誤斫一樹。其父所心愛也。父歸見之。怒甚。問誰斫。吾樹者。華盛頓直前承認曰。是兒所斫。父轉怒爲喜曰。兒能不欺。不肯卸罪於人。吾嘉汝誠實。不復責汝矣。司馬溫公事親。惟在不欺。不謂華盛頓。髫年已以此見賞於親闈也。

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繼笄拜於堂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山南名瑄爲山南西道節度使。

錢塘徐侍御旭齡父館江右順治乙酉死於兵旭齡聞與母號泣不欲生母因背一目辛卯春旭齡子身往尋父骸踰月乃至玉山數罹兵火都邑爲墟虎狼晝出旭齡經萬苦夜宿廟中夢其父示以葬地明旦以其地名詢之土人泣告以故因懇一獵者偕往入山行數十里至一處恍如夢境所見白骨纍纍因伏地悲號嚙血沁骨竟得父骸以歸後歷官浙江漕撫

(後也)

吳璋吳江人少孤年十歲母陸氏以永樂時奉例選入宮隨親王分封廣東韶州璋棄家訪母中途患痢晝夜百起昏憤中猶呼娘不置及抵韶而王已改封江西矣奔馳沙磧兩足俱腫臥野寺廊下吟呻終夜有道人自言姓焦取藥敷之立愈過嶺遇黑蛇嚙足倒地復見前道人至以藥塗之曰爲母忘軀真鐵漢也出餅與食頓忘饑渴至饒州具本啟王求見母王不許乃於王府側賃一室室中大書思親二字旁一聯云萬里尋親歷百艱而無悔一朝見母誓九死以何辭後得請入見母於養贍所母已病篤昏不知人乃割股作糜以進母始稍蘇王聞而異之召賜金帛命扶母還後子洪孫山俱官刑部尙書人謂純孝之報

大學士鵝湖費公初在館局與同年某公交爭勝戲批其頰某公不悅日漸疏薄其父在家聞其事封識一竹板寄公令自扑於京邸公持父書及竹板登某公堂自扑三次某公聞之出見相抱而泣公曰罪在某君何泣爲曰君尙有父督責我求督責我者而不可得也相好如初

雲間顏雲麓先生性至孝年甫十三卽任家政及長窺母意頗憐弟乃悉以貲產讓之寸椽尺土一無所取娶婦楊氏侍講公女也亦善事姑每侍饌畢方敢就食常以零錢暗貯姑篋隨姑所喜與之以適姑意家中米鹽之入必先及弟如是四十年里中稱爲雙孝

意大利之細細利島內有劇烈之火山數百年前噴火驟熾黑煙蔽空紅泥漲地掩沒村落不可勝數厥狀甚慘四圍人民負金寶狼狽爭逃幸免者蓋寡內有少年二人獨負異常之寶物所負維何乃年老龍鍾之雙親也逃至一處熱泥不流綠草豐茂竟得俱生人人稱奇咸謂彼蒼憐其孝心予以生路名其地曰敬神之野此二少年一名阿那庇斯一名盎費諾知有父母不知有身一門兩孝子中國亦不多觀況

歐西乎

普魯西王弗勒得力在位時常引鈴召羣僕不至啟戶視之見侍僕眠長椅上其衣囊中微露書函王徐取讀之乃其母寄僕之書內稱僕之孝所得薪金無多乃能悉數寄家救母貧窶等語王心嘉之自取十金潛與書函共納僕之衣囊遂歸己室連引鈴僕驚醒入王室探囊得金大駭面如土色伏地謝罪曰不知何人欲陷我而置金於我衣囊王曰汝無罪即寄金於汝母以我命爲汝母壽可也詩稱孝子不匱永錫爾類普王有焉

英國技匠某性嗜酒不顧家屬其長子名多慕年十三四能繼父業所得工資悉以奉母一家幸免飢寒父醉歸恒怒詈他子匿避不敢近多慕則柔聲怡色奉養無違一日多慕在工場頂石灰而升梯足滑墮地脛碎血如注輿致其家延醫縫其傷口母泣涕不止多慕忍痛言曰母勿悲兒須臾即可復原從容談笑以慰母心後調理獲痊彼以失學貧兒而純孝如此可見父子天性西人初無少異也

羅馬主屋大維與安多尼國戰勝之檢點俘虜內有老人蓬首敝衣乃羅馬判事某

之父也。判事見之，忘恥，直前抱持其父，泣涕漣漣。顧謂他判事曰：我父於我國爲讐敵，我於君等爲同寮，父當被戮，我當膺賞，請以我故貸父之死，不然我寧與父同死。各判事聞之，莫不揮淚，以其事奏。王得蒙恩赦，愛父出於真誠，是亦歐人之純孝。天至者也。

崑山顧恂，年五十生子鼎臣，性至孝，稍長以父母年老，撰一表文，每夜必焚香告天，祈延父壽，願以己算益親及親。在早見成立，鼎臣早歲騰達，父母果及見之。紀文達公曰：乾隆甲辰，濟南多火災，四月杪，南門內西橫街又火，自東而西，巷狹火猛，夾路皆烈焰，有張某者，草屋三楹在路北，火未及時，原可挈妻孥出，以有母柩，所以移避，既勢不可出，夫婦與子女四人抱棺而號，誓以身殉。時撫標參將方督軍撲救，隱聞哭聲，令標軍升後巷屋尋聲，至所居，垂緘使縋出。張夫婦並呼曰：母柩在此，安可棄也？其子女亦呼曰：父母殉，父母我不當殉，父母乎亦不肯上。俄火及標軍，越屋避去，僅以身免，以爲闔門並煨燼，遙望太息而已。及火熄，巡視其屋，巋然獨存，蓋回飈忽作火轉，而北繞其屋後，焚鄰居一質庫始復西也。非鬼神呵護，何以能

然夫二人同心其利斷金。況六人乎。庶女一呼雷霆。下擊。況六人並純孝乎。精誠之至。哀感三靈。雖有命數。亦不能不爲之挽回。人定勝天。此亦其一事。雖異聞。卽謂之常理可也。

趙居先妻王氏。皆有至性。孝事父母。母性急。少不遂意。卽打罵交加。夫妻每順受。無怨色。後父母年老多病。居先夫婦每夜焚香告天。願減壽益親。迨後父母享壽九十餘。居先生三子皆爲顯官。後夫婦亦同享壽九十五歲。

明鄒忠穎字肇敏。常州武進人。事親極孝。因其妻受母家飲食之餽。不以進於姑。忠穎大怒。立取牆下濁水。飲數碗。自罰。並自批其頰。曰。鄒忠穎爾。堂堂男子。乃不能教妻孝。母致私自肥甘。有何顏面立於人世耶。其妻惶愧。自此感而遂孝。

太和楊黼將入蜀。訪無際大師。路遇老僧。問何往。黼告以故。僧曰。見無際不如見佛。黼問佛何在。僧曰。第東歸。見披衾倒屣者是矣。黼卽挈裝回。抵家已夜半。母聞子叩門。聲喜極。遂披衾倒屣而出。黼大悟。自此竭力事親。手注孝經。數萬言。硯滴將穿。欲往取水。硯池已盈。人謂孝感所致。

明沈椿沈榛無錫人木匠沈勤子也勤藝至精二子不及父而勞苦過之俱好酒父亡二子養母遂戒酒并絕葷役於大戶每日折酒肉錢及燈下添作錢皆以買酒肉甘旨奉母其母歡然享用以壽終後二子俱得藏銀致富享壽各九十餘

紀文達公曰一惡少感寒疾不覺至冥司遇一吏其故人也爲檢籍良久蹙額曰君多忤父母於法當付湯獄今壽尙未終可且反壽終再來受報可也惡少惶怖叩首求解脫吏搖首曰此罪至重微獨我難解脫卽釋迦牟尼亦無能爲力也惡少泣涕求不已吏沈思曰有一故事君知乎一禪師登座問虎領下鈴何人能解衆未及對一沙彌曰何不令繫鈴人解得罪父母還向父母懺悔或希冀可免乎少年慮罪業深重非一時所可懺悔吏笑曰又有一故事君不聞殺猪王屠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乎遣一鬼送之歸霍然遂愈自是洗心滌慮轉爲父母所愛憐後年七十餘乃終觀其得壽如是似已許懺悔矣

明陳榮母目失明百藥不效聞人言舌舐可愈乃爲母舐目每日數次年餘母目復明一日鄰火起榮從火中奔入救母抱母號泣忽聞空中神語曰勿傷孝子火隨熄

兩鄰皆燒盡而榮家一無所損。後遭水災，榮附一木隨流。時太守巡水，夢神告曰：「明日可救孝子。」太守停舟待之。日午見一木隨波而至，卽榮也。急救出之，問其孝行，對曰：「榮何知孝？惟一刻不敢忘母而已。」

歐洲某城被圍於敵，城陷之日，生靈塗炭。內有兄弟二人，曾施恩於敵國之王。王特宥二人，令各以己力擔運財寶以去。二人運何寶物乎？則兄之背有父，弟之背有母。萬目睽睽，歎爲真孝子。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其是之謂乎？

波斯王信夢斯在位時，一兵士將乘間刺之。王之子在傍，乃生而啞者，忽厲聲呼曰：「汝將犯王乎？」王聞言警備，得免於禍。多年結舌之人，以愛親情切而忽能言，亦異事也。

美國有一蕩子，經其父嚴訓，遂棄家遠颺。父連書促歸，不顧。父死，家書促歸會葬，又不顧。往再數年，乃歸。一日理父書簾，見有記其放蕩事者，乃大悔，淚如雨下。曰：「吾自幼與兄弟輩不同，受罔極之恩乎？一朝絕裾而去，勞父母倚闥之望，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嗚呼！吾父一息尙存，悔不遑歸，伏罪於是。與兄弟同心戮力，振起家聲，大說。」

教家暮特筆之於書欲天下爲人子者及早孝養善體親心毋貽終天之悔云爾
有一汽船從紐約起桅向葡萄牙進發船中鼠族跋扈嚙貨物損行李船員憤甚俟
船抵岸卸去貨物於艙中焚硫磺熏之鼠輩無巨細從穴逃出被水手擊殺無算欲
盡殲其類忽有一鼠背負一鼠踉蹌奔出諦視之則背上之鼠年老毛白而目盲殆
負者之父母船員憐而縱之去歐美哄傳稱爲孝鼠可以人而不如鼠乎

忠誠愛國

附主從

鈺按堯舜官天下於共和政體最近禹臯稷契之儔相與治水明刑敷教播
穀都兪吁咈舍己從人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鰥寡孤獨廢疾者
皆有養此忠誠愛國之效也至若折衝樽俎效力疆場以挽國權而尊國體
又或改良社會振興實業以培養國家元氣其地位關係不同而其爲愛國
一也

美國公民鑑曰愛國之士先國利而後己利故勞瘁不辭貴和平而崇秩序贊善策
而鋤莠政是卽愛國之士也人肯利用其營業中之關係社會上之地位爲國家之

助而不爲之。障害者。卽愛國之士也。人肯對於開民智。高民德。使其國人日有進步之舉。力贊不怠。對於毀民風。壞民心。使其國人日趨墮落之事。力去不遑。亦愛國之士也。

公民鑑又曰。一國之民之家庭。卽其國家。社會上政治上興隆之中心點也。吾人認藝術科學農事實業政治道德等爲成立國家之諸力。而其爲諸力所基礎之家庭。尤當確認也。故良公民之訓練。於孩提時爲父兄者。宜扶導之。不可放任之也。

公民鑑又曰。家庭者。眞愛國心之發生地也。建國之道。至繁且曠。而眞愛國心爲之元素。然眞愛國心。斷非一種。怙過攻擊之暴民所能成也。愛國心之性質。與範圍皆不離乎道德。故欲求人。以支撐國家之危局。必於愛家之人中。擇之人。愛其家深。則其愛國亦必深。蓋國卽庇護其家者也。

西國立志編曰。人生斯世。孰爲真正之權勢品行是也。品行者。不假爵位。而自具爵位。不擁貨財。而別有產業。無論居何地位。能令其地位光榮。無論入何社會。能令其社會崇高。斯豈富貴之所及也。他人尊敬之。而不妬嫉之。不言而使人感化。勝於能。

言者是何也。品行之善者，篤敬正直而處事必合乎宜，故得他人之信任，得他人之敬重耳。且人民之品行如何，與其國家有關係，人能各自砥礪其行，則其國之風俗必有純美之可稱，而國本即因之而固然，則邦國盛衰之結果，豈非人民品行善惡爲之因乎。

諸葛武侯身都將相，握國魁柄而虛懷納諫，集衆思以廣忠益，與徐元直、崔州平、董幼宰等講求治道，舍己從人，故政事修明，盡忠益時者雖讐必賞，犯法怠慢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者雖重必釋，游辭巧飾者雖輕必戮，循名責實，虛僞不齒，鞠躬盡瘁，爲國柱石，六出祁山，號令明肅，分兵屯田，耕者雜於渭濱居民之間，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可謂濟時之良相。伊呂之匹儔矣。

郭汾陽王恢復兩京，勳名蓋世，魚朝恩譖之，乃還京師，後鎮河東，程元振譖之，乃辭副元帥，先後握彊兵，爲上將，詔書一紙，徵之無不即日就道，設疑兵，退吐蕃之寇，馳單騎解回紇之難，身繫天下安危者三十年，校中書令二十四考，七子八壻皆爲顯官，孫曾累世貴寵，蓋盛德後云。

美國革命戰事既終。華盛頓操大軍之權。受人民之愛。爲帝爲王。易如反掌。顧不屑出此而解權釋柄。任民公選總統。此固爲當時文明各國所驚詫不置者。迨兩任總統後。卽恬然自退。下與齊民爲伍。此在今日吾人視之。以爲極當。然而不足異。殊不知在當時固已絕無而僅有。遂令華氏之名。與古來少數諸英雄並重矣。謝泌爲諫議。不安。許可嘗薦數人。皆至宰相。王旦其表表者。每發一薦牘。必焚香望闕再拜曰。老臣又爲陛下得一人矣。

韓魏公臨大節處危疑。苟利國家。知無不爲。若湍水之赴深壑。無所畏避。或諫曰。公所爲誠善。然萬一蹉跌。豈惟身不自保。恐家亦無處所。公歎曰。是何言也。人臣當盡力爲國。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預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

劉器之爲諫官。正色立朝。知無不言。言無不盡。每以辨是非。邪正爲先進君子。退小人爲急。其面折廷爭。至雷霆之怒。赫然則執簡卻立。俟天威稍霽。復前極論殿廷。觀者皆悚汗。其忠直如此。

山陰汪公應軫以庶常出守泗州泗民惰弗耕桑公首勸耕買桑千本植之募婦女善治蠶者教蠶事會武宗駕駐南都詔泗州進美人善歌吹者公奏言泗州地瘠民貧流亡載道其婦女存者跣足蓬首不堪見聞萬無以應明詔臣向募桑婦若干人倘許納宮中俾授蠶事有裨聖治不淺詔乃止

勃德男者美國崑耐地噶州人也幼時勇猛州內有牝狼踐田畝噬人畜性極獐惡爲一方患害勃氏持火執槍身探狼穴而擊斃之人人服其義勇獨立戰事將起勃氏往謁英將軍蓋治蓋治謂曰我苟統精兵五千當橫掃美州全部勃氏答曰將軍無害美人之性命敢不敬從否則吾美五尺童子將執箠而撻英兵於境上矣蓋治默然英軍欲生獲勃氏不得遣人誘以重金封萬戶侯勃氏唾之富貴不移威武不屈可謂愛國大丈夫矣

美將軍俄崙於獨立之戰著奇勳家貧嘗貸人金至期不能償債主控之俄崙聘律師求緩期兩造畢具律師思全沒其債乃曰債家所出券約僞也俄崙聞言乃蹶起大呼曰吾所以隨若來法庭不過思展期限券約豈僞物吾所自署者也後卒盡數

以償不肯憑藉權勢其績炳旂常宜哉

法人古耳比爾執政時長於理財嘗謂富國在力農桑阜物產使人人食力不仰給外國下令國中決陂澤修道路減地租賤鹽價禁穀種外出廢水陸關稅定山澤厲禁招致四方工匠以教國人又創概算法製簿冊登記每歲出納奇贏一覽瞭然各國皆仿其法不可謂非救時賢相也

意國嘉禮巴地將軍素著重名時人心欲合全意爲一國推嘉氏爲政意南之民盡隨嘉氏而起嘉氏軍紀嚴明秋毫無犯師行所至軍隊則望風而靡民人則踴躍而迎各城結綵懸燈無異元宵佳節且或以珍寶見貽或以酒食相餽又遵西國至尊至敬之禮與嘉氏及將士相抱見直指國都戎衣大定新猷式煥蕩滌煩苛其民人之懽樂歷史所未有也唾手而奠一國意民得以自全嘉氏遂棄置兵將潛回珂里安貧樂道以終其身嗚呼是亦人傑也哉

美總統治哀斐孫與華盛頓同生於富豪之家專重平民主義痛惡儀式稱號位次等末節以是謙遜大得民心凡公會宴饗一無鋪張揚厲之習其舉行卽位典禮也

服常服。乘老馬。無他從者。入場。自繫馬於門側。就位。演說言極簡樸。然皆足爲後世法。汲汲以減輕國債。調劑財政爲務。不特同黨愛如父母。卽反對者亦尊敬服從之。晚歲屏居鄉里。恤人愛物。周濟貧乏。不自知其資財之盡也。家況蕭條。歿幾無以爲殮。有范文正海忠介之風。

廣瀨武夫。日本肥後人。年十五入海軍學校。卒業服軍務。爲駐俄使館武員五年。研究俄國之內情。時已揣知日俄之間。不久必有戰事也。武夫官中佐。風姿魁偉。沈默寡言。心中只知有國。不知有身家。卒以日俄開戰。堵塞旅順口之役。中巨彈而死。年三十七歲。哀耗達於日本。全國悼惜。至稱爲軍神。并募金爲之建設銅像。俾留芳範於後。世嗚呼偉矣。

王端毅公恕。爲太宰。嘗語人曰。宋人有言。凡仕於朝者。以餽遺及門爲恥。仕於外者。以苞苴入都爲恥。今動輒曰。贊儀。贊儀。而不羞於人。我寧不自恥哉。

唐奸相李林甫。未顯時。遇一道士曰。君名列仙籍。後當白日上昇。且作二十年太平宰相。他日事權在手。切記吾言。及爲相。恃寵肆惡。靡所不爲。一日忽遇前道士云。君

忘吾言乎已獲罪當生水族言訖不見數日甫七竅流血而死死後朝廷燭其奸命開棺戮屍流諸子於嶺南籍沒家產元和六年惠州震死一娼脇下有林甫後生四字淳熙初漢州震死一女亦有朱書云唐李林甫爲臣不忠賊害忠良二世爲娼七世作牛作牛訖世生生永墮水族

明阿寄淳安徐氏僕也徐兄弟析產長兄得一馬次弟得一牛三寡婦分得阿寄寄年已五十餘寡婦泣曰馬可騎牛可耕踉蹌老僕何所用之寄聞之歎曰主謂我不如牛馬耶乃代營生計寡婦鬻簪珥止十二金付寄入山販漆一年而獲利三倍又二十年致產數萬金爲主母嫁三女婚二子又爲二子納粟入城均寄雖老見主母不敢仰視見徐氏族子雖幼必拜寄病將死出二簿凡家計財產纖悉必載曰以此遺二小主可世守也及卒檢私室無一錢寸縷惟舊衣蔽體而已

宋趙延嗣知制誥舍人江鄰幾僕也江父子俱死家計蕭然延嗣不忍去竭力養其三女十餘年未嘗識女面及三女長成卽赴京師訪江舊友翰林宋白侍郎楊徽之泣訴遺女未嫁二公驚謝曰爾所爲吾儕不及也迎三女爲擇壻捐貲嫁之石徂徠

先生爲延嗣作傳

陳友諒兵破太平守將花雲閣門死節有三歲子煒婢孫氏抱之逸爲亂兵所掠脫簪珥屬漁翁育之江西既定孫脫歸竊煒去儼舟渡江又遇亂兵棄煒於水孫氏隨持之得斷木入蘆洲探蓮實飼之得不死挈詣太祖孫氏抱煒伏地下泣帝亦泣置煒膝上曰此將種也授以指揮養孫氏終身命祀之家廟

馬封翁年踰四十止生一子眉目如繪夫婦愛若珍寶婢偶抱出門外失手墜地跌傷左額而死封翁見之命婢奔避自抱死兒入夫人驚痛幾絕索婢撻之不得乃撞倒封翁幾次婢歸母家日夜叩首祝天願公早生貴子次年夫人卽生森左額宛然赤痕也森後官至戶部尙書

紀文達公曰烏魯木齊又言有廝養曰巴拉從征時遇賊每力戰後流矢貫左頰鏃出於右耳之後猶奮刀斫一賊與之俱仆後因事至孤穆第夢巴拉拜謁衣冠修整頗不類賤役夢中忘其已死問向在何處今將何往對曰因差遣過此偶過主人一展積戀耳問何以得官曰忠孝節義上帝所重凡爲國捐生者雖下至僕隸生前苟

無過惡。幽冥必與一職事。原有過惡者亦消除。前罪向人道轉生。奴今爲博克達山神部將。秩如驍騎校也。問何往。曰昌吉。問何事。曰賣有文牒不能知也。霍然而醒。語音似猶在耳。時戊子六月至八月十六日。而有昌吉變亂之事。鬼蓋不敢預洩云。

夫義婦順

鈺按春秋傳稱冀缺夫婦相敬如賓。能敬必有德。又云夫和而義。妻柔而正。禮云一與之齊。終身不改。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易傳云有夫婦然後有父子。蓋王化起於閨門。上以嗣宗廟。下以繼後世。故書美釐降詩首關雎。誠重之也。

晉冀缺耦其妻。歸夫婦相敬如賓。晉大夫臼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資裝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旣承奉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

著短衣裳與宣共輓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宣仕至司隸校尉爲名臣

英女皇維多利亞兼轄五印度及澳洲政治公溥仁聲義聞震鑠古今與阿耳伯親王結婚親王品性高尙夫婦敬愛甚摯王逝後遺其品性於子孫而使人敬慕女皇終身素服西例以黑爲素服大節凜然教養子孫世襲皇位以一國元首之尊生則敦琴瑟之好逝則勵松筠之節其爲全球欽仰也固宜

鄭叔通幼時與夏氏女定婚及官京朝既歸則夏氏女已啞其伯欲別擇通堅不可曰此女通若不娶將終身無所歸況無恙而定婚因疾而遽棄豈人心哉竟娶之相好無間後啞女所生一子亦貴顯

蘇汝惠陝西人六歲無父其母爲聘定一妻未半載惠母卒及妻長大貌陋足跛惠娶後琴瑟甚調一友謔之曰聞汝婦面目可憎何不另買一婢惠曰此吾母所親聘定者也所戴簪鐙皆吾母故物若憎之是忘母也情近於貪色罪幾於不孝吾何忍爲友人改容起敬後惠官至總鎮

項城韓雲門名壘聘戚氏女未幾兩目失明戚以韓年少能文必成遠器而配以盲女非偶也欲毀婚而終女於家韓父母將許之雲門必不可如禮迎娶以歸戚不得已媵以美婢雲門曰人情見欲則動不如無見以全居室之好卽遣婢還韓登仕版挈婦偕行伉儷無間人以爲宋之劉廷式再見云

劉以平字近塘初聘關氏女未娶而病廢及婚乃以次女行合巹之夕以平疑其無病容詰之媒以實告以平曰吾聘者病女也棄之不義且恐其速死然次女已歸吾家無復還理卽室吾弟以寬可也更迎病女旣而親迎後女病漸愈兄弟同日畢姻後官太僕卿

歸安倪氏許聘陳敏敏從征不返誤傳已死踰五十載始歸倪矢志不嫁至是始成婚年六十一矣人號白頭花燭

友於兄弟 附敬長

鈺按常棣詩云兄弟旣翕和樂且耽孔子讀之而曰父母其順矣乎蓋未有兄不友弟不恭而能得親驩者也周書曰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蓋誼篤

同胞推之。卽民胞物與之量也。孟子云。仁人於弟不藏怒。不宿怨。親愛之而已。太和翔洽。愉愉怡怡。家道有不淳興者哉。

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甚友愛。伯康年八旬。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

法昭詠詩云。同氣相連枝。更榮些須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能得幾時爲弟兄。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

袁氏世範曰。父之兄弟。謂之伯父。叔父。其妻謂之伯母。叔母。蓋撫字教育有父母之道。與親父母不相遠。而兄弟之子。謂之猶子。亦謂其奉承報効有子之道。與親子不甚遠也。今人或自愛其子。不顧兄弟之子。又或疏遠兄弟。其子遂不禮於伯叔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卽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之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傲視。能禁他日不乖戾乎。子不禮於叔伯。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爲孝子。須以吾事叔伯父者。先之。許武會稽人。少孤貧。日耕夜讀。時命二弟旁侍。口授復教。以禮讓成人之道。稍不率。

教武跪家廟前自責願父母默啟二弟弟號泣請罪始起並不以惡言惡色加也室中止一鋪具三人共眠有勸武娶者武曰娶婦易生嫌隙恐傷手足之情後徵拜議郎既歸先爲弟授室始自娶

高汝白幼時其叔父教之及顯達叔以書戒之曰此何足喜正憂汝從此不免墮坑可置一簿將每日過差記之寄我汝白心謂我終日侍叔父旁何不相信至此試問其僕僕曰邇來比在家時亦漸不同矣因此大懼乃置簿記過不可勝書益懼甚乃刻苦自勵

張邦奇堂僅二間旁一間乃其叔所居叔貧多債願以房賣公公倍價與之將重葺告於父用川公父初喜叔之濟用既而泣下曰吾想興工之日拆他屋而建我屋汝叔何以爲情公曰如是兒當還之隨退契與叔不索其價父曰此足慰我矣後公官至尙書父親見之

趙彥霄與兄彥雲同居二十餘載兄遊蕩破產涕泣屢陳不聽遂求分析不數歲兄產蕩然且負債欲遠徙霄因除夜治酒邀兄嫂至執杯前曰弟本無分析之意因見

家道日虧。恐同受饑寒之苦。無益也。不得已。求析今幸留此一半。猶足供兄嫂衣食之資。願兄努力。遂取券焚之。還請同居。以主家政。倉庫鎖鑰。悉交納之。兄大慙。痛自改悔。節儉成家。彥書父子俱顯達。

溫大雅性至友。愛一日將改葬其父。與師覓得一地。將點穴。語之曰。此地當禍。兄而福弟。大雅曰。若得家弟永康。吾當含笑入地矣。

張士選早喪父母。叔有七子。獨愛士選。欲析產爲二。以一予選。選辭曰。不忍。諸兄弟止。共一分乞分爲八。叔不允。選再三辭。乃允。選弱冠驟貴。

蕭修撰與成弟光祿君與潔甚相友。愛年五十。猶同爨。每晚必合食中堂。諸子侍坐。日間所爲何事。和同議之。然後歸寢。後諸子婚畢。乃爲光祿繕宅第。舉先業均分之。光祿以兄子凡六而已。子二不欲使。二人均六人之產。辭不受。修撰曰。先君之愛若猶我也。不知其他。讓不決。其太夫人命以十之四與光祿。乃止。

王侍御復齋夫人甚妒。侍御買一妾。夫人輒幽閉一室。餓且死。公子毓俊甫八歲。給母曰。餓死。人人謂不賢。不如日食以粥湯一盂。俟其徐徐自斃。可緩謗也。妾得不死。

逾年生一子侍御潛育於外及侍御卒俊撫愛其弟特至母曰彼占汝一半家貲吾每恨之答曰貧富有命豈在兄弟之多少讀書節用自能起家若不自立如魏家中表非獨子耶家貲鉅萬今且貧無立錐矣母意乃解

陳世恩兄弟三人季好遊狎晨出夜歸伯兄規諭再三不聽公曰正言不足以入徒傷愛無益也於是每夜親守戶待弟至手自扃鑰問以饑寒飽煖憂恤之情見於顏面如是者數次弟乃大悔不復暮歸矣官至工科給事子陞陞皆貴

十六世紀之初有葡萄牙商船駛往東印度果阿地方繞過好望角誤觸暗礁船糜碎將沈船長急卸小舟投牛乳餅一袋已先躍入從登者十九人回顧本船已與叫號悽慘之聲同沈海底小舟無淡水無針盤顛播於洪濤巨浪中者兩晝夜船長膽裂而死另舉船長其人出令曰今食少前途奇險俱死無益請拈鬮拈得第四者投海船長及修船工匠不可死餘定四人投海衆從之拈鬮畢三人相繼入海最後一人爲葡萄牙紳士當入海其弟同在舟中急止之曰兄有妻子且教養二妹不可死我無室家請代死兄不可曰有弟承家產保護我妻子及二妹我雖死猶生也言畢

將入海。弟堅持不釋。乘隙弟忽奮身投海。船員義之。齊聲曰。救彼不過多一人。請費彼生命。遂拯起之。船又漂流。一晝夜。竟登大陸。趣果阿兄弟俱全。此歐人誼篤友于者也。

羅馬主烏加斯。太用兵於古耶澄西國。虜古王及其妻子。凱旋於羅馬。定古王及長子以死。刑吏臨獄中。問誰爲長子。王次子爭死曰。我爲長子。吏不能決。問其母。母勸長子毋死。聽次子代死。羅馬主聞之。悔其殘酷。優待其母。兄以慰逝者之心。有如是之孝子。悌弟。誰謂西人忽於倫理哉。

法國馬耳塞地方有一紳士。名立們塞德。膝下子女多人。愉愉如也。一日紳病篤。召集家屬諭之曰。吾見汝等友愛吾甚。忻慰雖然。汝等中有一人實非吾子。乃先亡小兒乳母之子。我命在旦夕。於分析財產一事。不能釋然。今我言其名。可乎。子女同聲對曰。請勿言。請斷斷勿言。我等將終身爲同胞之真兄弟。真姊妹也。嗚呼。世有親喪骨未寒而爭奪財產者。聞此亦可少媿矣。

紀文達公曰。高密單作虞言。山東一巨室。無故家中廩自焚。以爲偶遺火也。俄怪變

數作闔家大擾。一日廳事上砰磕有聲。所陳設玩器俱碎。主人性素剛勁。厲聲叱問曰：「青天白日之下，是何妖魅敢來爲祟？吾行訴爾於神矣。」梁上朗然應曰：「爾好射獵多殺吾子孫，銜爾次骨至爾家伺隙八年矣。爾祖宗澤厚福運未艾，中霽神竈君門尉禁我，弗使動我無如何也。今爾兄弟外爭妻妾內訐一門，各分朋黨儼若寇讐，敗徵已見，戾氣應之，諸神不歆爾祀，邪鬼已闕爾室，故我得而甘心焉。爾尙憤憤哉！其聲憤厲，家衆共聞，主人悚然有思，撫膺太息曰：「妖不勝德，古之訓也。德之不修於妖乎？何尤乃呼弟及妻妾曰：「禍不遠矣，幸未及也。如能共釋宿憾，各逐私黨，翻然一改其所爲，猶可以救今日之事。」當自我始，爾等聽我祖宗之靈子孫之福也。如不聽我，我披髮入山矣。」反覆開陳，引咎自責，淚涔涔，衣袂衆心感動，並伏几哀號，立逐離間奴婢十餘人。凡彼此相軋之事，並一時頓改。執豕於牢，歃血盟神曰：「自今以往，懷二心者如此，豕方彼此謝罪，聞梁上頓足曰：「我復讐而自漏言，我之過也。夫嘆咤而去。此乾隆八九年間事。」

紀文達公曰：田村徐四農夫也。父歿，繼母生一弟，極凶悖。家有田百餘畝，析產時弟

以贍母爲詞。取其十之八。曲從之。弟又擇其膏腴者。亦曲從之。後弟所分蕩盡。復從兄需索。乃舉所分全付之。而自佃田以耕。意怡如也。一夜自鄰村醉歸。道經棗林。遇羣鬼拋擲泥土。慄不敢行。羣鬼啾啾漸逼近。比及覩面。皆悚然。辟易曰。乃是讓產。徐四兄。倏化黑煙四散。

紀文達公曰。吳惠叔言其鄉有巨室。惟一子。嬰疾甚劇。葉天士診之曰。脈現鬼證。非藥石所能療也。乃請上方山道士建醮。至半夜陰風颯然。壇上燭光俱黯。碧道士橫劍瞑目。若有所睹。旣而拂衣竟出。曰。妖魅爲厲。吾法能祛。至夙世冤愆。雖有解釋之法。其肯否。解釋仍在本人。若倫紀所關。事干天律。雖綠章拜奏。亦不能上達神霄。此崇乃汝父遺一幼弟。汝兄遺二孤侄。汝蠶食鯨吞。幾無餘瀝。又斃孩稚。視若路人。至饑飽寒溫。無可告語。疾痛疴癢。任其呼號。汝父茹痛九原。訴於地府冥官。給牒俾取汝子以償冤。吾雖有術。祇能爲人驅鬼。不能爲子驅父也。其子不久逝世。

交友有信 附戒誑語

鈺按。朋友爲五倫之一。品學相摩。患難相濟。有無相通。斯爲君子之朋。道義

之交無詐。虞無爽。約所謂信也。孟子云：尹公之佗，端人也。取友必端，則敦品勵志，又尊賢取友之本也。

鈺再按：大學主誠意，中庸三十三章一言蔽之曰：誠。武侯開誠布公，鞠躬盡瘁，誠也。司馬溫公事親不欺，事上亦然，無事不可對人言，誠也。曾文正察吏治軍，戒取巧，戒詐偽，誠也。武侯溫公文正三人，勛業滿天，壤道義冠古今，其始得力全在一誠字。後起英賢有慕武侯溫公文正之爲人者，乎請自戒誑語。

西國立志編曰：人之品行議論，往往不知不覺，受朋友之陶鑄。我當以我之善益人，亦當以人之善益我。擇朋友，慎交遊，此至要之事也。少年羣居，偶處習於善，則善習於惡，則惡如磁於鍼，可不慎歟？義地活士，以爲人與朋友往來情意相孚，聲氣相應，不可不擇。絕好之模範，格林烏得嘗贈書一少年，曰：卑陋之人而與爲友，則寧獨居而無偶。故汝欲交友，必擇勝於己者，或如己者。若不如己，則勿友也。醫師悉田寒之論曰：人或較前爲善，或較前爲惡，此非他故，由或與善人相接，或與不善人相接，而

已。

韓億少與李若谷同學。共一氈。一被。每出見客。互爲主僕。是年李先入仕。之官許州。李自爲其妻。控驢。韓從後代爲負籠。既至界所。惟餘錢八百文。兩人共分一哭。而別。明年韓亦顯。後皆至參政。世爲婚姻。

侯無可少與申顏友。衣食均所入。以給二家。及顏病。無可徒步千里求醫。既歸。死矣。目不瞑。或曰。其待侯君乎。無可撫之。而瞑。顏無子。不克葬。無可典衣葬之。顏有先世數喪未舉。無可力營辦。竟葬焉。又撫嫁其孤妹。無可官至殿中丞。

京三郎名德有友病篤。慮其子不肖。密以千金付之。曰。俟子既困。而後濟之。君之惠也。未幾。其子果窮迫。無所歸。三郎始召而詰之。曰。爾父有產之家。何以至是。其子自咎不已。三郎曰。我有微物。惠汝。恐汝又蕩於歌酒也。其子指天自誓。三郎察其意。誠立取其父所遺千金。與之。封識如故。其子泣曰。我父死時。但云兒子善事。京公不意今日獲此。足徵生死不變之德也。再拜而去。其子亦改過自新。三郎子仲遠。位至宰輔。

劉器之見司馬溫公問爲學之要。公告以自不妄語。始器之初易之退而自省。語語皆妄也。遂痛自刻責。蔚爲大儒。○溫公嘗書一帖云。光七歲時與姊脫胡桃皮。不得一婢。至以湯脫之。姊復來問誰脫。光曰。某自脫。先公適見。訶曰。小子何得誑語。自是有省。終身持不妄語戒。

宋魯宗道爲諭德。嘗被召而宗道適出飲酒肆。既歸。中使曰。上若怪公來遲。當何辭。以對。宗道曰。但以實對耳。使者曰。懼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以其言對。真宗賢之後。遂大用。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卷二 服官之鑒 兼文武而言

勤政愛民

鉦按周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又云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周官以荒政十有二救萬民魯論云君子學道則愛人曾子云涖官不敬非孝也召伯奏甘棠之績鄭僑蒙遺愛之稱下逮兩漢循良輩出焜耀簡編猗歟盛矣

仁化編云士人任職居官作一善勝人千百善作一惡勝人千百惡所謂高原之水天下之大利大害也若不趕此普救羣生則富貴爲時有幾或且玷祖父累子孫莫謂進賢冠皆福報也

韓魏公琦性渾厚喜怒不形嘗爲潞州安撫使值年饑公奏捐錢糧募富人入粟又募饑民壯丁爲兵明道中又遇災荒公設法爲粥活饑民一百九十餘萬後官并州其俗死者用火葬公買義地勸葬官大明州視文案雖寢疾不廢或以公過勞勸委

屬官公曰：訟獄人之大事，生死得失，決於下筆一字。吾嘗恐未盡，況敢委人乎？公封魏郡王，五子皆顯，孫曾鼎盛。

富鄭公弼知青州時，大水，公乃擇所屬豐稔者三州，虛已勸民得粟十餘萬斛，又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就賑貸。凡山林河泊之利，可爲民生者，任流民取之，無禁官吏皆書其勞，使他日得論功受賞。五日輒以酒食款勞之，出於至誠，人皆盡力。流民病濟以藥，餓死者爲大塚收葬，且募爲兵者數萬。明年麥稔，流民各以遠近給糧而歸。後官至中書平章，封鄭國公。

宋太宗時，吳越錢氏納土，上遣王永往，均兩浙雜稅。先是浙東西田賦，畝稅三斗，永至悉令還。舊畝稅一斗，既還朝，上責其擅更稅法。永奏曰：畝稅一斗，天下通制。吳越既定，兩浙悉爲王民，豈宜復仍僞國之法？上善之，竟允其議。於是兩浙民得復額，永歷官顯秩，孫珪爲宰相。

范純仁知慶州歲大饑，公欲發常平倉米賑之。衆官皆謂必奏請，乃可。公曰：人七日不食必死，奏能待乎？卽日發之，謂其屬曰：諸公無憂有罪，吾自當之。於是全活者甚。

衆後入相壽七十五諡忠宣

洪皓爲秀州錄事州大水流亡者甚衆公白太守請以荒政自任悉籍境內粟留一年食餘悉發賣於城之四隅老幼貧病不能自食者築舍於西南兩廢寺男女異處借用發運官錢將盡會浙東輓常平米四萬斛過城下公語太守使暫留太守懼罪不敢任皓曰民饑如此仰哺必待麥熟今臘猶未盡能坐斃耶皓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遂留其米賑之會廉訪使至境疏其事於朝報可又請得米二萬接濟之先後凡活九萬五千餘人公官至端明殿學士三子适遵邁皆爲相

宋趙汴初知越州吳越大旱汴以文書下屬縣問其鄉戶待食者凡幾人溝防濬築可使民興工者幾所倉庫錢米可發者幾項富民能出粟者幾家得其清冊每人日給米一升幼者半之又令男女異日分散一日給三日之食使不得擁擠混雜在城在鄉分給米者五十七處諭去本鄉者不給使不至流亡富人不得藏米不糶時他州皆抑米價米多不肯出公令賣米者聽如時價民爭發粟仍出官米五萬餘平價以賣分爲一十八所以便民又修城者四千餘人計工倍予以粟民有貸者諭富民

縱予之待豐稔官爲追償明年春疫氣大行公又造病坊以處疾病之無歸者存活不可勝計

明景泰時淮徐大饑死者無算巡按御史王公綏曲盡救荒之術既而河南山左流民大至貯穀不足以濟綏不待奏報卽大發廣運官米賑之近者設粥遠者賑米流徙被賣者贖還之於是全活凡數百萬上聞而嘉之

葉石林官武昌值水災京西尤甚流殍唐鄧入境者數十萬公乃盡發常平倉米以賑惟道中遺棄小兒無法以解公問左右曰民間無子者何不收養曰患其既長其父母又來索回耳乃作券數千令得兒者皆使明所自來書券給之官爲籍記由是小兒全活者三千餘人

萬歷時秀水姚思仁巡按山東河南頗用刑殺忽以病入冥主者詰曰爾爲御史何得好殺如此姚曰爲朝廷執法耳主者曰豈不聞如得其情則哀矜勿喜乎姚曰固也當兩省凶荒某上疏請賑所活數萬人功過獨不可相準耶主者曰此爾幕客賀燦然所爲已註其中年大富貴矣姚曰藁雖賀作疏由我上功不可分半乎主者頷

之乃令放還。賀秀水人家貧，從姚於官。兩省大荒，作疏稿勸姚。上之官，至吏部尙書姚官工部尙書。

王旦爲宰相時，張士遜轉運江西，見旦求救。旦曰：「朝廷權利至矣，士遜如其言，因不求羨利。蔣奎發運江淮，辭旦而行。旦曰：「東南民力盡矣，奎退而嘆曰：「眞宰相之言也。美國鄉鎮中之課賦稅，所以資助公學修築街衢，周濟貧苦，辦理消防，整治葬場，種植蔭樹，贍養殘廢之陸軍水卒，與其家屬。一鎮之內，有教育會，以監督公學，有道路測繪員，以管轄修路闢道之事。有貧民救濟局，以贍助孤寒。周濟窮苦，其政治之修明，可想也。」

紀文達公曰：制府李公衛未達時，同一道士渡江，適有與舟子爭詬者。道士太息曰：「命在須臾，尙計較數文錢耶！俄其人爲帆脚所掃，墮江死。李公心異之，中流風作，舟欲覆，道士禹步誦咒，風止得濟。李公再拜謝，更生。道士曰：「適墮江者，命也。吾不能救公貴人也，吾不能不救。何謝焉？」李公又拜曰：「領師此訓，吾終身安命矣。」道士曰：「是不盡然。一身之窮達，當安命，不安命則奔競排軋，無所不至。不知李林甫、秦檜，卽不傾。」

陷善類亦作宰相徒自增罪案耳至國計民生之利害則不可言命天地之生才朝廷之設官所以補救氣數也身握事權束手而委命天地何必生此才朝廷何必設此官乎諸葛武侯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此聖賢立命之學公其識之李公謹受教道士下舟行數十步翳然滅跡

紀文達公曰聞山東巡撫國公扶乩問壽乩判曰不知問仙人豈有所不知判曰他人可知公則不可知修短有數常人盡其所稟而已若封疆重鎮操生殺予奪之權一政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福壽可以增一政不善則千百萬人受其禍壽亦可以減此卽司命之神不能預爲註定何況於吾豈不聞蘇頌誤殺二人減二年壽婁師德亦誤殺二人減十年壽耶然則年命之事公當自問不必問吾也此言乃鑿然中理恐所遇竟真仙矣

不嗜殺人

鈺按湯征葛武王伐殷民如大旱之望雲霓簞食爭迎室家相慶市不易肆耜者不變故商祚六百周祚七百伊周等佐命元勛大都胙土分茅子孫蕃

衍不嗜殺之效也。明太祖有言：爲將不妄殺人，非惟國家之利，爾子孫實受其福。在師中者，可以鑒已。

鉦再按兵凶器，戰危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故春秋無義戰。孟子惡爭地，爭城漢光武，唐太宗，宋藝祖，皆神武不殺與也。淳焉，美國華盛頓，獨立之戰，以除虐政，林肯，南北之戰，以釋黑奴，國內養兵，獨少戒侵略，重教養，國勢蒸蒸日上。二公亦垂美無窮。體上天好生之德，樹萬世太平之基。先聖後聖，其揆一也。爲將者以仁聖之心爲心，其膺多祉而蕃後嗣也，固宜。

漢鄧禹爲大將軍，時赤眉賊所過殘掠，禹師行有紀，所至輒停車慰勞父老，童穉滿其車。下嘗曰：吾將百萬之衆，未敢妄殺一人。天道好還，吾後世必有興者。其後子孫累世貴寵，封公侯者三十人，州郡牧守不可勝數。孫女和帝后。

宋大將曹彬初破遂州衆，欲屠城，公獨執不可，獲婦女悉令訪其親屬還之。及下金陵，先焚香誓衆，城下之日無得妄戮一人。師行及還，前後全活不可勝計。其姪曹翰克江州，忿其城不下，盡屠之後，彬子瑋、琮、璨繼領節旄，翰死未幾，子孫有丐海上者。

岳武穆忠孝出於天性將士化之人懷忠孝治軍嚴而有恩卒有取民麻一縷以束芻者立斬以徇師行所至民有開門納宿而無敢入者軍號凍死不拆屋餓死不擄掠討平羣盜王善曹成楊太等先後收降衆數十百萬戒諸將以脅從可憫慎勿妄殺累上保民之仁故中原響應豪傑景從爲南宋良將第一

韓蘄王世忠討平范汝爲於建州聽民自相別農給牛穀商賈弛征禁脅從者汰遣民感更生家爲立祠每出兵必戒以秋毫無犯耕夫皆荷耒而觀

威靈頓爲英國元帥治軍嚴正不使稍有放縱軍士恃戰勝有搶劫者威靈頓縊殺之自是衆咸聳懼無犯罪者開市納稅商賈歸之如流水法國大將瑣爾的從西班牙奪取貴重圖畫至多而威靈頓則所過城邑咸償其損失雖一錢不許從兵妄取西班牙之兵欲掠貨物威靈頓責其軍官不聽則悉遣其軍歸國蓋威軍素以禮義稱至爲敵國人民所信法國農民有攜其貨物逃至軍寨請保護者足見軍紀之嚴明矣

明中山王徐達爲將善拊循士卒樂爲用尤嚴軍伍師行秋毫無犯陳友諒寇池州

獲其衆三千人。常遇春謂之曰：此皆勁敵，恐爲後患，當誅之。達不聽。與張士誠戰，皂角林獲衆六萬，不戮一人。圍姑蘇三年，將下。與遇春分兵，達從齊化門入，居民安堵。且戒忠武勿殺，及定元都，封府庫及圖籍，以兵守宮門，遣人護視宮人及妃主所平。大都一省會三郡，邑數百閭井，宴然明興。宿將元功，達爲之冠。明代名將推徐常而忠武嗜殺，其後中山子孫蕃衍，而忠武之爵不續，亦可觀矣。顏茂猷曰：慈不掌兵，爲將固死法乎？然用以救民，止暴功無在。爲將右者，大抵爲將之道，首在戢兵，禁殺嚴於馭兵，則衆不受害而所向有功，是以生道殺也。

正統時，鄧茂七倡亂福建，時張都憲楷南征，以計擒賊，委布政司謝都事搜殺東路賊黨，謝求賊中黨附冊籍，凡不附賊者，家授以白布小旗，兵至日插旗門首，戒軍卒無妄殺，全活萬人。後子遷爲宰輔。

許進爲都御史，冒雪夜行三十里，以擣哈密得遺種八百人，將校以爲封侯可得。進曰：行師之道，期在綏安，安忍以多馘爲功，窮而請命，殺之逆天，逆天者無後。八百人，不死，公三子皆秩尙書。

嘉靖時王珣巡按三吳舊例獲盜至三百人者陞四品俸珣部中所獲數千人按之多非實公盡釋去曰我不敢殺人以取功也後陞左都御史

順治四年許某隨大兵入粵授許邑令妄欲立功乃收鄉間長髮者十四人僞稱山賊申報上司盡殺之殺時正午刻是日許之家屬赴任途遇盜劫殺男婦十四口亦在午時

秦將白起慘毒好殺每出兵必斬首十餘萬又用詐謀殺趙降卒四十餘萬惡貫既盈旋卽見殺於秦子孫絕滅隋開皇中太府寺丞趙文昌死而復活云至幽冥見糞坑中有人頭髮上出問是何人鬼卒云秦將白起至唐時雷殛死一牛有白起二字明時雷殛死蜈蚣一條亦有白起二字其誅降戮服之罪誠萬劫不赦矣

慎恤刑獄

鈺按虞書云罪疑惟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又曰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春秋傳曰小大之獄雖不能察必以情易象曰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列聖悱惻慈祥之意固法學家所當深體者也

宋太祖時符彥卿爲天雄節度使太祖欲除之遣王祐往察其跡臨行謂曰卿還當以王溥官職相授蓋爲相也已而祐還具言彥卿不反以百口保之且曰五代之君多殘殺無辜故國祚短促願陛下以爲戒太祖不悅官遂不遷而彥卿由是得全或有以前言戲祐者祐曰我雖不做二郎必做嘗植三槐於庭曰吾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子且果爲名相

宋馬默知登州事先是沙門島配軍官給糧者三百名舊例每溢額則投先至罪人於海默上言朝廷旣貸其生而官吏復置之死投之海中非復寬仁本意今後溢額乞核累年配軍至此不復作過者量移登州書上報可定爲例先是默無子至是生一子一女默官至轉運使

范忠宣公純仁知慶州諸院罪人皆滿公曰何不責保在外判司曰此輩皆屠販盜竊素性凶頑釋之必復案官司矣公曰終當何如曰往往病死獄中公蹙然曰法不當死而居官者以情殺之豈理耶乃盡呼至堂下謂曰爾輩爲惡不悛故官長不欲放汝汝能改過自新乎衆皆叩首自誓改過乃皆出之衆歡呼搏頰而去是年犯法

者減歲之半

夏忠靖公元吉官刑部時每夜閱文案秉燭終夜不寐或有所疑輒爲停筆不下其夫人問之公曰此筆一下人鬼判矣何可不慎

周文襄公忱閱一死獄欲豁其罪計無所出乃命一吏抱成案讀之讀竟更讀偶至一處亟命停聲曰吾得之矣遂出其罪

明屠僖康公初爲刑部主事提牢宿獄中細審諸囚得無辜者若干人公不自以爲功密疏其事於堂官後朝審堂官摘其語以訊諸囚冤抑無不豁釋一時輦下咸頌尙書之明而不知皆公力也公復白尙書曰輦轂之下尙有冤民四海之廣豈無沉獄宜五年之後差一減刑官覈實而平反之尙書爲奏得俞旨公亦在減刑之列後生子應埴應坤應垓皆顯

孫一謙爲南都司獄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攘去又散時強弱不均至有不
得食者囚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一謙嚴禁之自定一
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其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爲澣補獄卒

無敢橫索一錢者

英人厚亞德者以改革獄制為己任曾著書痛論其事方是時獄制未善罪犯多瘐死者厚亞德心憫之欲革除弊端扶植人命遂不避勞苦竭其平生之力以期其志之必行後其說卒行於英國獄制大革他國亦從而效之自此罪人無瘐死者

廉儉退讓

銓按周官六計皆尚廉為察吏要道春秋傳曰君子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先漢太尉四世三公子孫皆布衣徒步范忠宣累世宰輔退朝則蔬食衣褐君子非道義不取其必自躬行節儉始乎又或澹於榮利謙卑自牧無論在朝在野常有禮讓君子之風微斯人吾誰與歸

諸葛武侯輔後主自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祿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

范忠宣公節儉自持親族子弟有請教者則曰惟儉可以助廉惟恕可以成德將娶

婦或言婦家以羅爲幃幔。公曰：羅綺豈幃幔之物。耶家素清儉，安得以娶婦亂吾家法。敢持至，必焚之。

湯潛菴先生斌性介，而和巡撫江左，首禁奢風，毀淫祀，布衣蔬食，以身率下，吏化其廉，民食其福。每月朔，則環聚士民躬爲講說，導以孝弟忠信，農夫孺子皆溫言慰接，如家人，尤尊禮儒生，修明學校，吳俗爲之一變。

平湖陸稼書先生隴其宰嘉定及靈邑，悉除地方夫役及錢糧火耗訟詞，概不輕准。朔望與諸生講學，獄中盜賊亦時命吏持諭曉之，盜多涕泣自悔。於是士習民風一變。山右魏總憲上疏稱天下第一清官，內擢監察御史，罷歸。卒時午倦臥牀，口喃喃若與人語者，有頃呼其家人曰：忠愍公在此，交代我其去矣。空中簫鼓之聲，朱涇合村無不聞者，沒後寂然矣。

明劉尙書南桓請老家居，有直指使以飲食苛求屬吏，患之。公曰：此吾門生也，俟其來當諭之。已而直指至，公留之飯，使不敢辭。自朝過午，連進茗，饑甚比食，至惟脫粟飯腐一盂而已。各食三碗，使已過飽，少頃佳餚美醞盈前，不復下箸。公再強之，使

以飽辭公曰可見飲饌無精粗飢則易爲食飽則難爲味耳使喻自後不復以盤餐責人

英大將威靈頓在印度屢建偉勳然無私蓄其歸英國也衣裘茵衽外別無他物阿西之戰有某國首相欲探一密約因出十萬金磅以遺威氏威氏視其色久之曰貴大臣亦必不肯泄貴國之機密請從此辭遂揖而送於門外查爾斯那比爾亦有功印度之戰蠻夷大長頻贈以金玉珍寶那比爾悉反之誓不染絲毫嘗曰使予欲富則自至印度以來可致三萬金磅矣恐污吾手故不取也嗚呼如二子者可謂清矣英人休母嘗於議院非斥時俗之好奢侈事華飾其言曰人若不能耐艱苦正身心徒逐塵世之豪華務以炫耀他人者必失其真誠之實行而家產中落特旋踵間事耳

西國立志編曰節儉非吝嗇之謂也蓋節儉則衣食有餘有餘則慷慨可以爲義俠之舉使金錢爲有用之事也學士戎孫嘗戒人曰汝宜以不借金於人爲立志之基儉約者不僅爲安靜之基礎亦爲仁惠之根源不能自助而欲助他人其可得乎

英人奧斯敦有言。汝欲爲偉大之人物。歟。則自謙抑。始所望愈高。則所植必愈深。卑以自牧者。美之冠也。

西國立志編曰。君子之於人。也不欲損人之纖細。不欲發人之過失。不欲強人所不能。不欲責人所不及。出言不欲使人有慚色。施惠不欲示人以德色。君子之於己也。富厚。傾郡守之以儉。而不自驕。聰明絕代。守之以愚。而不自矜。勇力振世。守之以怯。而不自誇。功業在國。守之以讓。而不自伐。斯格的稱洛截安曰。好行其德。而不望報。洛君之謂也。夫爾列爾贊德勒克提水師曰。其身潔。其心恕。其智專。其行直。其言信。不避危難。不辭勞瘁。當官而行。力任其艱。德君有之。拉爾弗亞伯格倫比英之大將也。亞蒲愷兒之戰。受創殊重。兵士昇諸舟中調養之。且持兵士所用之枕以獻之。亞氏曰。不可。吾寧忍痛苦。而不奪他人物也。亟歸之。又有悉德尼者。亦英將。奉命助荷蘭。與西班牙戰。被創血流不止。且渴甚。求水以飲之。兵士遍尋不得。既而得杯水。捧之以獻。時適有一老卒。亦負重傷。臥悉氏之側。注視杯水。悉氏見之。悟其意。不肯飲。謂左右曰。取此水與老卒飲之。彼之渴過於吾也。勞爾德查丹曰。君子棄己而讓人。損

已而利人信然。

美國公民鑑曰某歲德國大飢有一富人招貧兒二十人至其家指一簞謂之曰簞內有麵包二十枚任汝等各取其一。日以此時來日取一枚去俟飢荒稍解然後止。諸兒聞言卽羣向簞內選最大最美之麵包爭奪不已喧嚷片時一鬩而去亦無一言以謝主人。兒中有名法蘭散者女孩也雖貧而衣服尙整潔不與羣兒伍立稍遠俟諸兒去乃取所遺最小之麵包並向主人稱謝始行行時態度亦極嫻靜次日羣兒復來喧嚷爭奪復如昨而法蘭散所得之麵包竟不敵諸兒所得之半攜之歸家其母剖之則有新銀幣多枚實其中其母訝異卽謂其女曰速攜此幣去返諸主人此必爲主人誤置於麵包中者法蘭散從其言往返主人不期主人謂之曰不誤不誤余置此幣於最小麵包中者爲獎汝耳汝其誌之凡人得一最小麵包而卽自足不樂與他人爭其大者則其人後日所得幸福固非今日麵包中數銀幣所可比也。荆州府推官魏釗以公事往夷陵道經某鎮鎮有鄉紳徐少卿夢神告曰明晚魏推官過鎮後當爲吏部宜預識之次日果至因款留焉數日後少卿復夢神曰可怪魏

推官此去受賄四百金故出人罪使死者含冤上帝已削其官爵壽亦不永矣少卿訪之果然未幾魏丁憂歸逾年卒

紀文達公曰獻縣令某臨歿前有門役夜聞書齋人語曰渠數年享用奢華祿已耗盡其父訴於冥司探支來生祿一年治未了事未知許否也俄而令暴卒董文恪公嘗曰天道凡事忌太甚故過奢過儉皆足致不祥然歷歷驗之過奢之罰富者輕而貴者重過儉之罰貴者輕而富者重蓋富而過奢耗己財而已貴而過奢其勢必至於貪婪權力重則取求易也貴而過儉守己財而已富而過儉其勢必至於刻薄計較明則機械多也士大夫時時深念知益己者必損人凡事留其有餘則召福之道矣

昔有布政某巧於貪饜積財至數十萬及敗官歸買良田十萬頃富甲一郡其祖父屢示以夢言冥譴將至速捐財以行善事或可挽回天怒某知而不信止一子一孫淫賭無節皆夭死某亦染癰瘼不愈媳婦頗著醜聲不數年家資已盡矣某臨危時忽張目大呼曰我官至布政不小田至十萬不少我手中置我手中了吟畢遂卒

紀文達公曰。交河蘇斗南。雍正癸丑。至白溝河。與一友遇於酒肆中。友方罷官。飲酣後。牢騷抑鬱。恨善惡之無報。適一人褶袴急裝。繫馬於樹。亦就對坐。側聽良久。揖其友而言曰。君疑因果有爽耶。夫劫財者必誅。殺人者必抵理也。同劫財而有首有從。同殺人而有誤有故。則理宜別論。此中之消息微矣。其間功過互償。或以無報爲報。罪福未盡。或有報而不卽報。毫釐比較。益微乎微矣。君執目前所見而疑天道之難明。不亦慎乎。且君亦何可怨天道。君命本當以流外出身。官至七品。以君機械多端。伺察多術。工於趨避。而深於擠排。遂削減爲八品。遷八品之時。自謂以心計巧密。由九品而陞。不至正以心計巧密。由七品而降也。因附耳密語。訖大聲曰。君忘之乎。友駭汗浹背。問何以能知。微笑曰。豈獨我知三界。孰不知掉頭上馬。惟見黃塵滾滾。然斯須滅迹。

佐治盡心

鉅按兩漢循良出掾吏者。什八九。守令辟用賢能。任以心腹。優以禮貌。有賓友表率之尊。無奔走鞭笞之辱。朝廷復不次擢用。故士君子咸出其途。爛於

法律達於民情。學道愛人。枌榆誼篤。如文翁。朱邑。寇恂。陳實等。振古名賢。無不起家。掾屬漢治。最爲近古。其察吏用人之道。洵可爲百世法已。

美國公民鑑曰。無論何人服役公家。必宜矢誠盡力。無忝厥職。彼輩同係公民。則對於法律之關係。與衆人無異。法律乃塵世中聖神之無價祕寶也。故無論何人。不可不服從之。擁護之。法律者種種真自由之丹書鐵券也。吾人無論地位如何之高。勢力如何之大。不可不崇敬之。尊重之也。

于公東海郟人也。爲府獄吏。多平恕。有孝婦者。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憐而欲嫁之。婦不從。姑告鄰婦曰。婦事我勤苦。奈何以我故累之。遂縊死。姑女告婦殺母。縣令毒刑誣服。具案上府。公稟曰。聞此婦甚孝。養姑十餘年。必非殺也。太守不聽。公力爭。不得。乃抱前案哭於府。因辭病去。守竟殺婦。郡中大旱三年。公告後。太守曰。孝婦不當死。前守強殺之。災以此乎。太守親往祭之。仍表其墓。天立大雨。一郡之獄皆推允服。公家修造房屋。公謂執役者曰。可高大其門。令容駟馬車。蓋吾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抑。吾子孫必有興者。後子定國丞相。封侯。孫丞御史大夫。

商文毅公輅。父霖。爲嚴州府吏。每入署。必勸同事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同類多化之。縣囚解府。必委曲救濟。多所全活。有訟者。必再三和解之。嘗語人曰。公門中行方便。不爾。如入寶山。空手回矣。生子卽文毅。公入內閣。

朱邑。字仲卿。廬江舒人。爲桐鄉嗇夫。主一鄉賦役廉平。不苛。以愛人利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耆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朝廷敬焉。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賜邑黃金百斤。奉祭。祀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祀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塚立祠。歲時祭祀不絕。

徐氏。崑山大族。其祖一元先生。嘗爲虞山嚴文靖公記室。值三吳大水。公代作疏。藁力言於文靖。使上疏請賑。文靖猶豫未決。將筮之。公曰。卜以決疑。不疑何卜。乃陰囑卜者。第曰吉。於是文靖請於朝。得米萬石。被災之民全活無數。及鼎革後。封公開法亦善。繼前志。有兵擄婦女數千人。鎖閉公家。公思釀金贖之。不可得。乃乘兵出。悉放。

去而自火其居後三子皆躋公輔

廖封翁曾充臺灣郡署刑吏乾隆乙巳林爽文案內獲海盜冊一本郡守將窮治之封翁默念冊中數百人大約皆窮民無賴無知附和或脅從拉入者遂私焚之而以失火自首由此得罪除名擬徒罪後公五子皆貴少子鴻荃官尙書

明松江孫大猷爲縣刑房存心仁厚凡遇冤抑必力爲剖明遇爭訟必勸其和解必不能和必速辦不敢遲擱多費人財常勸同事以寬恕爲第一義曰吾輩卽十分寬恕尙難贖過況故意需索耶鄉民賣田賣屋賣男賣女之錢少賺幾個留些子孫地步爲妙後生子少年宦達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卷三 紳商之鑒上

敬天地神明

鈺按秦誓云惟天地萬物父母周詩云敬天之怒敬天之渝春秋傳云神所憑依將在德矣又云神聰明正直而一者也魯論云祭神如神在泰西舉國上下靡不崇奉上帝君子不動而敬幽獨如對神明而修身立命之學基於此已

虞書云肆類于上帝禋于六宗望于山川徧于羣神周禮大宗伯掌天神人鬼地祇之禮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祇戴記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庶士庶人立二祀或立戶或立竈非其所祭而祭之名曰淫祀淫祀無福又曰凡祭有其舉之莫敢廢也國語曰法施于民則祀之以死勤事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則祀之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

所以爲民質也。及天之三辰。民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民所生殖也。非是在祀典。魯論曰。吾不與祭如不祭。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君子敬所當敬。崇德報功。務民之義。俯仰無愧。所謂事天以實。不以文也。

紀文達公曰。無鬼之論。聖人未有。諸儒恐人諂。廣故強造。是言然。禁沈湎。可并廢。酒醴則不可禁。淫蕩可并廢。夫婦則不可禁。貪婪可并廢。財貨則不可故。以一代盛名。能使人噤不敢語。終不能愜服其心。後人不察。先儒矯枉之意。非其本心。竟信先儒真謂無鬼神。猶墮五里霧中矣。鈺按。無鬼之論。能使人心恣肆。機械萬端。流弊甚長。古也有志誅凶。奸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餘慶餘殃之說。足以彰公道而快人心。先儒特未之思耳。故是編臚舉聖訓以正之。歐美各國於崇奉上帝外。并崇奉卽鬼卽神之耶穌。以耶穌主博愛有功世教之故。是無鬼之論亦西人所不許也。吾先聖之道。凡有功德於民。則列祀典。教民不忘本。且有所觀法。惟禁其淫祀而已。此聖人之大也。

英人斯邁爾曰。欲盡我之職。以求其仰不愧。俯不忤。則必以發達天賦之良知爲第

一事良知者何卽辨別善惡邪正之智識是也此天所與我者吾儕惟有此智識故對於天對於人而負責任天也者指揮吾人之最高志意也

漢楊伯起諱震好學博覽教授勤懇二十餘年不倦諸儒稱爲關西孔子拜東萊太守道經昌邑邑令王密舊爲所薦懷金投謁公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暮夜無知者公曰天知地知子知我知何謂無知密媿而出洵涉太尉忠直傾朝野子孫常蔬食步行故舊欲爲開產業公曰使後世稱爲清白吏子孫不亦可乎子秉孫賜曾孫彪四世三公德業相繼爲東京名族薛文清公詠四知臺云人間無處不天公却笑黃金餽夜中千載人從臺下過馬前猶是起清風

宋楊忠襄公少補郡庠雖暗室必整衣端坐足不涉酒壚茶肆有同舍生欲壞其守拉之出飲託言賓館其實青樓酒數行妓艷粧出公愕然歸卽取屨焚之泣而自責魏徵爲僕射假寐閣中有參隨二吏在簾外閒評一曰我輩官職悉由此老翁一曰總由天公徵聞其語遂作書付言由老翁者送銓部書內大略云與此人一美官其人不知也接書出門忽心痛乃倩言由天者齋去銓部問其姓名卽注補近職而言

由老翁者聞知其事益怏怏自恨公怪而問之具以實對公憫然曰由天之說非妄也

江西生女多不育某縣令憫之曰父女天性而忍心殺者恐後日出嫁時爲父母累耳若建育嬰堂使女有所歸則溺女之俗不禁而自戢矣乃檢舊案得廢寺無主院田若干頃每年收租若干石可僱乳媪幾人又某處神廟可改建爲堂原籍本家尙有田二頃可以變賣湊用計定坐以待旦欲赴天后宮求神默助是夜廟祝卽夢聖母諭曰明早有縣令某君爲起建育嬰堂特來進香此君善願洪深事雖未行而一念之誠已感動彼蒼有無數吉神擁護而來汝可善待之廟祝醒卽掃地烹茶以俟少頃令果至拈香默禱畢道士請至客軒進茶菓啟曰公此來得無爲育嬰堂事乎令大驚異曰此事未以告人師何由得知廟祝詳述所夢且賀曰公既有吉神相隨後此福祿未有艾也令遵奉神語建育嬰堂爲善益力後躋大位享壽百年子孫蕃衍

王文正公旦初釋褐時知臨江獄有囚犯當死公求出之通夕不寐至五鼓忽有得

急趨出則吏卒已皆起驚呼相向公怪問之對曰值更者纔擊五鼓忽聞空中有聲云起起公將出矣方振衣不意果出也公默然心契卽引囚核問竟平反囚得不死公後爲賢宰輔

趙清獻公忬每夜焚香若有所祝人問之公曰吾自少日有所爲夜必告天但以深自防檢庶幾知所畏懼不敢出之口者不致見之行事耳

鄭陶齋曰英國授職之官無論充兵官議員刑員以及內政外政衙門大小百司皆須在衆人前向天發誓謂以後當盡心爲國身許馳驅教民養民造福地方發誓後方能任職今歐美各國皆用此例西俗國家凡有兵禍或匪人謀叛或敵國來攻政府志在安民興師戢暴必令兵官誓衆以安民心故紀律嚴明秋毫無犯萬衆齊力所向無前其或軍民謀逆則令皆對天發誓其內忤者立時可觀形于顏色無所逃遁偶有強項不馴之徒雖懷異謀亦復當衆同誓此等人爲全國所不齒政府必處以嚴律廢棄終身舉國上下敬畏帝天如此其人心團結國勢淳興也宜哉

西國刑律考曰法國鞠案之法原被告皆須在公庭發誓不作誑語然後詳行詢問

凡爲證人者必誓不左袒而後入美國審案處兩造及證人設誓亦然故無狡辯誣扳等弊政簡刑清案無留牘神道設教之效也

紀文達公曰北村鄭蘇仙一日夢至冥府見閻羅王方錄囚有鄰村一媪至殿前王改容拱手賜以杯茗命冥吏速送生善處鄭私叩冥吏曰此農家老婦有何功德冥吏曰是媪一生無利己損人心夫利己之心雖賢士大夫或不免然利己者必損人種種機械因是而生種種冤愆因是而造甚至貽臭萬年流毒四海皆此一念爲害也此一村婦而能自制其私心讀書講學之儒對之多愧色矣何怪王之加禮乎鄭素有此心計聞之惕然而寤鄭又言此媪未至以前有一官公服昂然入自稱所至但飲一杯水今無愧鬼神王哂曰設官以治民下至驛丞閘官皆有利弊之當理但不要錢卽爲好官植木偶於堂併水不飲不更勝公乎官又辯曰某雖無功亦無罪王曰公一生處處求自全某獄某獄避嫌疑而不言非負民乎某事某事畏煩重而不舉非負國乎三載考績之謂何無功卽有罪矣官大蹶踏鋒稜頓減王徐顧笑曰怪公盛氣耳平心而論要是三四等好官來生尙不失冠帶促命卽送轉輪王觀此二

事知人心微。隱鬼神皆得。而竊雖賢者。一念之私。亦不免於責備。相在爾室。其信然乎。

紀文達公曰。先母張太夫人嘗僱一張媪。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處。言其鄉有貧極棄家覓食者。素未外出。行半日。卽迷路。石徑崎嶇。雲陰晦闇。莫知所適。姑枯坐樹下。俟天晴。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隨之。並猙獰偉岸。有異常人心。知非山靈。卽妖魅。度不能隱避。乃投身叩拜。泣訴所苦。其人惻然曰。爾勿怖。不汝害也。我是虎神。今爲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爾收其衣物。足自活矣。因引至一處。噉然長嘯。衆虎岔集。其人舉手指揮。語啁晰。不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叢莽間。俄有荷擔度嶺者。虎躍起。欲搏。忽辟易而退。少頃。一婦人至。乃搏食之。檢其衣帶。得數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獸。其食人者。人而禽獸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頂上必有靈光。虎見之。卽避。其天良漸滅者。靈光全息。與禽獸無異。虎乃得而食之。頃前一男子。凶暴無人理。然攘奪所得。猶恤其寡嫂。孤姪。使不饑寒。以是一念靈光。煜煜如彈丸。故虎不敢食。後一婦人棄其夫。而私嫁。又虐其前妻之子。身無完膚。更盜。

後。夫。之。金。以。貽。前。夫。之。女。卽。懷。中。所。攜。是。也。以。是。諸。惡。靈。光。消。盡。虎。視。之。非。復。人。身。故。爲。所。啖。爾。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繼。母。輟。妻。子。之。食。以。養。頂。上。靈。光。高。尺。許。故。我。得。而。佑。之。非。以。爾。叩。拜。求。哀。也。勉。修。善。業。當。尙。有。後。福。因。指。示。歸。路。越。一。日。夜。得。至。家。張。媪。之。父。與。是。人。爲。親。串。故。得。其。詳。時。家。奴。之。婦。有。虐。使。其。七。歲。孤。姪。者。聞。張。媪。言。爲。之。少。戢。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夫。

紀文達公曰恒王府長史東鄂洛謫居瑪納斯烏魯木齊之支屬也一日詣烏魯木齊因避暑夜行息馬樹下遇一人半跪問起居云是戍卒劉青與語良久上馬欲行青曰有瑣事乞公寄一語印房官奴喜兒欠青錢三百青今貧甚宜見還也次日見喜兒告以青語喜兒駭汗如雨面色如死灰怪詰其故始知青久病死初死時陳竹山閱其勤慎以三百錢付喜兒市酒脯楮錢奠之喜兒以青無親屬遂盡乾沒事無知者不虞鬼之見索也竹山素不信因果至是悚然曰此事不誣此語當非依託也吾以爲人生作惡特畏人知人不及知之處卽可爲所欲爲耳今乃知無鬼之論竟不足恃然則負隱慝者其可慮也夫

明晉陵大旱太守曾公祈禱甚虔夢神告曰明晨有老人挾傘進西門令其求雨必應其異處只在一傘耳明旦候之果得卽懇其求雨老人悚懼告以故乃登壇告天誓三日不雨願就火焚至三日天忽大雨頃刻尺許公禮謝之因問老人一傘有何異處老人曰愚民今年八十生平惟敬天地三光凡路上大小便必張傘護身不敢穢觸公厚賜之不受而去觀此則凡沿路大小便皆所當忌凡河水中火灰中均不宜大小便又露天坑厠最爲觸犯三光宜搭棚遮蔽

紀文達公曰王西侯言曾與客作都四夜行淮鎮西倦而少憇聞一鬼遙呼曰村中賽神大有酒食可共往飲食衆鬼曰神筵那可近爾勿造次呼者曰是家兄弟相爭叔姪互軋乖戾之氣充塞門庭敗徵已具神不享矣爾輩速往毋使他人先也西侯素有膽且立觀其所往鬼漸近樹上繫馬皆驚嘶惟見黑氣濛濛轉繞從他道去不知其詣誰氏也夫福以德基非可祈也禍以惡積非可禳也苟能爲善雖不祭神亦助之敗理亂常而瀆祀以冀神佑神受昧乎

郭鏡平日傲慢七月中浴罷裸體坐月下手彈琵琶舉首見屋際雲端現真武形左

右二神執旗捧劍。若人間所畫像。鎧惶懼。索衣冠焚香拜禮。久之乃隱。而雙股震慄不止。如處寒冬。旬日始愈。自是不敢裸露。

紀文達公曰。福州學使署。本前明稅璫署也。奄人暴橫。多潛殺不辜。故至今猶往往見變怪。余督閩學時。奴輩每夜驚甲申夏。先姚安公至署。聞某室有鬼。輒移榻其中。竟夕晏然。昀嘗乘間微諫。請勿以千金之軀與鬼角。因誨昀曰。儒者謂無鬼。迂論也。亦強詞也。然鬼必畏人。陰不勝陽也。其或侵人。必陽不足以勝陰也。夫陽之盛也。豈恃血氣之壯。與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為陽。慘毒者為陰。坦白者為陽。深險者為陰。公直者為陽。私曲者為陰。故易象以陽為君子。陰為小人。苟立心正大。則其氣純乎陽。剛雖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鑪而熾烈焰。涸凍自消。汝讀書亦頗多。曾見史傳中有端人碩士。為鬼所擊者。耶昀再拜受教。至今每憶庭訓。輒悚然如左右也。

睦姻任卹

鈺按周官以六行教萬民。孝友而外。兼及睦姻。任卹。又有不睦。不姻。不任。不

卹之刑厚。宗族曰：睦厚外戚，曰姻以力助鄉里，曰任以財助鄉里，曰卹由近及遠，親親而仁，民君子之道也。

范文正公休致後，於吳門近郊買良田千畝，爲義莊以濟族人。貧乏者嫁娶喪葬，皆取給焉。嘗語子弟曰：吾宗族甚多，在我雖有親疏，自祖宗視之，均爲一體。且祖宗積德百餘年，至我始發，若獨享富貴，不卹宗親，他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其子純仁復繼父志，俸入悉廣義莊。至今吳中范氏族最大。

成都黃承事於每歲米麥熟時出錢收糴，至來年新陳不接時出糴，價例不增升斗如故。其糴時止許貧民零買，升斗不許商販。躉糴時張詠知益州，夢詣紫府，眞君接禮甚恭，繼又延一人至坐，張其下眞君語張曰：此公部民黃承事也。醒以問左右，識其名否？令具常服來。既至，果夢中所見者。詳問作何陰德，黃述其事。公曰：此宜居我上也。使兩吏掖之而拜。

陳忠肅公嘗爲同族所虐，適族中有同怨者，告翁曰：某無理甚，我欲訟之。官煩君爲證，翁力阻其人曰：某有怨於君，君得不恨之耶？翁歎曰：宗族間何忍言一恨字，彼

特學問。未至我與君。既知義理。當以忍耐爲主。安可效。尤乃止。

茅元儀年十五。丁父憂。三吳游饑。元儀詣郡投牒。願輸米萬石爲諸紳倡。郡守見其數多。語元儀曰。童子何易言也。援筆易米字爲穀字。元儀爭之曰。一人如是。閭郡效之。千萬人死。公筆下矣。必不可。卽自賚米萬石助賑。元儀有異才。知兵。歷官至總鎮。無錫顧震川性樂善。以邑中嫠婦多貧。而無依者。乃集同事。創爲卹嫠會。其法分別大小戶。及地遠近。逐季逐月。分發錢米。以助紆織。所不給。邑中孀婦得全節者數百人。又於勤善堂。廣仁堂。創爲施棺義舉。貧不能殮者。予棺一具。或給銀八錢。故家窮落者。加厚親友。則並助以殯殮之費。如是數十年。子光旭由台垣出爲四川按察。張京江先生爲一時賢相。其太翁性仁厚。好施。遇荒年。竭力賑救。廣設粥局。按戶給發家財萬金。已用盡。計麥熟。尙須兩月。衆人皆以力乏不能支。將停止。太翁曰。不可。我當破產爲之。貸於人。無有應者。乃以腴田五百畝。分抵親友。又得銀五千兩。接濟粥局。又添設恤產。恤嬰各條。另設藥局。全活無數。遂生京江相國太翁。享高壽。江南有徐汎愛者。以駕船爲業。性極仁慈。貧客附舟。多不計錢。每日除食用外。餘資

卽買物放生二十餘年行之不倦一日舟至江畔見一古墓狐兔穿穴惻然動念與子持鍤掩埋視朽棺中皆黃白物件因謂其子曰此種不義之財理不當取但既無失主與其沈埋無用曷若取歸作好事遂搬運回家成巨富徐擅此財力爲善益勇大出資本於城之四門各開錢米店見無衣食者妻子凍餒者破屋將傾者則量其所需寫票暗擲其家到店取錢量米主管見票卽給不問其爲何人何姓至敗落大家讀書寒士尤加矜恤常謂人曰負販之輩出其精力日掙數十文便可養家餬口惟此兩等人肩不能擔手不能提又愛惜臉面窮則真窮苦則真苦最可憐憫除夕各暗給米一石錢五百文至於男長未婚女大未嫁者停棺未舉者逋欠錢糧者皆量爲資助親戚朋友待舉火者百十餘家年過八旬矍鑠如少年忽遇異人謂曰子六十餘年積德累功今世限將滿曷從我歸蓬島庶免命終時一番苦腦也徐從此而去子孫追之不及越數年有隣人至四川貿易於峨眉山見徐鶴髮童顏鬚長過尺問詢家人畢卽飛上山頂倏忽不見蓋已仙去後嗣昌熾至今不替

紀文達公曰李秀升言山西有富室老惟一子子病瘵子婦亦病瘵勢皆不救父母

甚憂之子婦先卒其父乃趣爲子納妾其母駭曰是病至此不速之死乎其父曰吾固知其必不起然未生是子以前吾嘗祈嗣於靈隱夢大士言汝本無後以捐金助賑活千人特予一孫送汝老不趁其未死早爲納妾孫自何來乎促成其事不三四月而子卒遺腹果生一孫延其祀山谷詩曰能與貧人共年穀必有明月生蚌胎信不誣矣

潘封翁某家富業鹽而獨不發秀每歲暮卽取白金數百兩分作小封多寡不等日披舊褐往城市鄉鎮察無計度歲者債逼不能償者窮途不能歸者一切貧困量給與之人莫知其誰也又多製棉衣以衣寒者多設粥廠以食餓者多施茶藥多施棺木凡諸方便終其身樂行不倦親見二子成名孫世恩官至首揆

吳志廉餘杭人遇歲荒倡捐設廠施粥施棺廣埋餓殍又出米數千石借與貧人曰此時借貸無門我不借之誰借之者約秋後償還是秋又荒竟無一人償者家資一空貧甚至次年秋收親友勸其索取舊欠公曰貧人經連荒後命稍甦何忍逼索遂將票契盡焚之子世雍顯貴

重學親師

鈺按說命云念終始典於學戴記云安其學而親其師又曰事師無犯無隱魯論云學而不厭民生於三事之如一自古好學深思之士未有不親師重道者也

皇甫謐少不好學游蕩無度人以為癡出後叔父其叔母任氏責之至流涕謐素孝乃感激就鄉人席坦受書勤力不懈居貧躬自稼穡帶經而鋤博綜典籍百家之言遂成大儒學者號為元晏先生

劉孝標家貧好學自以少時未能早悟晚更厲精從夕達旦或時昏睡爇其鬚髮及覺復讀以是明慧過人博極羣書文藻秀出南北學者莫與為匹

祖瑩八歲即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之瑩於灰中藏火候父母寢後夜讀仍以衣被塞窗恐為家人所覺內外親屬呼為小聖兒孝文帝召入令讀五經章句并陳大義後長名位顯達

范文正公少時食貧力學有讀書帳為燈煙所熏頂色如墨及顯達後夫人常持此

以示子孫

律賓斯敦。英人也。家貧。少時嘗操作於製棉工場。受值則購拉丁文法書於夜中學之。博覽羣籍。嘗置書於紡機上。誦讀不倦。凡有用之學。罔不窮力。研治又往醫學會習醫術。其費全出於工作之所得。未嘗受他人一錢之助。後律氏嘗自言。余自顧往昔。作勞苦之工業。正天予吾以教養之實益也。

彭汝礪。少師倪天隱。及官。保信迎天隱於齋閣。執弟子禮甚恭。天隱卒。母猶未葬。明年妻亦死。止一女。汝礪以禮葬。其三喪。嫁其女於同列。汝礪官至待制。

陳希亮。少從朱輔學。後登第歸。而朱已死。母子困甚。亮感師恩。以百金贈之。又以女妻其子。贍師母。終其身。

顧潤之。從俞觀光學。俞無子。值寢疾。顧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不忍受金。及死。顧奉殮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皆爲顧來弔。明日葬。顧氏先塋之旁。祭祀維謹。或問殮於家。禮歟。顧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也。生服其訓而死。委諸草莽。仁者爲之乎。

兵部侍郎倪元璐家居。每過師門，必下輿徒步過門。方敢乘，雖於蒙師亦然。江右老儒魏遐昌，以授徒爲業。有故人子富新者，年十二，家貧，母寡，無力讀書。遐昌見其聰慧，憐而教之。與諸生同肄業，不但不取脩脯，且歲時伏臘，每有周濟。新年二十，登賢書，乘軒拜客。過遐昌門，不一顧。有本處某紳生辰，衆賓畢集，紳以新係科目，遜之首席。遐昌居末座，新佯爲不知，談笑自若。旁若無人。遐昌萬不能耐，責之曰：爾何慢師至此？新笑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老翁當怪自不長進，毋過求虛文也。遐昌氣鬱成病，靜念雖新負義無禮，而其當怪自不長進之語，未嘗不是病起發憤。勤學是科中式，年六十八矣。時新已任平樂知縣，遐昌會試聯捷，適倭寇作亂，騷擾廣浙。天子策士問平倭之略，遐昌條對詳明，欽點探花授御史，巡視廣東。平樂正其所屬，新以貪酷被彈，繫獄。應由御史衙門定案，遐昌不記前事，仍爲之平反，僅得去官。後遐昌陞禮部尙書，年八十告休。御製詩章褒美，誕日冠蓋盈庭。新亦與席執弟子之禮，甚恭。有先時在某紳家曾聽新狂言者，抗聲曰：昔爲師徒，今分貴賤矣。尊官何必過禮？新汗流滿面，逃席去，終身不齒於人。

樂育英才 化鄉人附

鉦按伊尹稱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魯論稱夫子循循善誘孟子稱誨不倦仁也泰西各校教職員勤訓迪嚴管理淬勵琢磨勸學敦品故英賢蔚起國勢淳興至盛德之士化及鄉人化及頑梗則又過化存神之妙用也

司馬溫公居洛正直自持風俗爲之一變皆敦尚名教不隱貨利人隨貧富皆知自足後生小子知畏廉恥欲行一事必相戒曰毋爲不善恐爲司馬溫公所知公居鄉時聚生徒講學一飯一麪一菜一肉不置酒公第其甲乙畢卽申明孝弟忠信之理娓娓不倦學者莫不感化有鄉老數人以菜羹麥飯爲獻亦求講學公欣然享之如太牢食畢爲之講大學聖經一章衆老退而喜曰吾今知聖人之道也奉詔赴闕衛士觀之咸舉手加額時王闢之過青州見村民數千百爲羣踴躍相慶曰司馬作相吾輩大快活矣契丹聞之戒其諸部落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擾邊公薨之日帝減膳撤樂輟朝三日都民罷市相聚設位而哭四方會葬者數萬人

韓昌黎云。一世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口之勸人。有盡。書之勸人。無窮。

宋仁宗時。鄧至爲塾師。勤於誘掖。遇人以誠。熙寧九年。神宗臨軒策士。時至長子綰。已爲翰林學士侍班。及唱名。弟續及二孫。皆同榜進士。上顧綰微笑。王恭從旁趨進。曰。此其父至盡誠訓導所致也。

王文康公。父家貧。所教多村童。然必盡心訓誨。嘗曰。天地君親師五者。並列師位。何等尊重。童子一師事我。終身成敗榮辱。皆我任之。若不盡心。誤人子弟。與庸醫殺人等。又喜爲童子講說孝弟故事。以爲學者先心術。而後文藝。先敦本。而後施仁。根本有虧。雖才華炫世。無益也。晚年得一子。卽文康公。位至宰相。

英人革斯里曰。予數年前遊於甫賽亞司之海口。入旅館取食。見室中懸有圖畫。中繪一丈夫撐眼鏡而坐。膝上置一敝蹠。傍列貧家子女。衣衫襤褸。圍繞讀書。知此君於作工之暇。教育兒童。仁愛之情。藹然可睹。予大奇之。讀其題詞曰。戎邦治者。彼都髦士之寡人也。貧家子女。嬉遊於街衢。不受教育。而長惡習。爲廢人。邦治獨悲之。教以學業。每日勉工。事僅以餬口。而不取修金。教育貧兒。薰而善良者。五百餘人。予讀

畢。赧然自愧。以爲如戎邦治者。可謂眞實之仁人矣。

民國紀元前五十四年。日本始與歐美諸國訂約通商。福澤諭吉奉使歷聘歐美。既訪察其國情民俗。始悟立國之本在於教育。歸而立塾於芝區之新錢座。號曰慶應義塾。募集學生。親與講習。未幾幕府與王室構兵。東京騷然。諭吉不爲動。諷誦如平日。後遷塾於三田。國事既定。人人嚮學。四方來學者可數百人。諭吉教授生徒。一以獨立自尊爲宗旨。日新學子之知識。俾獲成就。儲爲國用。今此塾尙存生徒達數千人。云諭吉復著書曰。西洋事情。凡歐美國政民風。以至地理格物及家常禮法朋友交際。無不詳載。語尙平易。爲淺人所能解。風行一時。日本人所以得知世界事業者。實始於是。

四川成都潘景雲爲諸生時。苦心教學。不肯誤人子弟。除館課之外。每日必另講忠孝節義故事數條。反覆開導。爲其徒者皆知入孝出悌勤業守分。後歷顯宦。

紀文達公曰。安邑宋半塘嘗官鄆縣。言鄆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曰。君壽未盡。而祿盡。恐不久來。此生言平。

生以館穀餬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疏於訓課。冥司謂無功竊食。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尊。利人脩脯。誤人子弟。譴責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則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而寤。病果不起。

萬歷間。江南京口張生。蚤蜚文譽。數奇不偶。祈夢神祠。夢神責曰。天罰至矣。尙覲覲功名乎。汝試想十五年來。館脩殊豐。凡歷五家。汝不能教其子弟。反爲改作文字。欺其父兄。誤其終身。汝資用服食亦已足矣。猶聚徒賭博。破人。身家爲師者。當如是乎。張方驚寤。俄而其徒因賭而鬪。毆死張株。連刑辱。歷年館積罄盡。怏怏以卒。

房景伯爲清河太守。其部民有母訟子者。景伯母崔氏曰。民未知禮。何足深責。召其母對榻共食。使其子立堂下。觀景伯供食狀。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曰。此雖革面。其心未也。又旬餘。其子叩頭出血。母亦涕泣乞還。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成都王雲芝見通源大師曰。吾欲爲善。一貧如洗。何以教我。師曰。爲善不必定費財。

先在改過勸善。況君談論過人，但積口德，善自難量。芝從此痛自改過，廣行勸化。凡見鄉里中忤逆淫邪及弱女殺牛惡俗，以及捕魚打銃之人，必委婉訓誡。每舉古來孝子悌弟善惡報應故事，隱隱開陳，使知遷改。如是二十年，父子皆歷官清要。

提倡公益

鉅按春秋傳云：人之欲善，誰不如我。魯論云：見義不爲無勇也。大舜善與人同，蘧伯玉恥獨爲君子。泰西善堂櫛比，其爵紳鉅商有歲助鉅款者，有將遺產數千萬盡充公益者，見賢思齊，擇善而從，是所望於賢豪志士。

燕山竇禹鈞年三十無子，夢祖父謂曰：汝無子又不壽，宜早勤修。禹鈞素長者，由是益力於善。先是家僮盜用錢二百千，慮事覺，有女年十三，自寫券繫女臂曰：永賣此女於本宅，償所負錢，遂遠遁。公聞之，卽焚券，屬其妻曰：善撫之。及笄，以錢二百千擇良配。嫁之後，僕還感泣，訴前罪。公不問，元夕往延慶寺燒香，得遺金二錠，銀十兩，明且詣寺候失物者還之，而去。同宗外戚有喪不能舉者，爲出錢葬之。前後凡二十七喪，有女不能嫁者，爲出錢嫁之。凡二十八人，遇故舊窮困，必擇其子弟可委財者，隨

多寡寄以金帛俾之興販由公成立者凡數十家鄰里待公舉火者不可勝計公每歲量所入除伏臘供給外餘皆以濟人家惟儉素無金玉之飾無衣帛之妾於宅南建書院四十間聚書數千卷延致文行之儒爲師四方孤寒志學者聽其自至厚其廩祿以故由公門顯者甚衆公積行數十年歷舉五子官至諫議大夫長子儀禮部尙書次儼禮部侍郎次侃左補闕次偁參知政事次僖起居郎公壽至八十二卒范文正公書其事爲子孫勸

美人披博堆富於資然嗇於待己而豐於待人通計其所舉公益費達二千萬圓而以賑救黑奴一事爲利尤溥黑奴者本非洲土著美人之商於非者載之歸國而售於田主若富豪生殺予奪流轉聚散惟主人之命是從嗣美國議決解放黑奴雖然以久扼束於苛法暴政之黑奴一旦遽與以自由而無立錐之地無錙銖之積其困苦較前益甚披博堆惻然憫之乃獨捐金六百萬圓爲黑奴籌生計興教育並慎選同志經理其事美之黑奴以披氏之力得漸享自由之福而披氏之名亦不朽矣富蘭克林嘗發起一圖書館爲美國圖書館之鼻祖至今公立私立不可勝數裨益

社會頗非淺鮮。殆皆富蘭克林之賜也。當時新聞紙恒記載誣妄之事。毀損他人之名譽。富蘭克林自創一種持正義謀公益。頗有影響於社會。時救火之法未備。一遇火災。輒延燒多家。富蘭克林憂之。乃與同志三十人。設救火會。立定規約。互相遵守。一聞警鐘。卽行趨救。每月演習一次。不到者有罰。備器械講救法。自此以後。卽有火災。不過焚燒一、二家而已。其時學校多不完備。富蘭克林募集巨款。設立中學校。肄業者甚盛。其時道路不治。晴則塵灰飛揚。雨則泥深沒脛。富蘭克林改良之。漸可通行。無阻。更設路燈。以便行人。

袁崇豫家無儲蓄。而性好施濟。時值歲底。祇有米五斗。有貧友告貸。慨然以三斗與之。元旦食薄粥。妻孥苦饑。皆出怨言。袁曰：爾輩苦元旦食粥。視並無粥食者。何如？又多月見赤體者。解絮襖與之。歸家有寒慄之色。妻詢得其故。笑曰：君凍自己之身。而恤他人之寒。未免不權輕重。吾有小襖。可速易回。袁曰：以小易大。不如勿與。吾身雖凍。而心自樂。卿勿慮也。乃取小襖。着之一日。登廁見壁上掛布袋。內存白物。六大封。約三百金。嘆曰：財與命連。此時失者不知作何景況。坐於路旁。等至天晚。並無失銀。

之人。次日復往守候。不覺身體困倦。惛然欲睡。見有神人告曰。失銀之人爲宦僕。奉命採辦。浮開銀三百兩以圖入己。天惡其貪。故使之中途失脫。彼已不來。無用久等也。袁醒自思。雖承神語。然不義之財。終不可用。時值年荒。斗米三錢。乃買米百擔。於四城門施粥。數日而盡。家下雖極饑餒。並不沾惠。後年逾百齡。鬚眉不改。強健如少時。遇異人授以金丹。大道飛昇而去。

康峻字重山。爲人慷慨。雖處貧困。時存濟人利物之心。一日往維揚舟。抵高郵湖。暮有老人至舟。謂峻曰。爾存好心。已感動上帝。明日卽行佳運矣。吾有銀一兩。送子作本。可得二十盒也。峻辭不受。老人堅留而去。峻雖不明二十盒之旨。因老人之言。大有玄機。次日將銀付舟子。買湖中菱藕。至維揚果賣銀二兩。此後販賣俱得加倍獲利。無算。數年遂成巨富。始悟老人所云二十盒者。乃二十次對盒利息也。於是焚香告天。大出貲財。廣行利濟。一收買糧食減價。平糶任人自量。二荒年施粥。老疾婦女。給照票。日領升米三設。義塾積書萬卷。延名儒生招徠。四方英俊就學。厚其膏火。四設普濟堂。遠近有疾貧民。每人給房一間。床一張。蓆一領。延名醫住其中。挨房診視。

選道地藥材量給飲食資補病愈給其人盤費回家五代完貧戶錢糧六親戚鄰里有男三十未娶女二十未嫁者給貲婚配七施棺木掩骼埋骸八立育嬰堂僱乳母收養遺棄嬰孩九朔望賑獄囚每人給米三升錢三十文饅首四枚十厚給貧窮無子寡婦收養無依廢疾年老之人其餘一切善事靡不踴躍力行後途遇前贈金老人峻邀至家拜謝老人笑謂曰爾貧時存濟人利物心吾故贈爾貲本喜爾得利之後廣行陰隲上帝嘉悅獲報無窮尙勉旃哉峻果享壽一百四歲無疾而終七子十餘孫皆登顯位世世簪纓

歐美各國慈善事業錄要 鄭陶齋譯述

歐美各國以博愛爲教故皆有恤窮院工作場養病院訓盲啞院育嬰堂善堂之多不勝枚舉或設自國家或出諸善士常有達官富紳獨捐貲數十萬以創一善事而其思慮之周密規制之嚴明有遠非今日各省善堂所及者育嬰堂以美國紐約爲最善房屋百餘間男女幼童常有數百人多或至三千人每樓十六榻二榻相並一臥嬰兒一臥乳媪衣服清潔男女四五歲卽使識字讀書六歲至八歲女師教以歌

詩舒和血氣。俟及歲時。量材薦事。每歲經費約二十六萬元。半出公家。半出善士。俄國育嬰堂撫養之道。揣摩體恤無微不至。常有富貴之家。患家中自養不善。出貲相助。兼以自託者。更有富人自製一船。招致貧民。供其衣食。設監督之人。令其學習水師。限兩年。技成分派。兵船充當。水手英之。養老院倫敦都城。凡一千三百七十所。居男婦之老而無告者。月抽其鄉租爲經費。日給三飯。晨給一饅。首一茶。一牛脂。一粥。午加肉。晚加羹。血氣衰者。醫士謂宜酒。則酒之男外服黑呢。內服白布。女服雜色衣。裙無異。充裕之家。每禮拜一易敝。則改造寢所。寬舒男女。異處夫婦。偕則共一室。婦女未衰老者。令縫紉而貨之。畀以十之一。有不願居於內者。飯時乃集。有僅投一宿。予一飯者。則別爲一所。國主時一臨視。或遣子女代查。以昭慎重。老儒會則讀書。寒士慮其就食爲恥。繼粟繼肉。遣人致諸其居。繡花會則世家婦女。家道中落。不能自贍。聚之深邃堂室。供給飲饌。使之紡繡而貨之。禁男子不得擅入。童藝院每年兩次。令地方查明無業子弟。選其聰慧者。教以雕刻訂書等淺近之藝。限六禮拜。學成考驗有效。集貲以獎其師。而薦其徒於各工廠。俾謀衣食。又有保良會。由婦女集金創

設凡有女子之飄流失所淪入下賤者設法保護之或捐貲以贖之瘋人院或因半生躓躓以致痰迷心竅入院後投其所好以破其迷如欲貴則奉以冠裳欲富則聚以金寶擇園林以優游之置鈞弋以消遣之積久生悟其病自除頗著成效訓啞院及訓聾瞽院遭此疾者能令其識字知書就其所能教以工藝補天有術用心亦良苦矣法國京畿內善會五區一爲施醫院一爲濟貧所一爲養老所一爲育嬰堂一爲瘋癲院所用上下執役人等六七千名每年所需經費約一百萬磅其費四分之三由善士捐助其一分則由工部局撥給司其事者皆平日篤行好善之教士充之美國有勸世會義學會戒烟會撫孤會養老會恤瘋會化罪會防惡會勸和會恤貧會勸農會虞後會經費或籌諸國帑或捐諸民間莫不經緯詳明實心經理而其規制不外乎教工藝嚴部勒潔居室別勤惰而已曷言乎教工藝也各國養濟院寬敞異常地基數百畝司事數百人所教工藝男女不同男如做靴鞋理破布製木器銅器鐵器等物爲一等聰明者教以印書繪畫製造織造之細工爲一等粗愚者教以農工種茶種穀墾地肥地興修水利之法爲一等女工有作繡貨縫衣袴者有織布

者有紡綫者有修皮者各視其性之所近曲成不遺藝成願住院者聽否則准其出外謀生司事無需索貧民無拘攣卽毫無伎倆者入院數年技藝漸精是以莠化爲良民皆向善也曷言乎嚴部勒也泰西之例凡有宴會男女並坐不以爲嫌獨養濟院則又不然如行軍然紀律嚴明部勒整肅男不得入女院女亦不得入男院男院自總管教習醫生司事皆以男司之女院除醫生男女並用外餘皆用女所用者由衆公舉不得濫用私親致生弊竇另設一室專稽號簿男女入院先至此室用量身尺細量一周註明年貌籍貫然後撥入某號房屋居住擇正人稽察各居其室各習其藝不得有譁譟闖越等情違則嚴究倘男入女院女入男院並責教習司事約束不嚴是以規模嚴肅號令整齊從無弊端也曷言乎潔居室也院中另闢一園多種花果樹木和陰陽之氣而消疹癘之災每日進園小步數刻或跳舞打毬以舒筋絡活血氣所居之室大小寬窄各國不同皆潔淨無比粉壁潔白裝板去潮並設吸水管煤氣燈燈頭在牆內牆外有螺絲釘司啟閉夜間熄火皆有定時以防意外地底設總火爐各屋皆設鐵筒輪機激放煖氣以代火爐夏間則閉總爐以大輪扇風仍

由壁間鐵筒而入。冬日爲煖氣筒。夏日爲風氣筒。另有浴堂。七日必浴。被褥亦七日一換。室中器用甚備。按日打掃。絕少塵埃。故少疾病。曷言乎別勤惰也。男女作工。皆有定時。晨起後。若何早餐。後若何晚餐。後若何有條不紊。勤者獎。惰者懲。有用紙牌者。尤爲美善。法於公事房懸一牌。初至者。書名號。用十色紙刷印。分別等第。插於牌上。視其勤惰。逐漸推移。月使本人進內觀牌。中名次俾知奮勉。初進時。怠惰者爲黑紙。是乃最下。換至白紙。其人已勤。而有功。倘再加勤。勉卽獎以物。薦以事。是以人皆感化。莫不勤奮。有爲也。又有習正院。幼男。幼女。失所無依。及性成頑劣。父母不能管束者。皆由院收留。先化其頑性。次教以讀書。美國習正院。屋約三百間。除辦公房外。男院一百六十間。女院八十間。樓皆四層。屋亦潔淨。男院教者男師。四十人。一班教以讀書。識字。習學工藝。女院教者女師。誨以讀書。識字。縫紉烹煮之法。每日工課有定。部勒亦嚴。學成後。許其父母領出。無父母者。由總管代爲薦事。法至良也。以上各法。如中國官紳能仿而行之。則凡不教之民。必將漸摩而化。奮勉自新。豈非天下之福哉。

隱惡揚善

鈺按坊記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魯論云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邵康節與人言樂道其善而隱其惡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一時洛中人。才特盛故君子莫大乎與人爲善。

苦水羅循會試一日亡其篋中罽褐同舍生內不自安物色其人得之約循共訪比入座故探其褐以示循曰此非我物也君無誤言生又執手識相辨循却之益堅既歸同舍生怒曰君失物不取何也循曰我失一褐無大損彼彰惡名尙得爲士人耶同舍生大服循號雙泉卽洪先之父也。

歸安沈桐家貧有族兄薦入一寡婦家訓蒙婦忽乘夜奔桐桐嚴拒之次日卽歸婦恐語洩備禮敦請再三不赴又挽其族兄促之終不往兄曰吾以弟貧薦館主人禮待而弟不終事不但我負親友將來誰肯請汝耶桐終不言但云不便而已兄默喻其意乃曰既不使弟來我家同姪讀書可也後節甫官侍郎桐歷任福建巡撫麻城劉仲輔家貧自少仁恕與夫人董氏初婚之夕有偷兒入室公驚起視之乃所

識者因曰。想汝以貧故。至此卽檢夫人首飾幾件。與之囑曰。汝速改行爲善。我必不言。後夫人常問爲誰。公曰。已許不言矣。公享壽八十有九。子孫俱登顯秩。及公歿。有一族子觸棺痛哭。其人頗有善行。疑卽前之偷兒也。

范琰家貧。灌園自給。一日入園。見有人盜其菜者。亟引身退。還母。怪問之。以實告。徐曰。兒向退走者。慮其人慙愧。無以爲人。今告以名。願勿洩也。

萬歷間。江陰修縣志。一廩生負盛名。與其事。偶見二節婦志。有其名。不載事蹟。遂削之。邑中城隍廟。祝夜見二婦。訴神云。氏一生苦節。幸名載邑乘。今狂生某不訪氏行表。彰反並氏名。削去如節。義何神云。此生旣輕節義。應奪其祿。明年果以試劣奪廩。生憤鬱而死。

福清王烈婦。美而多才。嫁士人爲妻。生有子女。賊兵破閩。被擄。烈婦求死不得。遂從軍行。主者屢犯之。皆以巧計脫。軍至清風嶺。高千仞。下臨絕壑。烈婦曰。得死所矣。詭云。欲遊賞。主者許之。烈婦登峰頭。最高處。咬指濡血。題詩石上。題畢。投崖而死。主者驚嘆爲之設祭。時名士楊濂夫覽烈婦傳。笑曰。被擄不卽死。隨行許遠。何足取也。援

筆題其傳後云。介馬駝行萬里程。清風嶺上血書成。祇同劉阮桃花色。不似巴陵漢水清。後濂夫六十無子。每日告天。夜夢宏教真君告曰。汝知無子之故乎。王烈婦昭如日月。汝以劉阮比之。刻薄甚矣。汝雖不能損烈婦之名。但存心太苛。故罹重罰。濂夫醒於次日。焚香謝罪。改題前傳云。天荒地老。妾隨兵天地。無情妾有情。指血齒開。霞嶠赤苔痕。化作雪江清。願從湘瑟聲。中死不逐胡笳拍。裏生三月子。規啼斷處秋風無。淚寫哀銘。隨夢烈婦來。謝未幾生子。

穆必達賦性輕薄。好編造無影之詞。使受者不能自明。有表親錢翁家頗豐。喜聚古玩。穆以斲琴一張。假稱漢時焦尾。索重價。翁拒而不買。穆因此懷恨。時翁有女及笄。名茜雲。聰明善詩。已字人矣。穆僞作淫褻之詞。書茜雲之名。逢人宣說。以致此女惡名四播。婿家聞之。恥而不娶。親友相勸。勉強過門。婿不肯成親。女大有識。見彌月之夕。邀婿至房。曰。妾以蒲柳之姿。謬主蘋蘩。自謂終身有託。何期見棄於君。此必悞信流言。遂至疑而莫解。妾聞青蠅玷璧。與璧無損。妾如果非璧。任君寸磔。自甘也。婿從之。果係無瑕。夫婦由是和好。訪知前詩。係穆僞造。率童僕痛毆之。送監枷責終身不

齒於人。

無錫一名士一日與同輩飲酒闌人醉面揭其人閨醜其人坦然笑曰某醉語耳略不介意座中俱服其量更以杯酒解之一老成友俟其別去語同席曰怒者其常笑者不測也踰年士竟被人所害咸疑推刃者卽前受辱人也

敬老慈幼

鈺按周官以保息六養萬民首曰慈幼養老魯論云老安少懷孟子云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君子病博施濟衆之匪易故以老老幼幼先之

美國公民鑑曰蘭雪提門人視尊禮老人爲極重要故其教育青年子弟也尠有不能以此事爲前提者又躬行之以爲表率故對老者則身親施禮焉避路讓道焉遇於會場之中則起立以示敬禮焉而尤難者則領其教誨受其呵責俯首帖耳而不敢有違雅典有大劇場場中稍後之座滿坐斯巴達童子而佔前座者則雅典之青年也會有老者一人策杖而入一輩雅典青年見之竟無一人起讓之者此種情形爲

斯巴達童子所見卽揚手以招老者。老者見招卽往。及至此輩童子座前。諸童盡起。免冠立待視老者。坐後始各歸座。雅典青年睹此均慙沮異常。

周司素敬老。一日同衆渡江。風浪大作。舟幾覆頃之。乃定。及抵岸。一漁者曰。昨夜聞江邊人語云。明日當覆一舟。溺二十人。然有周不同在內。其人素敬老。不可壞也。吾意必水神也。今舟中有其人耶。遍問皆無。至周司則曰。是矣。乃司字旁少一直。故爲不同也。

昔有兩新舉赴公車。意氣揚揚。旁若無人。途次旅店。偶閒步。遇一老者。孝服而來。揖而問其行止。兩舉曰。村老何知吾輩。乃新科會試者。老者曰。然則孝廉公也。兩舉曰。此老亦知書。竟識孝廉二字。老者曰。如蒙不棄。至小庄茶話。遂同至庄設酒。欸之。兩舉據上座。肆言不忌。老者端坐不動。聲色頃之一人。孝服至客前。長揖。老者告客曰。大小兒也。兩舉見其氣宇不凡。向老者曰。令郎必讀書進學乎。老者曰。叨登兩榜。現任布政。兩舉跼蹐不自安。欲辭去。老者固止之。少頃。又有孝服三人。至見客揖之。老者曰。此二三四小兒也。兩舉曰。有令兄老先生。則諸兄功名不難矣。老者曰。也。到不

消俱已。叨登甲榜。二小兒現爲御史。三小兒現作知府。四小兒新中。未選也。兩舉鞠躬重揖。老者曰。晚生不識老翁。放肆。唐突老者。曰。小兒也。未能封得老夫。叨爲某部侍郎。兩舉羞慚。汗浹載拜。而別詢之旅店。知老者爲白公中復。因歸葬其夫人。故孝服在村莊也。

英人翰回。自奉極儉。而務爲善舉。其所尤勞苦者。則爲養育貧兒之一事。蓋當其時。貧兒慘苦之情狀。日益加甚。翰回獨以更革爲己任。自往倫敦貧人院。悉心考究。復至法蘭西。荷蘭調查。五年後。著一書自述其所經歷之事。自是貧院之制度。多有改革者。一千七百六十一年。以翰回之議。得公許。立新律。曰。倫敦各寺。每年小兒之收受者。若干。發遣者。若干。死者。若干。皆當書之於冊。翰回欲實行此律。例每日上午。次第視察貧院。下午則訪問巴力門議士。日以爲常。自是之後。貧兒院之嬰兒。得保全者。至多。衆咸謂爲翰回之功也。

紀文達公曰。汪御史香泉言。布商韓某。暱一狐女。日漸庇羸。其侶求符籙劾禁。翫去。仍來一夕。與韓共寢。忽披衣起坐。曰。君有異念耶。何忽覺。剛氣砭人。刺促不甯也。韓

曰。吾無他念。惟鄰人吳某。迫於債負。鬻其子爲歌童。吾不忍其衣冠之後。淪於下賤。捐四十金。欲贖之。故輾轉未眠耳。狐女蹶然推枕曰。君作是念。卽是善人。害善人者。有大罰。吾自此逝矣。以吻相接。噓氣良久。乃揮手而去。韓自是壯健如初。

紀文達公曰。農夫陳四。夏夜在團焦守瓜田。遙見老柳樹下。隱隱有數人影。疑盜瓜者。假寐聽之。中一人曰。不知陳四已睡未。又一人曰。陳四不過數日。卽來從我輩遊。何畏之有。昨上直土神祠。見城隍牒矣。又一人曰。君不知耶。陳四延壽矣。衆問何故。曰。某家失錢二千文。其婢鞭笞數百。未承婢之父亦憤曰。生女如是不如無。倘果盜。吾必縊殺之。婢曰。是不承死。承亦死也。呼天泣陳四之母。憐之。陰典衣得錢二千。捧還。主人曰。老婦昏憤。一時見利。取此錢。意謂主人積錢多。未必遽算出。不料累此婢。心實惶愧。錢尙未用。謹冒死自首。免結來世冤。老婦亦無顏居此。請從此辭。婢因得免。土神嘉其不辭自污。以救人。達城隍。城隍達東嶽。東嶽檢籍。此婦當老而喪子。凍餓死。以是功德。判陳四借來生之壽。於今生俾養其母。爾昨下直。未知也。陳四方竊憤。母以盜錢見逐。至是乃釋。然後九年母死。葬事畢。無疾而逝。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卷四 紳商之鑒下

交易正直

鈺按月令稱平權衡正鈞石角斗甬周官市政禁詐僞飾行鬻慝者泰西以商立國最重信用故行銷五洲魄力雄偉我國欲振商務首尙信實不攙僞貨不貪近利而商業不隆隆日上者未之有也

英國職分論曰正直者不爲自己之利而欺人者也尺度斗量之正確品質標本之一致以及履行約束等皆是也秤量之不正品質之不純今乃成爲一般之風氣貪一時之利而失其永久之信用豈不異哉六十年前男爵得明氏曰英之商工業其所以能保優勝之地位者實在其誠實信用之卓著是也若國民失以上之美德其商品必將爲全世界所拒絕其商船之帆影輪聲必不能復現於公海

西國立志編曰貿易買賣之事最能試人之品行若者公平若者自私若者誠實若

者詐僞。因此而明白呈露。故商賈之公平誠實者。必爲他人所信任也。英國人民大都信實不僞。亦有欺詐姦狡謀非義之財者。商販之人。或雜假物。或造種種僞物。掩人耳目。然如此。而所獲之利。決不能受用。而其名譽之日墮。良心之日疚。豈待言哉。廣陵陳翁家開質庫。每逢夏月。贖取蚊帳。冬月。贖取絮襖者。取收本銀。讓利不取。郡人皆誦其德。翁嘗語人曰。凡爲商賈者。無非將本求利。惟質庫取利於貧人者。居多。今以取之貧人者。仍於貧人身上消受。得一兩分。庶於天理上過得去。非徒博好施名也。

美總統林肯初爲某商之傭夥。極稱職。主人愛其才。開雜貨店。而使之經理。林肯正直勤勉。該店日以繁昌。一日有一婦人來購物。付價攜物而去。至夜林肯總算當日之帳。知日間售物多取婦人一角二分。乃步行十餘里。覓得婦人而返之。又一日亦有一婦人買茶半斤。僅以四兩給之。婦人去後。林肯知其誤。乃以茶四兩送諸婦人之家。無論何業。不正直則不能得人之信用。而必致失敗。林肯之正直不欺。可法也。周才美娶媳命掌家政。付以斗斛尺秤。教其輕重出入及大小長短法。其婦卽欲辭。

歸不願爲婦。周怪問之。婦曰：翁所爲有逆天道。婦不敢違翁命。又何敢逆天。翁沈思良久。語曰：今後出入用一樣者可乎。媳曰：未也。翁曰：若何而可。媳曰：翁所爲輕重出入者約幾年。今當盡反所用。亦須幾年以抵前此欺瞞重取之過。然後出入一準。公平庶不至他日生不肖子孫爲祖宗玷。翁欣然許之。後婦生二子皆貴顯。無錫華氏巨族也。聘宦家易氏女爲媳。至親迎時。堅不肯嫁。父母再三問故。女曰：聞翁家用兩樣斗秤。逆天致富。如過門後。他日生不肖子敗家。謂女所出貽辱父母。如必欲女歸。須請於舅姑。必以家政付女。方敢行。不然寧爲尼耳。華翁聞之感悟。一如女言。于歸數日。卽以所用斗秤重出。輕入。至滿前此所用年數。華氏先世族中無貴者。至今簪纓日盛。皆出易氏支派。

儀徵金某。營業典鋪。嘉靖初江寇橫發。掠劫富家。殆盡。惟金典無恙。有司疑其通盜。及寇被獲。訊其故。供云：屢次往見屋上有金甲神。無數。故不敢進。問官猶未信。呼地保問之。皆云：金某實係積德。凡典出。輕入重。彼獨出入公平。估物甚寬。而限期又甚遠。且訪知取贖係親鄰之老而貧者。必破例免息。又冬則免寒衣之息。夏則減夏衣。

之息行之數十年率以爲常令大獎賞直指聞之旌其門

披博堆者美國馬沙朱色州人也以家貧故未受完全教育然天資卓絕事親以孝聞年十一爲雜貨肆傭非其所願也而忠實特著衣食所餘悉以奉父母如是者五年乃應某巨肆之招刻苦精勵聲譽益著有列各者豪於資業絲油招披氏爲之助披以年幼辭列各曰余之重君忍耐一也幹才二也忠實三也具此三長奚年幼之足慮披博堆感激知己益竭心力以任事不及十年其業大張披亦致巨富矣美人巴批田年十一卽出外謀餬口篤實爲主人所重氏有叔召之往畀以職業氏之爲人態度和藹舉動恭謹以故人樂與交而主顧下降氏從無觸犯之事亦無憎嫌之色凡有所事咸能篤實不欺迨年三十有五已爲一巨業之領袖矣

錢翁某將卜居有一宅將賣他姓償價七百金翁閱房竟以千金成券子弟以爲價過多翁曰彼違衆而售我不溢價何以塞衆口且欲未饜者爭端不息吾以千金而獲七百金產彼願既盈而他人亦無利於吾屋矣已而他宅多以價虧求找或轉贖往往成訟惟錢氏帖然

仗義疏財

鉦按上古國幣曰泉曰布泉取其流通布取其宣布戴記云仁者以財發身以義爲利馬伏波有言凡殖財產貴能振施乃盡散所蓄於親舊可謂高義薄雲天矣然有救困扶危義槩凜凜殫竭心力惠而不費者周禮所謂以力助人曰任是也

西國立志編曰凡人老時享安樂者皆由平日積貯金錢存恤他人自奉儉約端正忠厚之所致也若徒蓄積金錢而以吝嗇出之可鄙孰甚智者固務節儉而獨以吝嗇爲深戒苟不早辨之則少時節儉至暮年而化爲吝嗇有至貪婪刻薄者矣蓋節儉爲美德吝嗇爲惡行

徽商某赴九江見江干有被劫客舟號呼求救詢之中有孝廉七人貲蓄已被掠一空商各給以衣食且贈路資不告姓名而去明年癸未登第六人其一則莆田陳萬策也萬策分巡嘉湖屠副憲冲陽宴之其時商以資盡鬻於屠爲奴陳見之大駭因問姓名且曰爾記八年前曾活數人命乎商憶良久乃曰曾在九江救失盜者陳前

席酌酒致敬曰吾恩兄也七人中我與焉卽備價請贖其身以歸贈千金又東同難者贈之商攜資重營復爲富戶

章景綸性好善見前人嘉言懿行必恭敬而奉行之元兵南侵擄婦女千名閉菩提寺中撥社長李德揚看管李亦善人嘗謂章曰此中所閉者皆名門淑質一經隨兵遠去必隕香異地殊堪憫惻吾欲盡放之奈有老母在堂誠恐累及是以不敢章慨然曰我係隻身君但易我名設有禍起斬戮自甘不以相扳也李察其誠稟明有司易章看管章通知衆女預爲準備至夜開門盡放之縱火燒寺束身待罪後兵回主帥下令不許帶婦女章遂得疏釋後娶妻連生五子每念疇昔放女事幾罹殺身之禍削髮爲僧募化重建菩提寺圓寂之日聚大衆說偈曰積德行仁何須人見萬理同圓毫無虧欠老僧在世無他只是樂人之善合掌而逝五子俱登顯位李德揚初發善念後亦享福壽

紀文達公曰雲舉又言有人富甲一鄉積粟千餘石遇歲歉閉不肯糶忽一日徵集僕隸陳設概量手書一紅箋榜於門曰歲歉人飢何心獨飽今擬以歷年積粟盡貸

鄉鄰每人以一石爲律。卽日各具囊篋，赴領。遲則粟盡矣。附近居民聞聲，雲合不一日而粟盡。有請見主人申謝者，則主人不知所往矣。皇遽大索，乃得於久鑄敝屋中。酣眠方熟，人至始欠伸。衆驚愕，掖起於身畔，得一紙曰：積而不散，怨之府也。怨之所歸禍之叢也。千家饑而一家飽，剽劫爲勢，所必至。不名實兩亡乎？感君舊恩，爲君市德。希恕專擅，不省所言者何事。詢知始末，太息而已。然是時人情洵洵，實有焚掠之謀。得是博施，乃轉禍爲福。此幻形之妖，可謂愛人以德矣。

宋黃汝楫，越中富戶。宣和中方臘犯境，汝楫以財寶埋室中，將避去。忽一賊執一旗至，乃舊僕也。告楫曰：賊將掠男女，閉置一室，有金帛者許贖，無則殺之。汝楫遂發所埋銀二萬，盡輸賊營，求贖。於是數千人皆得歸。後五子皆躋顯位。

西國立志編曰：重義輕生者人之所難也。亞地日河水溢，有屋舍一所，岌岌將圯。一人出首戶外，呼聲甚急。甘名司婆尾利過而見之，揚言於衆曰：有能救此人生命者，我賞以百金。須臾一農夫操一舟，拽入水中，竟救之。權舟而返，甘大喜，立與百金。農夫辭曰：否，我無需此。被災之家，宜以此賑之也。一千八百六十三年有煤船駛

至烏拉美比的地。忽暴風從東南起。鐵錨悉衝失。舟幾沉。時舟子羣集海岸。咸裹足不前。有西門。晉律查德者。獨褫其外衣奮臂而呼曰。吾輩速往救之。緩則不及矣。衆心爲動。於是七人共駕扁舟於驚濤駭浪中。鼓棹而往。僅小半時。已抵煤船。救水夫六人於岸。岸上人咸鼓掌曰。美哉乎英雄也。

日本海中一日颶起。見一來舟。且覆岸人欲趨救。顧少篙師。濡忍不能前。有濱吉者。漁家子。善舟行。請於其母欲赴難。然濱吉父先時出海久不還。相傳已死。其母新孀。乃惜濱吉勿遣已。而母望海見狀。歎曰。覆舟之中。孰無夫妻及母子之愛。坐視弗救。於心安乎。然則寧我一家悲耳。謂濱吉曰。汝行救舟人矣。有頃來舟果覆。舟中得濱吉。力咸生。或馳告濱吉母。言濱吉功成。方與被難之人語。難人中有漁父。前六閱月海上遇颶。幾死。因賈舶得免。今適歸。亦遇救行。與濱吉同來矣。語未終。漁父至。顏色憔悴。濱吉母出視。則其夫也。

紀文達公曰。獻縣史某爲人不拘小節。而落落有直氣。偶從博場歸。見村民夫婦子母相抱泣。其鄰人曰。爲欠豪家債。鬻婦以償。夫婦故相得。子又未離乳。當棄之去。故

悲耳。史問所欠幾何。曰三十金。所鬻幾何。曰五十金。與人爲妾。問可贖乎。曰券甫成。金尙未付。何不可贖。卽出博場。所得七十金。授之。曰三十金償債。四十金持以謀生。勿再鬻也。夫婦德史甚烹雞留飲。酒酣。夫抱兒出。以目視婦。意令薦枕以報婦。頷之。語稍狎。史正色曰。史某半世爲盜。半世爲捕役。若危急中。污人婦女。則實不能爲。飲啖訖。掉臂徑去。半月後。所居村夜火。斯須四面皆烈。燄度不能出。與妻子瞑坐待死。恍惚聞屋上遙呼曰。東岳有急。牒史某一家。並除名。後壁半圯。乃左挈妻。右抱子。一躍而出。若有翼之者。火熄後。計一村之中。蕪死者九鄰。里皆合掌曰。昨尙竊笑汝癡。不意七十金乃贖三命。余謂此事見佑於司命。捐金之功十之四。拒色之功十之六。

醫藥濟人

鈺按神農嘗百草以療民疾。周官醫師掌養萬民之疾病。范文正有言。不爲良相當爲良醫。以其能濟人也。醫學專家以范文正之心爲心。天下受賜者必多矣。

范希文嘗謁相士。問能作宰相否。相士不卽答。問能作名醫否。相士訝曰。何前高而

後卑也。公曰：不爲良相，必爲良醫。惟兩者可救人耳。相士嘆曰：公存心如此，真名宰相。

單心湖南人，年五十外，尙未生子，遂反躬自責。憶少年行事多不合理，欲多立善功，以贖前愆。苦寒士無力，乃改業學醫，閉戶鑽研三年，術大精。病者用藥，靡不應手，而愈求醫者，其門如市。單乃發願：一不乘輿，破費人財；二聞請，卽往；三用道地藥材，炮製如法；四貧者不要藥資；五貧富平等，不先富而後貧；六施應病丸散；七遇貧者不能買貴藥，則量爲幫助；八得富貴，謝資則盡以濟人；九遇瘟疫之年，則酌定良方，徧貼通衢；十貧者病死，則施棺木，行之十年，始終不倦。年已六十四矣。一日夜方二鼓，有叩門者，曰：某府娘子生產甚危，請先生速往。單遂與同行，至一大宅院，產婦年可二十餘，單診視畢，用催生散服之，相別出門。婦令婢追，囑曰：明日此刻，仍煩先生再來。單唯唯。次夜至其處，則宅院全無，惟有茂林豐草。單大驚懼，方欲回步，忽聞林內有啼聲，趨而視之，則紅羅包一小兒在地。其羅上有律句云：紅羅三尺裹瓜兒，送與君家好護持。甲戌年干己巳月壬申日，主丑初時，天生地長人，非異神質仙胎事。甚

奇十六登科三十相榮封正遇百年期單抱回撫養取名天賜後果三十入閣單受殊封正值百齡大慶羅上之言悉驗

鎮江何公澄以醫名世遇貧者多不受謝有饘粥不繼者則檢富家酬金贈之招者無遠近必赴同郡某久病不起澄數往視其妻引入密室語曰妾夫久病典鬻已罄無以報君願以妾身酬君藥餌澄正色曰奈何遂爲此言但安心調攝必痊乃已苟欲以此相污不惟使某爲小人爾亦不得爲賢婦矣妻慚而退後其夫竟愈澄後官太醫子孫富貴不絕

羅慶同以市藥爲業有買藥者必與善品不能償者不强索雪夜有貧生爲母市藥出釵爲質羅問此誰物生以母對羅曰母已病聞失釵必不悅是益其病也卽取藥並釵付生雙泉念庵兩先生其後裔也

虞山陳襟宇業醫里中有不時延請者未嘗以昏夜爲解所赴貧家繩牀土座便溲狼藉未嘗蹙額掩鼻爲人樂易喜赴人急所治療爲最多崇禎中二子登仕版貽書戒之曰醫誤殺一人吏誤殺一邑慎之慎之壽至八十乃卒

任端菴爲兒醫求療者衆每得藥金不拆封至日暮悉投大火盆中用火焚之竟不知孰輕孰重恐知其輕重生愛憎故也合用丸散必一體與之不以貧富分厚薄由是其術益行家至巨富

張明彥善醫貧者不受錢或反周之富者亦不計嘗雪夜赴人之招家人止之張曰病人死生決於呼吸彼非急急寧夜叩吾門哉褰衣竟往一夕城中火起四圍被燬而其居獨存子孫多顯貴者

紀文達公曰歛人蔣紫垣以醫爲業有解砒毒方用之十全然必邀取重貲不滿所欲則坐視其死一日暴卒見夢於居停主人曰吾以耽利之故誤人九命矣冥司判我九世服砒死今以此方奉授君能持以活一人則我少受一世業報也言訖泣涕而去其方以防風一兩研爲末水調服之而已無他秘藥也又聞諸沈丈豐功曰冷水調石青解砒毒如神沈丈平生不妄語其方當亦驗

非義不取

鈺按伊尹非道誼一介不取曲禮云臨財毋苟得珠玉金銀之重人倉猝而

遺之。我携守而歸之。免其室人交謫。破產亡身之慘。廉潔之中。有慈祥焉。勝於投璧沈珠者。多多而一切義外之利。可類推已。

裴晉公度。少屈名場。有善相者。謂其縱紋入口。法當餓死。一日遊香山寺。見一婦人。至倉皇展拜。既去。遺其包裹於欄楯上。視之。乃玉帶二條也。價值千金。公取坐待。至暮不至。乃挈歸。明旦復往。果有昨所見婦人。號泣而至。自言父以無罪抵獄。昨從宦家假玉帶二條。以賂要津。不意至此。失去。父必死官刑矣。公細詰其物色。還之。婦泣拜而去。逾年復遇相者。曰。公神色大異。此必有陰德。動天前程。萬里非某所知。公後位極人臣。公嘗自題小像云。爾貌不揚。爾身不長。胡爲將胡爲相。一點靈臺。丹青莫狀。信乎心田爲立命之基也。

美總統林肯。嘗在紐珊崙辦郵局。數年後。有前經理人某。造林氏之律師辦公所向。索在紐珊崙時代。其辦事之積欠。計金十有七元。林氏卽出一小箱。發之中。有布包。在焉。包內。金元適與數符。卽償還之。此金蓋林氏所貯。以待其人之來者。歷數年之久。勞苦備嘗。仍能克己。不稍挪用。其篤實爲何如。耶林氏嘗曰。余從不用他人之資。

所用皆已所有者也噫林氏可風矣

美國紐約車站內有一童子年約九齡爲一客刷鞵未幾畢事客授一半元之幣與童子即匆匆上車去童子將幣細核之覺有餘溢亟追客而車行矣越二年此客再來紐約遇前刷鞵童子不復識之矣顧童子未嘗忘也遂謂客曰前者在中央車站余曾爲先生刷鞵即出幣呈客前曰先生此係多給之資今請歸趙是客對於此童之篤實大爲欣喜即携此童往見其母並乞螟蛉此童爲子其母許之此篤實之童後遂有美好之家庭成人之後卽爲其義父所辦大事業之股東焉

明尙書尹旻其父初以市糕爲業一日於路得遺金六百兩候其人久不至乃卽其地理之植柳一株爲識數年後家人無知者尹仍守賣糕舊業而已一日過其處見有人伏地長號問之正於此地失銀者已流丐貧不能歸尹細詢其時日果合亟慰之曰金固在也相與詣柳陰下掘地見金其人泥首請分半爲謝尹不受泣拜而去是年翁生子旻歷官吏部尙書

徽商吳某信義自持臨終語二子曰吾所存千金適符吾所貸汝宜照賬一一清完

甯受饑寒切勿作負心人也。二子恪遵父命，後貧甚，偶濬一枯井，得金千餘錠，鐫唐時年號。明晨有鄰人來賀曰：君有大財至矣。吾病篤，恍至東岳殿前，見有解錢糧至者，自稱井泉神主者曰：此唐朝內庫銀也。上帝以吳某財帛分明判此項與其子孫世享，吾甦而異之，故來奉訪。二子以實告，今吳氏鼎富，皆其後裔可見。負債者則爲畜類，以償還債者則享累世之富，所謂仁義未嘗不利也。

張孝基爲某富翁婿，翁止一子，甚不肖，逐出。翁臨終時，盡以家財付孝基。數年後，基見其子乞於路，召問曰：能灌園乎？曰：得就食甚幸。逾年見其勤敏，復召問曰：能管庫乎？曰：管園已幸，敢望管庫。久而視其謹愿，無復故態，乃盡舉家財還之。後孝基卒，有友遊嵩山，見孝基儀衛如王者，詢其自答曰：上帝嘉我還財一事，命主此山言訖，不見。夫承受之財，尙還人，况係假借者乎？

李約爲兵部員外郎，嘗舟行與一商人船相接。商人病危，請約相見，以二夜光珠相贈，並以兩女相託。女皆殊色也。明日商死，貲財數萬，約盡籍其數於官。殮時陰以二大珠與商舍之二女，亦代爲擇配。後商家屬至，悉歸其財，且請啟棺驗珠及家人改。

殮珠含其口約子孫富貴不絕

大學士楊溥父初商於淮有西商某急回家以千金寄公處三年不至公乃攜回家埋花盆中家人不知也更遣人至陝西迹之商已故止一子竟不知此事公延至指盆中曰此尊公所寄千金也其子不敢受公曰係爾家物何得辭其子拜謝持金去公後生溥歷官太師爲名臣

會稽陶莊敏公與中官阮某交時王振與阮有隙阮自知不免密以二萬金授公曰乞以此累公某若死公自取之公受金密置之井中後阮果死更無親屬公以此金無所歸乃出金投府以半代完小戶之逋以半爲賑濟之用郡守義之旌其井曰還金公三子六孫皆逮千丁名臣蔚起

吉州城內徐姓遣婢送金釵還人中途墜地城卒李姓拾之因隨婢行觀其所之婢入人家倉皇卽出至江邊欲投水李急呵而問之婢曰主母性酷適命送釵還人中途墜失必遭箠斃不如先死卒還其釵婢感謝後婢嫁梅林渡村民爲妻一日卒將登渡婢力挽到家沽酒款之忽聞渡口喧噪出視之渡舟溺人俱死李卒以留故得

全

紀文達公曰。獻縣李金梁。李金桂兄弟。皆劇盜也。一夕金梁夢其父語曰。夫盜有敗。有不敗。汝知之耶。貪官墨吏。刑求威脅之財。神姦巨蠹。豪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隱匿偏得之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黠奴幹役。侵漁乾沒之財。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己之財。是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其人。本天道之所惡也。若夫人本善良。財由義取。是天道之所福也。如干犯之。是為悖天。悖天者。終必敗。汝兄弟前劫一節。婦使母子冤號。鬼神怒視。如不悛改。禍不遠矣。後歲餘。果並伏法。金梁就獄時。自知不免。為刑房吏史。真儒述之。

紀文達公曰。四叔父栗甫公。一日往河城探友。見一騎飛馳向東北。突掛柳枝而墮。衆趨視之。氣絕矣。食頃一婦號泣來曰。姑病無藥。餌步行一晝夜。向母家借得衣飾。數事。不料為騎馬賊所奪。衆引視墮馬者。時已復蘇。婦呼曰。正是人也。其袱擲於道旁。問袱中衣飾之數。墮馬者不能答。婦所言。啟視一一合。墮馬者乃伏罪。衆以白晝劫奪罪。當縲首將執送官。墮馬者叩首乞命。願以懷中數十金予婦。自贖。婦以姑病。

危○急○亦○不○願○涉○訟○庭○乃○取○其○金○而○縱○之○去○叔○父○曰○果○報○之○速○無○速○於○此○事○者○矣○每○一○念○及○覺○在○在○處○處○有○鬼○神○

報德忘怨

鈺按詩云無德不報書云有容德乃大魯論云以直報怨以德報德又云不念舊惡以責人之心責己恕己之心恕人胸懷磊落量同天地而人之怙過不悛者鮮矣

宣城徐翁尚書元大父官浙江某縣典史偶以言觸巡按御史受扑責羞憤自免歸時尚書與弟元氣皆失學翁每對之流涕忽忽不樂尚書兄弟跪請其故翁因述受扑直指事且言爾兄弟皆失學吾無望矣復流涕不已尚書兄弟乃下帷發憤相繼顯達尚書謁選得某府推官卽直指家也私喜得報父怨瀕行戚友咸集候翁出稱觴翁堅臥不出尚書入跪問故且言此行冀得報夙怨何反不樂爲翁曰此吾所以病也往爲小吏當日誠不能無過但直指稍過當耳且緣渠扑責激而罷歸教子以有今日則直指乃吾恩人非仇也汝思報怨吾所以病汝往當以吾言告之盡捐夙

嫌是吾子也。否則非吾子矣。尙書唯唯。翁乃出盡歡而罷。時直指久失職家居。聞尙書來恐甚。郊迎盡禮。尙書首述父命誓無芥蒂。直指慙悔無地。自容自是。情好轉洽。翁聞之大喜。翁後躋大臺。三子兩登九列。

長州尤翁開質舖。歲暮有人白手持票來取當物。翁驗票上有四件。乃取青衣一領。錫壺一把。還之曰。除夕飲酒新歲賀年。此二物汝所必須。餘非所急。可留也。其人無可啓齒。持兩物去。或語翁曰。刁不可長。小人效尤。奈何。翁不語。明日元旦。聞前村某典舖中一人縊死。往視卽其人也。衆走以告翁。且爲翁賀。翁曰。凡非理相干其中必有所恃。小不忍則奇禍立至矣。吾昨察此人氣色異常。言語顛倒。必情急求死。欲假此爭端圖詐害耳。與之二物。誰無良心。必不害我所失甚小。所全甚大。聞者共服翁高見。

臨江胡秘校與客方對奕。忽有村民至前。出聲甚厲。問之則曰。來算簿。公曰。少需其人。直前推局。大罵客不能堪。公曰。爾欲勾簿乎。曰。然。卽取簿勾之。仍與斗米遣歸。明日聞其人死矣。蓋以計服毒來。無可乘之隙而去也。

李德裕爲相。修釁朝士。凡有怨者。貶斥無虛日。後謫珠崖。偶遊一小禪院。見壁上挂葫蘆十數。問何藥物。僧曰。此人骨灰也。皆太尉當軸時。貶死於此者。焚貯骨灰。俟其子孫來取耳。德裕聞言。反走。心痛。是夜卒。

顧芳宏。治初年。間爲太倉吏典。凡迎送官府。停於城外。賣餅。江溶家。後溶被盜。誣至下獄。芳集衆。訴其冤。遂得釋。溶以貧不能報。願將十七齡少女。送顧芳爲妾。芳固却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後。江溶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顧偶坐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其貌。使婢問之。曰。君得非太倉顧提控乎。顧曰。然也。夫人跪而拜。乃言。君是吾恩主也。吾受君之賜。復賴某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小房。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上其事於朝。孝宗稱歎。命查何部缺官。遂除授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子皆顯。享年百歲。

紀文達公曰。先姚安公。性嚴峻。門無雜賓。一日。與檻樓人對語。呼余兄弟。與爲禮。曰。此宋曼殊曾孫。不相聞久矣。今乃見之。明季兵亂。汝曾祖年十一。流離戈馬間。賴宋

曼殊得存也。乃爲委曲謀生計。因戒余兄弟。義所當報。不必談因果。然因果實亦不爽。昔某公受人再生恩。富貴後。視其子孫。零替漠如路陌。後病困方服藥。恍惚見其人。手授二札。皆未封視之。則當年乞救書也。覆杯於地曰。吾死晚矣。是夕卒。

英人哥蘭的者。初甚貧。以傭工起家。後爲鉅富。宅心仁厚。惠愛及人。商人某氏以書毀哥氏。哥氏聞之曰。無故毀人者。終必自毀已。而其人遭意外之變。家產蕩然。某氏欲更營商業。而當時社會習慣。非得有哥氏自署名之證書。則不能經營商業。某氏不得已而往。且謝罪焉。哥氏曰。吾家固有定則。凡正直之商人。求我署名於證書者。我必諾之。我固以正直之商人待君也。遂署名於證書。其人感愧。交集涕零。於頤自是一以正直遇人。而其業亦漸振矣。

紀文達公曰。霍養仲言。雍正初。東光有農家。粗具中人產。一夕有劫盜。就衾中曳其女掖入後圃。仰縛曲項老樹上。蓋其意本不在劫也。女哭詈客作。高斗睡圃中。聞之躍起。挺刃出。與鬥盜盡披靡。女以免。女悲憤泣。不語。不食。父母寬譬。終不解窮詰。再三始出一語曰。我身裸露。可令高斗見乎。父母喻意。竟以妻斗。此與楚鍾建事適。

相類然斗始願不及此徒以其父病主為醫藥及死為棺斂葬以隙地而招其母司炊煮故感激出死力耳羅大經鶴林玉露載詠朱亥詩曰高論唐虞儒者事負君賣友豈勝言憑君莫笑金椎陋卻屠沽解報恩至哉乎言

紀文達公曰莆田林生霈言聞泉州有人忽燈下自顧其影覺不類己形諦審之運動轉側雖一一與形相應而首巨如斗髮蓬鬆如羽葆手足皆鉤曲如鳥爪宛然一奇鬼也大駭呼妻子來視所見亦同自是每夕皆然莫喻其故惶怖不知所為鄰有塾師聞之曰妖不自興因人而興子其陰有惡念致羅刹感而現形歟其人悚然具服曰實與某氏有積讐擬手刃其一門使無遺種而跳身以從賊賊今變怪如是毋乃神果警我乎且輟是謀觀子言驗否是夕鬼影即不見此真一念轉移立分禍福矣

全人骨肉 附婚姻

鈺按周詩云有女此離慨其歎矣孟子云父子不相見兄弟妻子離散非迫於苛政即窘於勢債此天下之至慘也慷慨解囊還其家人父子之樂恩義

重於山岳矣。至夫婦不得已而離婚，委曲使之復合，亦盛德事也。

林肯者，美國之大總統也。當時美國人買賣黑人爲奴隸，販奴者設賣奴市場於國中，貫以鐵索，儼同畜類。任人擇取，父母妻子頃刻離散，慘不忍觀。林肯以爲大背人道主義，及爲大總統時，乃下解放黑奴之令。雖當時地主中有反對者，而林肯持之甚堅，卒解放四百萬之黑奴，與以自由。

宋胡瑗曰：嫁女必須勝吾家，娶婦必須不若吾家。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夫必敬；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矣。

又云：世俗好於懷抱童穉之時，輕許爲婚。及其長大，或不肖無賴，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因而爭訟者多矣。是以古之男女必待其既長，然後議婚。既通書納聘，不數月即可畢姻，則終身無改悔之事矣。

王曾寓居京師，聞旁舍生哭聲甚哀，問之，生欲言又止，強之乃曰：某向官京師，欠官錢四十萬家，無可償，乃賣女商人。明日行且訣別，所以泣也。曾曰：商人轉徙不常，且無義。吾士人也，孰若與我生曰：業已書券納價，不可悔矣。曾曰：但償價毀券，彼能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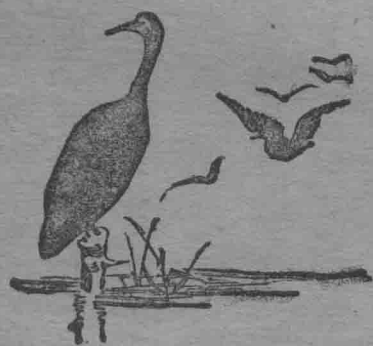
勒乎卽與錢四十萬約三日後以其女來俟於水門之外生如其言商果毀婚至期攜女往而曾已行三日矣後官宰輔封沂國公

邯鄲張翁繡家貧嘗置一空罈積錢十年而罈滿有隣人生一子犯法當徒擬鬻其妻爲行費翁聞之曰妻去而子焉能活耶乃謀諸夫人舉所積錢代爲納贖不足夫人復拔一釵助之踰年生子國彥歷官刑部尙書

陝西袁公遭寇亂失其子流寓金陵爲嗣續計以三十金買一妾其婦泣不已公怪問之婦曰妾夫家貧負債故賣妾身活之但往日恩情甚篤一旦改事他人不禁深痛耳公惻然不忍犯明日亟遣婦還除身價外更贈百金資其生理夫婦泣拜而去思擇一女送公久之不得一日其夫至揚州見有出賣一童因私計曰我未得一女送袁公盍先買此童事之遂以二十金買之送至公家公細審問乃其所失子也父子抱頭大痛旣而大笑

德清蔡狀元啟樽無子其夫人爲置一妾妾至泣不止公問故乃曰吾夫以負營債故至此自憶往日恩情不忍離爾公惻然乘夜往語其夫呼酒共飲卽襆被臥其家

明早營卒且至公曰汝輩違法重利剝民今且不汝較但繳券卽付金卒惶懼皆願交券辭金公卽命轎舁婦還其夫以三十金爲贈後夫人竟生子公躋膺仕唐狀元臯爲諸生時每以文謁太守太守見其至常有金絲燈籠照前而唐不覺守默重之後一日來見燈忽不見守駭問曰子近有損德事乎唐沈思良久曰曾有賣妻還債者以銀一兩託某代爲寫券特毋是耶守曰是矣急出一金與之曰子速還其金誘彼原券火之唐如言回謝守再三問故守始明言唐爲悚然正德甲戌唐及第年已四十有六夫以無心之失猶足損德况有心離間阻隔者乎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卷五 閩閩之鑒

是編列閩閩之鑒與朱子名臣錄內列巾幗名臣陳文恭五種遺規內列教女遺規用意略同方今女校櫛比不重德育無以植智育體育之基考歐美家庭德育佳話一書爲泰西中小學師範女師範各校通用修身課本誠以注重女子德育有裨家庭教育非淺鮮也鍾鈺識

孝父母舅姑

鈺按女子未嫁則孝父母已嫁則孝舅姑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適父母舅姑之所下氣怡聲服勞侍膳子婦無私貨無私畜不敢私假不敢私與蓋能孝父母未有不能孝舅姑者且足爲父母增光萬善以孝爲尊故孝女孝婦先焉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媾懼乃造晏子請曰妾聞

明君之治國也不爲畜傷人不以草傷稼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卽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

女娟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既祭飲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妾父尙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而弗誅以娟爲夫人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名緹縈意有罪當刑詔繫長安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爲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

曹娥者上虞曹盱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子胥逆濤而上爲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

江而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尙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
跨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祐。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字段居真。父與居真同爲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爲
男子，托傭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與羣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
春，得贓鉅萬。娥乃祝髮爲尼。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贅王珏爲婿。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
之。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
李文姬者，趙伯英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爲梁冀所殺，二子俱死獄中。少子燮爲文
姬所匿，密托固門生王成曰李氏一脈。惟此兒在，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
尺奉托，生死惟足。下成遂引燮浮江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
燮。後遇赦得還。

順治乙亥江陵間時疫盛甚轉相傳染有一家數口俱斃者病者親戚不敢過問有熊禮者娶錢氏爲媳寧母家聞翁姑得疾欲趨視父母力止之婦曰娶婦本爲翁姑生死之際視爲路人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父母一顧也比至家其翁姑忽見鬼語曰諸神皆衛孝婦歸矣吾等宜急避疾遂愈而合門俱泰矣

紀文達公曰李村有農家婦每早晚出盥輒見女子隨左右問同行者則不見意大恐怖後乃漸隨至家知爲冤對因遙問之女子曰汝前生與我皆貴家妾汝妒我寵以姦盜誣我致幽死今來取償詎汝今生事姑孝恒爲善神所護我不能近故日日相隨揆度事勢萬萬無可相報理汝儻作道場度我我得轉輪卽亦解冤矣婦辭以貧女子曰汝貧非虛語能發念誦佛號萬聲亦可度我問此安得能度鬼曰常人誦佛號佛不聞也特念念如對佛自攝此心而已若忠臣孝子誠感神明一誦佛號則聲聞三界故其力與經懺等汝是孝婦知必應也婦如所說發念持誦每誦一聲則見女子一拜至滿萬聲女子不見矣此事故老時說之知篤志事親勝信心禮佛紀文達公曰褚寺農家有婦姑同寢者夜雨牆圯泥土簌簌下婦聞聲急起以背負

牆而疾呼姑醒姑匍匐墮炕下婦竟壓焉其屍正當姑臥處是真孝婦以微賤無人聞於官相傳婦死之後姑哭之慟一日鄰人告其姑曰夜夢汝婦冠帔來曰傳語我姑無哭我我以代死之故今已爲神矣鄉之父老皆曰吾夜所夢亦如是余謂忠孝節義歿必爲神天道昭昭歷有證驗此事可以信其有也

紀文達公曰乾隆庚子京師楊梅竹斜街火所燬殆百楹有破屋巋然獨存四面頽垣齊如界畫乃寡媳守病姑不去也此所謂孝悌之至通於神明

紀文達公曰從兄旭升言有丐婦甚孝其姑嘗飢踣於路而手一盂飯不肯釋之曰姑未食也自云初亦僅隨姑乞食聽指揮而已一日同棲古廟夜聞殿上厲聲曰爾何不避孝婦使受陰氣發寒熱一人稱手捧急檄倉卒未及睹又聞叱責曰忠臣孝子頂上神光照數尺爾豈盲耶俄聞鞭箠呼號聲久之乃寂次日至村中果聞一婦饑田爲旋風所撲患頭痛問其行事果以孝稱自是感動事姑恆恐不至云

紀文達公曰先太夫人乳媪廖氏言滄州馬落坡有婦以賣麪爲業得餘麪以養姑貧不能畜驢恒自轉磨夜夜徹四鼓姑歿後上墓歸遇二少女於路迎而笑曰同住

二十餘年頗相識。否婦錯愕。不知所對。二女曰。嫂勿訝我姊妹。皆狐也。感嫂孝心。每夜助嫂轉磨。不意爲上帝所嘉。緣是功行得證正果。今嫂養姑事畢。我姊妹亦登仙去矣。敬來道別。並謝提攜也。言訖。其去如風轉瞬。已不見婦歸。再轉其磨。則力幾不勝。非宿昔之旋運自如矣。

常州方瑞玉妻胡氏。家貧。年二十三。夫死。有富人欲娶之。氏曰。我願做節孝。餓鬼不願做。失節富人聞者。慚退。時翁姑皆死。太姑尙在。氏紡紗織布。雖嚴寒。凍裂十指。流血。勿顧也。往往忍凍餓。而織機聲達旦。己與子常食糟糠。奉太姑。必具酒肉。嘗謂我代丈夫盡心孝。養卽所以報我丈夫也。後其子讀書成名。循例建坊旌表。乾隆五十一年左右。隣皆失火。方宅獨全。咸謂節孝之報云。

明夏誠明妻王氏。無錫開化鄉農家婦也。家貧。事舅姑極孝。值年荒。夫出外。氏日夜紡織。備粥飯菜餚。以奉翁姑。而自己常吃糟糠野菜。其姑偶入厨。下見氏方背人。自咬糠餅爲之淚。下同里貢生某。每過氏門。必於門外三揖曰。吾輩不及也。後年八十餘。無疾坐化。異香滿室。

紀文達公曰四川毛公振任河間同知時言其鄉人有薄暮山行者避雨入一廢祠已先有一人坐簷下諦視乃其亡叔也驚駭欲避其叔急止曰因有事告汝故此相待不禍汝汝勿怖也我歿之後汝叔母失汝祖母歡恒非理見箠撻汝叔母雖順受不辭然心懷怨毒於無人處竊詛詈吾在陰曹爲伍伯見土神牒報者數矣憑汝寄語戒其悛改如不知悔不免魂墮泥犁也語訖而滅鄉人歸告其叔母雖堅諱無有悚然變色如不容知鬼語非誣矣

紀文達公曰族姪竹汀言文安有傭工古北口外者久無音問其父母值歲荒亦就食口外且覓子亦久無音問後乃有人見之泰山下言昔至密雲東北日已暮風雲併作遙見山谷有燈光漫往投止至則土屋數楹圍以秫籬有老嫗應門問其里貫入以告又遣問年歲姓名併問曾有子出口否子何名年幾何歲具以實對忽有女子整衣出延入上座拜而侍立促老嫗督婢治酒餚意甚親昵莫測其由起而固詰則失聲伏地曰兒不敢欺翁姑兒狐女也嘗與翁姑之子爲夫婦本出相悅無相媚意不虞其愛戀過度竟以瘵亡心恒愧悔故誓不別適依其墓以居今無意與翁姑

遇幸勿他往。兒尙能養翁。姑初甚駭怖。既而見其意真切。相持涕泣。狐女奉事無不。至轉勝於有子。如是六七年。狐女忽遣老嫗市一棺。且具鍤。畚怪問其故。欣然曰。翁姑宜賀兒。兒奉事翁姑。自追念逝者。聊盡寸心耳。不期感動土神。聞於嶽帝。嶽帝憫之。許不待丹成。解形證果。今以遺脫合窆。表同穴意也。引至側室。果一黑狐臥榻上。毛光如漆。舉之輕如葉。扣之乃作金石聲。信其真仙矣。葬事畢。又啟曰。今隸碧霞元君。爲女官。當往泰山請共往。故相偕至此。儼屋與土人雜居。狐女惟不使人見形。其供養仍如初也。後不知其所終。天上無不忠不孝之神。仙斯言諒哉。○竹汀又言有夜宿城隍廟廊者。聞殿中鬼語曰。奉牒拘某婦。某婦戀其病姑。不肯死。念念固結。神不離舍。不能攝取。奈何。城隍曰。愚忠愚孝。多不計成敗。與命數爭。徒自苦者。固不少。精誠之至。鬼神所不能奪者。挽回一二間。亦有之。與強魂抗拒其事。迥殊。此宜申嶽帝。取進止。毋遽以厲鬼往也。語訖。遂寂。足知人定勝天。確有是理矣。

相夫教子 附慈前子

鉦按禮云無違夫子春秋傳云妻柔而正于坤順之中寓婉諫之義石碯云

臣聞愛子教以義。方魯論云。愛之能勿勞乎。則姑息溺愛者。非也。服制繼母。如母。嫡母亦如母。所生與非所生。自當一視同仁。紀文達爲王執信之繼母。作傳稱母。生一子曰執。蒲庶出一子曰執。璧平時飲食衣服。三子無所異。有過責罰。三子亦無所異。千古賢母。心理數語盡之矣。

嬰兒有七約。一撒嬌多啼。二專食市物。三動輒罵人。四廣戴金珠。五崛強不順。六爭占飲食。七捉害蟲。鳥子弟有十戒。一逐淫朋。隊伍二好鮮食美衣。三馳馬試劍。鬪雞走狗。四濫飲狂歌。五早眠晏起。六倚父兄勢。輕動相罵。七喜行尖薄事。八近溺婦婢。九倨傲輕浮。不循禮讓。十看閒書多綺言。習市語。凡此數條。皆訓子之藥石也。

袁氏世範云。教子須令其有常業。貧而有常業。可不至於饑寒。富而有常業。可不至於爲非。

景行錄云。以忠孝遺子孫者。昌。以智術遺子孫者。亡。

格言云。人養兒孫。出一個喪元氣的。貴官不如出一個積陰德的。平民一經錄云。養子弟如芝蘭。既積善以培之。又積學以潤之。自然秀發。

西國立志編曰。兒童少時。恒以父母為模範。故父母之舉動言笑。不可不慎。昔賢云。我之子。即將來之我也。苟其所樹之模範為善良。則子雖年長之後。偶有乖行。而當
中夜夢醒時。念及父母平生。必有怵然感悔。而頓消其惡念者。

公民鑑曰。美國之成立。紐英倫人之家庭。深有力焉。當日之家庭。外表樸野。至其內
容。則忠誠敬愛。無一不備。其家人行事。無不協力同心。故吾美國得藉其力以成立。
也。青年子弟。受家庭教育者。必廉勤而信實。堪為他人模範。而社會賴以支撐。於不
敝且更相習成風。而藉以維持其最巨之事業。

沈澤之年二十五。即廢學謀利。妻石氏。最賢。力諫不聽。乃苦告翁姑。曰。新婦姊妹。皆
嫁士人。今沈郎不肯讀書。令新婦歸寧。羞見親戚。願自備束脯。乞為擇師。勉令就學。
不敢望其亨達。但不辱門下足矣。翁姑從之。後澤之竟顯貴。

孟母音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為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
戲為賈人術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
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年。而歸。母方織。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

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以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事汝主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齒亂國殺王欲爲我誅之者右袒市人從者四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雋不疑爲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由是不疑爲吏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己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穀饌逵聞之歎曰非此母不生此子陶侃爲縣吏嘗監魚梁以饜音乍藏魚遺母母封饜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後以軍功封侯爲江夏太守侃備

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累遷征西大將軍荊州刺史蘇峻作逆侃爲盟主討平之封長沙郡公都督八州軍事年七十六薨諡曰桓侃性聰明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鞭朴曰撻蒲者牧猪奴戲耳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倍之若非理得之則切勵訶辱還其所償在職四十一載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數千里中道不拾遺郢楚間刊石畫像以祀之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教公書字嘗謂曰汝父嘗夜治官書屢廢而歎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吳賀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後聽之一日賀言人長短謝聞之怒答賀一百或曰臧否士之常而答之若是謝曰愛其女者當求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恐懼自是謹默蘆橋靜語曰現在之福積之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潤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

美國大總統林肯氏幼而貧寒其父爲人傭工母則司澣濯之役顧其母有賢德嘗呼而誨之曰凡人之價值不在多財而在有真精神苟植身社會而心地欠光明磊落落斯其人一錢不值雖富亦無足取惟其端謹正直勤業勵學縱貧無寸縷亦爲世界最高尚名貴之人林肯我不望汝得千頃之沃壤而望汝得高遠之志氣林肯秉

此母訓時時迴旋於胸中爾時年僅八九齡耳顧能不違母志卒爲世界之大偉人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初名十三歲相攜扶櫬以歸法攜珠入關者死繼
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匭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嘻死矣
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
也繼母亦以初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
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不與也相與涕
泣哽咽送葬者盡哭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
也俱遣之後乃知其男也

李穆姜安衆令程文鉅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
姜衣食撫字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爲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
子不孝寧忍棄乎長子興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興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
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慙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己之罪乞就
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令自新皆爲孝子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鬪死於道，二子立其傍，吏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妾曰：『善視之。』妾既諾矣，豈可以忘？且殺兄活弟，是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皆赦之，尊其母曰：『義母。』」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恤之。

歐公池嫡母所生，二兄皆庶，出其父析產，欲加厚嫡子。池妻馮氏請於翁曰：「嫡庶之子爲父母，服有異否？」曰：「無異。」馮曰：「服無異，產其可異乎？」翁大悅，遂均分之。池後簪纓不絕。

紀文達公曰：「有故家子，推其命大貴，相者亦云大貴。然垂老，官僅至六品，一日扶杖問仕路，崎嶇之故。」仙判曰：「日者不謬，相者亦不謬。以太夫人偏愛之故，削減官祿。至此耳，拜問偏愛，誠不免。然何至削減官祿？」仙又判曰：「禮云：繼母如母，則視前妻之子。」

當如子庶子爲嫡母服三年則視庶子亦當如子而人情險惡自設町畦所生與非所生釐然如水火不相入私心一起機械萬端小而飲食起居大而貨財田宅無一不所生居於厚非所生居於薄斯已干造物之忌矣甚或離間讒構密運陰謀詭譎巖陵罔循禮法使罹毒者吞聲旁觀者切齒猶嗷嗷稱所生者之受抑鬼神怒視祖考怨恫不禍譴其子何以見天道之公哉且人之受享祇有此數此贏彼縮理之自然既於家庭之內強有所增自於仕宦之途陰有所減子獲利於兄弟多矣物不兩大亦何憾於坎珂乎其人悚然而退

宜其家人

銓按女子在家則敬兄嫂愛弟妹于歸後則睦妯娌慈甥侄而尤以調和兄弟爲先語云兄弟一釜羹婦人是鹽梅通有無同休戚勞役則爭趨財利則退讓宜室家在此博親驩亦在此矣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詔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爲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人謂我何

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我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季曰
詡栩之子樵標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鬪牆操刃少
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
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卽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
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餽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
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答之
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少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
無惜意歲餘四嫂自謂曰五嬖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
睦終身無怨語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道遂饒一日語夫曰子
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橐中餘資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且日盡散簪珥不遺
木叔旣仕又曰弟妹尙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

郡稱爲賢婦

鄒嫫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兄娶妻荆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嫫私以己食繼之母苦役荆嫫必與俱荆有過誤嫫不令荆知先引爲己罪母每朴荆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姑如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蹙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嫫嫫曰願爲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嫫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嫫曰吾臥於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荆悲悔不食嫫不哭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嫫嘗病嫂爲素食三年嫫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遺一女閨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閨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閨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愧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

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鄰人。卒以富貴家先閨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妝匱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閨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沒閨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淚下。紀文達公曰。曾伯祖光祿公康熙初官鎮番守備。云有李太學妻恒虐其妾。怒輒褫下衣鞭之。殆無虛日。里有老嫗能入冥。所謂走無常者是也。規其妻曰。娘子與是妾有夙冤。然應償二百鞭耳。今妒心熾盛。鞭之殆過十餘倍。又負彼債矣。且良婦受刑。雖官法不褫衣。娘子必使裸露。以示辱事。太快意。則干鬼神之忌。娘子與我厚。竊見冥籍不敢不相聞。妻哂曰。死媪謾語。欲我禳解取錢耶。會經略莫落搆王輔臣之變。亂黨風起。李歿於兵。妾爲副將韓公所得。喜其明慧。寵專房。韓公無正室。家政遂操於妾。妻爲賊所掠。賊破被俘。分賞將士。怡歸韓公。妾蓄以爲婢。使跪於堂而語之曰。爾能受我指揮。每日晨起先跪粧台前。自褫下衣伏地。受五鞭。然後供役。則貸爾命。否則爾爲賊黨。妻殺之無禁。當寸寸斃爾。飼犬豕。妻憚死。矢志叩首願遵教。然妾不欲其遽死。鞭不甚毒。俾知痛楚而已。年餘乃以他疾死。計其鞭數。適相當此婦真頑。

鈍無恥哉亦鬼神所忌陰奪其魄也

大節不渝

鈺按周易云婦人之義從一而終則名節尙已國風美共姜之義春秋褒紀叔姬之貞無論爲貞女烈女爲節婦烈婦靡不操勵冰霜光爭日月英女皇維多利亞尊爲元首從一而終終身素服大節凜然爲全球欽仰安在西人之菲薄名節哉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尙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卽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失明聞手滌溷穢時漱口上堂舐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鄰婦相與愍之謂曰夫亡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

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整。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中。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爲誰。而可入也。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爲蚊嘍而死。筋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爲露筋廟。

梁氏臨川人。歸王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矣。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戶欲納梁氏。梁給曰。同行而事。兩夫情禮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戶從之。夫去。計不可追矣。卽拒搏。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

譚烈婦趙氏。吉州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藏鄉校中。爲悍兵所執。殺其舅姑。又執趙。欲污之。不從。恐之以刃。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入甑。宛然婦人抱。

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灰其狀益顯

奉天寶氏有二女少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羣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歎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寡陋願相從贖父兄命不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歎而去

紀文達公曰顧非熊再生事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見孫光憲北夢瑣言當非誣造近沈雲椒少宰撰其母陸太夫人誌稱太夫人于歸甫匝歲贈公卽卒遺腹生子恒週三歲亦殤太夫人哭之慟曰吾之爲未亡人也以有汝在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而絕也於其歛以朱誌其臂祝曰天不絕吾家若再生以此爲驗時雍正己酉十二月也是月族人有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撫之以爲後

卽少宰也。余官禮部尙書時，與少宰同事。少宰爲余口述，尤詳。蓋釋氏書中誕妄者，原有其徒。張皇罪福，誘人施捨，詐僞者尤多。惟輪回之說，則鑿然有證。司命者，每因一人一事，偶示端倪。彰神道之教，少宰此事，卽借轉生之驗，以昭苦節之感者也。儒者盛言無鬼，又烏乎知之。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乃以堊土塗面，鬚頭散足，負姑攜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終身清白。紀文達公曰：顧員外德懋，自言爲東岳冥官，余弗深信也。然其言則有理。曩在裘文達公家，嘗謂余曰：冥司重貞婦，而亦有差等。或以女兒之愛，或以田宅之豐，有所繫念而弗去者，下也不免情慾之萌，而能以禮義自克者，次也。心如枯井，波瀾不生，富貴亦不睹，饑寒亦不知，利害亦不計者，斯爲上矣。如是千百，不得一得一則，鬼神爲敬起。一日，喧傳節婦至，冥王改容皆振衣，好迓見一老婦，儼然來，其行步步漸高，如躡階級。比到，竟從殿脊上過。冥王撫然曰：此已升天，不在吾鬼錄中矣。又曰：賢臣亦三等，畏法度者爲下，愛名節者爲次，乃心王室，但知國計民生，不知禍福毀譽者爲

上又曰冥司惡躁競謂種種惡業從此而生故多困躓之使得不償失人心愈巧則鬼神之機亦愈巧

紀文達公曰廖姥青縣人母家姓朱爲先太夫人乳母年未三十而寡誓不再適依先太夫人終其身歿時年九十有六性嚴正遇所當言必侃侃與先太夫人爭先姚安公亦不以常媪遇之余及弟妹皆隨之眠食饑飽寒暑無一不體察周至然稍不循禮卽遭呵禁約束僕婢尤不少假借故僕婢莫不陰憾之顧司筦鑰理庖厨不能得其毫髮私亦竟無如何也嘗攜一童子自親申家通問歸已薄暮矣風雨驟至趨避於廢圃破屋中雨入夜未止遙聞牆外人語曰我方投汝屋避雨汝何以冒雨坐樹下又聞樹下人應曰汝毋多言廖家節婦在屋內遂寂然後童子偶述其事諸僕婢皆曰人不近情鬼亦惡而避之也嗟乎鬼果惡而避之哉

紀文達公曰董秋原言昔爲鉅野學官時有門役典守節孝祠卽攜家居祠側一日秋祀門役夜起洒掃其妻猶寢夢中見婦女數十輩聯袂入祠心知神降亦不恐怖忽見所識二貧媪亦在其中再三審視真不謬怪問其未邀旌表何亦同來一媪答

曰人世旌表豈能徧及窮鄉茆屋湮沒不彰者在在有之鬼神愍其荼苦雖祠不設位亦招之來饗或藏瑕匿垢冒濫馨香雖位設祠中反不容入故我二人得至此也此事頗創聞然揆以神理似當如是又獻縣禮房吏魏某臨終喃喃自語曰吾處間曹自謂未嘗作惡業不虞貧婦請旌索其常例冥謫如是其重也二事足相發明信忠孝節義感天地動鬼神矣

明常州儲生妻范氏性賢孝夫死家貧姑年老孤子方一歲范氏日夜紡績上事下撫有武舉人家大富妻新死慕范氏姿色囑媒王大苦勸願以千金爲聘范氏堅守不肯曰上有老姑下有骨肉烈女不更二夫不願富貴也王大聳舉人率衆強搶范氏卽剪髮劃面舉人忽得暴疾死王大頓時跌死若有鬼擊者范氏養姑天年孤子成進士

恭儉仁恕

鈺按內則云擇諸母之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信斯言也可謂巾幗完人矣恭以持己儉以成家仁恕以逮下關雎樛木之所稱何

以遠過。至如陶歐諸母。德溥蒼黎。歐美女子亦多。胞與爲懷。提倡公益。仁恕之爲用大矣哉。

班婕妤者。漢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彪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時爲小使。俄而大幸。帝嘗遊後宮。欲與同輦。婕妤曰。妾觀古聖帝明王。皆有賢臣正士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有女嬖在側。妾不敢恃愛。以累聖明。其後趙飛燕姊妹。妒寵爭進。譖班婕妤。怨望祝詛。帝考問對曰。妾聞修正尙未獲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帝然之。婕妤自知難容。乃求供事。太后於長信宮。

楊文節公萬里。其夫人從子長孺。守吳興年八十餘矣。猶親紡績。平生首飾。止用銀衣。止絹。四子三女。悉自乳。有勸以僱乳母者。曰。饑人子以哺吾子。不忍也。故誠齋父子。雖極貴家。惟素椽土階三世。毫無增飾云。

楚孫叔敖少時。出見兩頭蛇。而殺之。曰。無留以毒後人也。還家泣而告母。曰。人言見兩頭蛇者必死。兒恐不得事母矣。母曰。蛇安在。答曰。恐他人又見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無憂也。吾聞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汝將死而有救人之心。陰德莫大乎是矣。後

卒爲楚相。

楊誠齋夫人年七十餘。每冬月中。天微明。卽起。親煮粥。食遍給奴婢。方令作事。子東山先生曰。何自苦如此。夫人曰。奴婢亦人子也。清晨寒冷。須令其腹中有火氣。乃堪服役耳。善哉。仁人之言。不止貴而能勤已也。

建州章太傅夫人練氏。最賢。太傅嘗出兵。有二將後期。當斬夫人。力諫不聽。密令逃去。遂奔南唐。爲將。後二將攻建州。太傅已死。城破。日二將遣人密以金帛送夫人。且以白旗授之。曰。將令屠城。請插此於門。士卒可不犯也。夫人返旗及金帛。曰。妾實當死。建民何罪。非盡赦妾不獨生。二將聽之一城皆免。十三子貴者。八人後嗣。簪纓甲一省。

顏澣甫中丞。初知山東。平度州廉明。慈惠有古循吏風。其太夫人就養於署。每以仁愛訓其子。乾隆某年五月。中丞以事晉省。州境忽發大水。漂沒廬舍。無算。鄉民逃竄入城者數萬口。而水愈漲。盛城不沒者三版。鄉民無所得食。號哭之聲。震動天地。官吏束手。無可爲計。太夫人聞之。遽令發常平倉穀以賑。餓者幕中友不可曰。是須申

請待報後行。太夫人聞之，怫然曰：「常平穀本以備緩急，今數萬人嗷嗷待哺，若必待報而行，不皆成餓殍乎？吾家頗殷實，若上司以擅動見責，傾產尙足以償立命。請教佐各官至親出告之，各官咸吐舌不敢語。」太夫人怒曰：「公等無憂拖累，果有事當令吾兒獨任之。」公等但爲老身稽查監放可耳，衆不得已遵命以行。一時歡聲雷動，咸慶復生。城中紳富感太夫人之德亦多出穀以助官之不及。七日水始退，穀已盡罄。中丞於省中得報，急馳歸入署，幕友輩以發粟事告中丞，笑曰：「吾母所辦極當，速爲我具稿據實通稟，我卽專人回籍變產以便賠補，諸君無患也。」及稟上，撫藩大駭，遂以擅動倉穀飛章劾奏。純皇帝覽而嘉之，硃批汝爲封疆大吏，有如此賢母良吏，不保舉而反參劾耶？復降旨以所動倉穀準作正項開銷，無庸賠補。中丞旣感上恩，益刻厲爲善。及上東巡，中丞時已調濟南府，召見時猶細詢前事，特賜太夫人扁額以寵異之。後中丞屢蒙擢官，至黔撫，子檢至直督，孫伯燾至閩督，姪孫以煥現任東總河，皆太夫人積善所致也。

英女士西造姆者，以獎勵少女之殖民爲事，後赴印度建婦人職業學校以教軍人。

之。女。千。八。百。三。十。八。年。與。其。夫。同。赴。濠。洲。夫。人。嘗。自。述。其。事。曰。余。見。多。數。女。子。皆。無。職。業。而。其。人。自。本。國。來。者。日。有。所。增。是。勢。必。入。醜。穢。之。渦。中。也。余。欲。爲。之。謀。職。業。不。屈。不。撓。卒。達。余。志。後。政。府。許。余。於。移。民。舍。內。與。女。子。同。起。居。始。能。躬。與。女。子。接。而。直。接。感。化。之。組。織。一。會。以。謀。職。業。歸。國。時。則。千。人。以。上。之。女。子。均。得。職。業。余。之。行。爲。已。而。非。爲。人。政。府。之。恩。金。補。助。非。所。願。也。

英。國。貴。女。瓦。得。孫。一。日。爲。收。集。博。物。標。本。故。游。行。海。岸。遙。見。海。中。洲。上。一。人。影。固。未。知。其。爲。誰。也。然。知。其。危。急。欲。救。之。時。海。濤。益。猛。若。無。可。救。者。瓦。氏。大。驚。以。重。賞。求。舟。人。救。之。躊。躇。始。往。卒。至。洲。上。時。其。人。已。力。竭。矣。得。舟。人。乃。歸。既。相。見。則。大。驚。蓋。卽。其。夫。威。廉。瓦。得。遜。也。

美。女。士。梨。痕。自。立。高。等。小。學。校。嘗。誨。生。徒。宜。早。起。曰。諸。君。將。求。於。學。業。有。得。故。納。金。費。時。而。來。學。於。此。然。納。金。有。限。究。不。若。所。費。時。間。之。尤。爲。珍。貴。也。故。求。學。貴。惜。時。惜。時。之。道。貴。能。早。起。吾。人。每。日。作。事。各。有。定。時。假。令。遲。起。三。十。分。鐘。此。三。十。分。之。遲。誤。必。影。響。及。於。全。日。一。日。擬。爲。之。事。皆。將。遞。推。而。下。而。時。間。不。足。事。必。有。廢。弛。者。矣。古。

之聖賢無不夙興者吾曹所宜取法也

英國女士來廷革兒見孤兒與貧人輒憐而助之無告之人有疾病無論遠近必前往慰問盡力所及以看護之來廷革兒居近礦山聞礦夫有負傷者必往慰問受者無不感之甚至泣下以爲醫者及看護人無此懇切也後入看護學校及著名之病院爲實地之研究迨歸本國爲救濟院與看護婦學校之監督是時有克里米亞之戰爭先是俄國興兵伐土耳其英法兩國聯合以救土時當盛夏霍亂病流行英法軍中病兵傷兵不計其數遠隔本國醫士看護婦甚缺乏從軍兵士委頓異常來廷革兒聞之率同志婦女三十四人渡海趨戰地盡力看護久之以積勞致病羣促其歸來廷革兒不許病愈仍盡其職不少懈戰罷英法聯軍奏勝凱旋英女皇維多利亞特召見賞其功其後組織赤十字會文明諸國入會者頗多

英國加本達女士者終身以救護貧民爲事先設感化院於伯里斯德躬自理之親往至慘之貧民窟攜多數之子女以出教養之常論貧民救助之法政府感其誠探其計設感化院及職業學校今則自陸海軍人迄實業家無不頌女士之功可謂榮

矣。老猶不倦。年六十猶欲擴其教育事業於東洋。凡四往印度。其最後在千八百七十六年時已七十矣。世謂爲萬家生佛。誠有然哉。

琦基斯女士。美人也。生於十九世紀之初時。則監獄醫院等制度。多未完備。女士患窮苦者之無告也。隻身獨行。躬冒危險。遊說各埠。前後數十年間。凡監獄醫院與夫盲啞瘋人。養老孤兒等院。經女士遊說。因以改良者。不可勝數。女士既老。或贈以家屋一區。勸之小住。以娛暮年。女士辭曰。余年雖老。心力未衰。彼顛連無告之人。孰不當加以援手。吾存一日。卽盡吾一日之心。至於萍梗之身。朝船暮車。櫛風沐雨。安用家爲。卒峻却之。自是女士終其身。居無一椽。行無常舍。然歐美諸國中。沐女士之惠而構成安樂之家庭者。所在多有。後人欽其懿行。至今猶稱道勿衰云。

少女伯塞耳。生於濠洲之西部。時柏司港附近。有汽船觸礁而沉。以小艇滿載婦女。迎岸爲浪所覆。人皆扶艇而求救。伯塞耳方策馬於海邊。見之奮然。越懸崖而下。入海。經二回大浪所捲。幾不免。卒達其舟。先運婦人小兒於岸。凡四時間。救五十人。而海水自上徹下。濡其身矣。歸家呼人。攜食品至海岸。難者悉被救。

溫斯島一日暴風忽起。漁舟一一冒風歸港。見海邊一漁舟爲浪所覆。水夫均浮沉於浪中。有少女彼里者欲救之。人悉以爲危。然少女與其義妹及其父竟漕舟以往。時舟中二人已爲浪所捲。餘二人猶在奮力之後。始近其船。一人將爲浪所捲。幸其父攫其髮。乃能免。五人悉無恙。歸嗚呼。世上無名之英雄。可勝道哉。

俞格斯登燈臺者。在英蘇海峽之間。看守此燈臺爲老夫婦及其少女。時爲千八百三十八年之秋夜。一汽船汽罐受損。與巖石相衝。破其軸。裂爲二。船客九人聚於船頭。呼救。餘人悉入海矣。其聲入少女之耳。女卽求其父。下小艇救之。父從之。其腕力若有神助。遂漕出激浪之間。卒收容九人而歸。老婦又爲之看護。三日後浪靜。乃歸播其事於衆。國人大感動。爭贈以物。或作畫。或作歌。以頌之。

鄞人楊自懲。初爲縣吏。家甚貧。遇囚乏糧。常多方濟之。一日有囚自杭來。數日不食。楊將給之。而家適缺米。與其婦商之。婦曰。囚自遠來。沿途忍饑。菜色可憐。因撤己米煮粥食。囚後生子。守陳守址。爲南北吏部侍郎。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卷五終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卷六 修省之鑒

戒損人利己

鈺按文王之治岐也。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想見邛治之隆。楊椒山先生云。寧吃人虧。勿使人吃我之虧。信斯言也。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尙何叢謗府怨之有。

范文正公卜居錢園。有術士謂其地當踵出公卿。公曰。我家獨貴。孰若吳中多士。教育於此。皆得紆佩金紫乎。遂奏捐其地爲學宮。○陳定求曰。此文正憂樂同民之念也。今人貪圖風水。且有奪人之地以爲利者。豈若文正之舍己從人乎。

丁清惠公。多厚德。嘗買田三百畝。內有荒墳數畝。家人請退。公曰。我得二百九十畝。利代賠十畝糧米。甚易。彼已棄產。又累賠糧。吾心何忍。竟不與計。又買一房屋。原主竊去裝修。公曰。吾正欲易以新者。更不之問。嘗謂人生置產。占不得一分便宜。況棄

產得產苦樂大不相同。須曲體之。三年後有求加者。必應其請。貽書某公云。產業貽子孫。須得之分明。方得垂之久遠。若以產業爲冤業。智者當必不然。人以爲名言。明浙江王信。中性仁厚。每教人學吃虧。常說道。越吃虧。越發財。越僭兇。越要窮。若想發財。先學吃虧。不肯吃虧。必不發財。遇人有罵我打我者。必拱手謝罪。曰。我差。我不是人。皆笑爲耽差。老客人後得藏銀子孫。世代富厚。

嘉興屠應垓。康僖公子也。其子孟元。有鄰人欠其債。請以屋基及墳旁地立契准還。孟元曰。爾欲賣吾當。酬價前債。不必抵也。鄰感甚。以實告。曰。房與墳原價止若干。因此准債。故倍寫於契。蒙公厚德。只照原價足矣。餘不敢領。孟元竟照契與之。後公父歸。鄰人來謁。談次因謝公子厚德。公聞大驚。連呼孟元取前契還之。且爲增築墳墓。曰。世世子孫毋相犯也。屠氏子孫貴顯不絕。

英國職分論曰。伯納拉技師者。從軍於黑遜之役。其記事一節曰。目擊兵燹之苦。荒廢之田園。掠奪之村落。使人氣短。而於此見德國一老農發揮其崇高品性之光。真有令人神喜而魂愉者矣。一騎兵士官受徵發糧食之命。至一農家叩其門。則有一

白髮之老翁。在士官曰。導余以割麥。老者唯唯。引至一谷。約半時。許四望。皆大麥也。士官曰。足矣。老者曰。姑待之。更有善於此者。復前行。至一處。乃令兵士割麥。負之以馬。而歸。士官臨行曰。近處獨非同是麥乎。何導余以遠也。老農對曰。誠然。誠然。顧是皆非余所有者。則奈何。寧損己。不肯損人賢哉。此老

紀文達公曰。新城王符九言。其友人某。選貴州一令。貸於西商。抑勒剝削。機械百出。某迫於程限。委曲遷就。而西商枝節益多。爭論至夜分。始茹痛書券。計券上百金。實得不及三十金耳。西商去後。持金貯篋。方獨坐太息。忽聞簷上人語曰。世間無此不平事。公太柔懦。使人憤填胸臆。吾本意來盜。公今且一懲西商。爲天下窮官吐氣也。某悸不敢答。俄屋角窸窣有聲。已越垣徑去。次日聞西商被盜。併篋中新舊借券。皆席捲去矣。此盜殊多。俠氣然亦西商所爲太甚。干造物之忌。故鬼神巧使相值也。

戒邪淫

鈺按戴記云。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魯論云。放鄭聲。孟子云。惡鄭聲。則柔濮淫靡之風。固聖人所深絕也。泰西男女。胥重德育。以禮自持。心理純潔。高尚

不肯畧涉苟且稍有苟且通國不齒至淫書淫畫淫戲各國皆懸厲禁爲其敗俗傷風之故少年當戒之在色無古今中外一也

半樓程氏曰諸罪惡中淫罪爲最蓋淫念一萌種種善願由此消種種惡孽由茲起所以淫爲萬惡首也殺人者戕其後天淫人者戕其先天故淫人者殺其三世昔人有言姦人妻妾者得子孫淫佚報姦入室女者得絕嗣報試觀好淫之家不報於妻妾卽報於女媳惟能惕然思曰淫人妻女妻女亦被人淫若何視人之妻如己妻之惡人犯視人之女如己女之惡人汚此爲最上要其得力則在平日父兄師友訓迪漸染之功歷觀古之賢達片刻操持而享貴壽福子孫較之他途積德累仁者遂事半功倍謝上蔡云天道禍淫不加悔罪之人斯言信矣普望自覺之餘更思覺世或廣座危言或密室苦口豈非所謂愛人以德自求多福者哉

西國立志編曰稗官小說爲破壞教養博人嘲笑之書今世撰著此書之人以欲投時所好往往不嫌俚俗不避浪謔破人倫冒國法而爲之其罪實不容於死陀拏拉斯曰人不可著戲文戲畫而毒痛世人戎斯打林曰稗官小說害遍羣生而其害心

志未堅之青年更甚於疫癘

洗心錄云昔黃魯直好作艷詞法雲長老猶非之至於淫書之流播害甚艷語春宮之圖繪毒甚淫書少男幼女偶一寓目未有不動心失性者嗟乎吾嘗見擅此技之人鮮不斬然無後者以其畫幅流傳不知惑多少子弟壞多少閨門卽絕嗣不足償其罪也亦鮮不妻女淫亂者以其朝見夕聞無非淫狀卽有貞烈之性亦化爲邪也且鮮不早年歿死者以其執筆摹擬淫心搖蕩督任潛開眞精浮散易疾而易殂也夫筆墨之事何技不可擅名而乃爲此吾恐技愈精而孽愈重矣安得藏此物者盡付之祖龍一炬哉

明太倉陸公容少美風姿天順三年遊南京館人有女善吹簫夜奔公寢公給以疾其女退因作詩曰風清月白夜窗虛有女來窺笑讀書欲把琴心通一語十年前已薄相如遲明託故去後官至參政

姚尙書三韭館於懷氏有美女常窺之一日晒鞋於庭女作書潛置鞋內姚得書卽託故辭歸其友知之寄以詩云一點貞心堅匪石春風桃李莫相猜姚不受且爲力

辨其誣後子孫世貴

鄞縣陸世科爲諸生時遠館鄰邑一夕館僮從內取被被內誤裹睡鞋一隻陸得之拋置帳頂久亦忘之後偶歸家主人入館於帳頂得鞋視之乃其妾鞋也大疑陰袖以歸已而陸還館其夜主人逼妾密叩館扉操刀隨其後陸聞叩扉聲問之則主人妾也厲聲叱之主人復令妾再四哀懇不已云開門我自來說陸復厲聲曰果有說明日可與主人同來主人見陸毅然不可犯疑始釋隨應聲曰某在此矣願先生啟門相見既入陸見主人持刀大驚主人曰先生無懼出鞋示之備述所以陸曰幸我無私否則污主人刃矣明日卽固辭而去後歷官大理寺丞

南京某生嘗寓客邸對門某指揮使宅也有女方及笄見生屬意會指揮以公事直宿在外女令婢授意於生訂期是夕相會生懼損德不敢諾同寓友竊聽之乃僞爲生往赴昏夜婢莫辨延入女室相與歡寢倦而熟睡適指揮使歸見門上未鑰心大疑突入女寢見之大怒拔劍俱殺之生後顯貴語人曰使我若輕狂今日已登鬼錄矣

無錫孫繼臯少美風姿館於富室主婦見而悅之一日遣婢送茗杯底覆金約指一雙公佯爲不知仍以付婢其夜主母與婢叩扉而至公閉門不納明日卽託故辭歸萬歷時魁天下

歸安茅鹿門坤少遊學餘姚師事錢應楊錢有婢貌美而慧久屬意坤一夕假呼貓至書室坤曰此處無貓婢笑曰我非覓小貓尋大茅爾坤知其意堅拒之婢泣曰相公不憐我耶我有死而已坤終不顧婢去果慚恨投井家人覺之幸不死遂遣他適坤官至副使子國縉孫兆河俱登顯位

餘姚王公華少館宦家有一妾至館中夜奔華華拒之妾曰此主人意也出一紙示之乃主人親筆上書願借人間種公卽批其後云恐驚天上神妾慙而去明日公卽辭歸後魁天下爲名臣卽陽明先生之父也

紀文達公曰裘超然編修言楊勤愨公年幼時往來鄉塾有綠衫女子時乘牆缺窺之或偶避入亦必回眸一笑若與目成公始終不側視一日拾塊擲公曰如此妍皮乃褻痴骨公拱手對曰鑽穴踰牆實所不解別覓不痴者何如女子忽瞠目直視曰

汝狡黠。如是安能從爾。索命乎。且待來生耳。散髮吐舌而去。自此不復見矣。此足見立心端正。雖冤鬼亦無如何。又足見一代名臣在童子之年。已自樹立如此也。

福建呂青好談人閨閹偷窺婦女。抑塞名場。家亦零落。二子俱歿。青暴卒。見其祖父。怒曰。我等數代積善報在汝身。發達誰料。汝心愛色。汝口造孽。福將折盡。恐汝再犯淫惡。絕嗣哀懇。冥王拘汝。到此一看。便知利害。旁一吏曰。淫惡陰律。倍嚴。試看今日發落。便知少頃。鬼卒帶衆淫犯跪下。冥王一一判斷。受罪。青看畢。驚懼。願得悔過。自新。冥王乃命放還。後刻遊冥錄勸世。遂生二子。

紀文達公曰。臥虎山人降乩於田白巖家。衆焚香拜禱。一狂生獨倚几斜坐。曰。江湖遊士。練熟手法。爲戲耳。豈有神仙。日日聽人呼喚。乩卽書下壇。詩曰。鷓鴣驚秋不住啼。章臺回首柳萋萋。花開有約腸空斷。雲散無蹤夢亦迷。小立偷彈金屈戌。半酣笑勸玉東西。琵琶還是當年否。爲問潯陽賈客妻。狂生大駭。不覺屈膝。蓋其數日前密寄舊妓之作。未經存稿者也。仙又判曰。此牋幸未達。達則又作步非煙矣。此婦旣已從良。卽是窺人閨閣。香山居士偶作寓言。君乃見諸實事耶。大凡風流佳話。多是地

獄根苗。昨見冥官錄籍。故吾得記之。業海洪波。回頭是岸。山人饒舌。實具苦心。先生勿訝多言也。狂生鵠立案旁。殆無人色。後歲餘。卽下世。余所見扶乩者。惟此仙不談休咎。而好規人。過先姚安公。素惡淫祀。惟遇此仙。必長揖云。張某稟異才。好編小說。刊板發賣。自謂筆底雲煙。無傷陰德。一夕夢其父。訶之曰。爾所著諸刻。令閱者目眩神飛。因而敗人行檢者不少。冥司於此等案。降罰最酷。爾本前程遠大。壽數綿長。今緣是折消矣。可惜祖先數世培植。一旦頓喪爾手。尙謂無傷耶。張驚寤大悔。未幾全家溺死。

江南有書賈朱祥者。好刻淫書小說。租賣傳觀。友人皆勸其勿刻。朱笑以爲迂。不數年。目雙瞽。一日火起。生以兩目不見。逃避不及。半身燒爛。哀號痛苦三日而死。死時自悔曰。我刻淫書。淫畫。畫得發小財。害人不。少。應該如此。願天下同業人。早早劈板燒書。勿似我。懊悔不及也。後妻女流入娼家。嗣亦絕。

渤海全如玉。雖係貧人。却孳孳好善。見人作好事。則獎勸鼓舞。始終不倦。又嘗力疾手錄善書。普化世人。一日泛海。被颶風飄至一山。全登其絕頂。遙望海天一色。十分

暢快。忽有一道者。黃袍棕履。古貌長髯。從林中出。謂全曰。世人尚假上帝喜。真爾生。平勸善。事修善。書皆係真心。不求人知。功莫大焉。全謙不敢當。道者又曰。儒者具有聰明。不爲聖賢闡發義理。編造淫詞艷曲。流害天下。萬世此等人。墮地獄中。受無量苦。永無出期。爾試往觀之。知彼之罪。則知爾之功矣。乃攜全。手行雲霧中。須臾見一城。榜曰。鄴都守門軍役。皆奇形異狀。見道者。伏地叩首。又至一大署。侍衛林立。亦震懼。拜伏。堂額曰。森羅之殿。兩柱聯曰。爾旣如斯。任爾奸。任爾詐。任爾作惡。少不得庭前勘問。我誠無奈。盡我法。盡我理。盡我奉公。又伺須堂下哀求。一王者冕旒出迎。尊禮備至。道者曰。淫詞艷曲。最爲人心之害。陰間受罰。陽世不知犯者。如故可令人帶此子。往看明白。傳語世人。倘得回心向道。亦大慈悲也。卽有二役。將全引至一處。見有數人。或受刀砍。或受犁泥。或受碓舂。或受油鑽。每受畢。旋復原形。全問此爲何人。鬼卒曰。此乃作金瓶梅。浪史。肉蒲團。濃情快史。諸書者。全又問罪有盡期否。卒曰。萬劫沈淪。求入蛆蟲道。未可得也。焉有盡期。全亦心懼。欲回。役復引至殿。道者指王。謂全曰。此明季楊忠愍公也。在世忠直。參嚴嵩五姦十罪。上帝深嘉。特授今職。爾回並

爲宣揚庶見上天賞善罰惡毫釐不爽也乃辭王仍攜全手回至原山值風順別道者掛帆而去逢人道其所見諄諄勸勉云

紀文達公曰獻縣捕役樊長與其侶捕一劇盜盜跳免繫其婦於官店其侶擁之調謔婦畏箠楚噤不敢動惟俛首飲泣已緩結矣長突見之怒曰誰無婦女誰能保婦女不遭患難落人手汝敢如是吾此刻卽鳴官其侶懼而止時雍正四年七月十七日戌刻也長女嫁爲農家婦是夜爲盜所劫已褫衣反縛垂欲受污亦爲一盜呵而止實在子刻中間僅僅隔一亥刻耳次日長聞報仰面視天舌橋不能下也

閩人諸葛潤善畫彩色春宮浪遊都下名重價高諸貴人子弟日暱近之家遂富一夕盜突至潤大呼盜砍去其手連揮數刃而絕財帛席捲一空有粵東李孝廉在都得其遺稿歎曰是物流傳害人家男女不少償其值而悉火之李父子俱起家詞館

戒唆訟

鈺按易象云訟則終凶魯論云必也使無訟乎泰西律師選自政府須公正和平聰明長厚方能稱職故食俸較他職爲優理曲者律師必勸阻涉訟理

直者方爲辯護以息訟洗冤爲己任又何以顛倒黑白爲哉

美總統亞丹斯求爲律師嘗書數語以明己志曰余誓於執行法律之時不舞文弄法亦不顛倒公理

聰訓齋曰讓德之本也自古忍與讓足消無窮災悔余署刑部五十日見天下大訟獄多從極小事起君子謹小慎微凡事只從小處了受得小氣則不至受大氣喫得小虧則不至喫大虧和州有一居民養鵝百餘隻一日偶食其鄰稻穀鄰打殺其鵝至五十餘隻民婦見之始怒甚繼乃思曰設與彼成訟所費必多且吾夫今已醉臥倘知之或起毆打尤多不測遂隱忍將死鵝盡醢之次早鄰人忽自暴死其夫醉醒方訝其人無病而卒婦乃以昨晚事告之夫深感曰設汝昨爲我說我醉矣一不耐事不成人命乎又棟塘施張二姓比鄰且姻也施之羊食張之豆遂至爭訟詞內各牽別事久而不決適施之族人有義男病死遂誣張以人命事益大日益久而費益多張有田盡售又將鬻其所居妻子交謫遂自經而施亦窮餓以終由是觀之能忍讓與不能忍讓禍福之所關者鉅矣

韓樂吾名貞粗涉文史以倡道化俗爲任無論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化而善良者以千數縣令某聞而嘉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鍤受米而還其金令問故對曰儂窶人無補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號曰樂吾從祀鄉賢

紀文達公曰李秋厓言一老儒家有狐居其空倉中三四年未嘗爲祟恆與人對語亦頗知書或邀之飲亦肯出但不見其形耳老儒沒後其子亦諸生與狐酬酢如其父狐不甚答久乃漸肆擾生故設帳於家而兼爲人作訟牒凡所批課文皆不遺失凡作訟牒則甫具草輒碎裂或從手中掣其筆凡脩脯所入毫釐不失凡刀筆所得雖扁鎖嚴密輒盜去凡學子出入皆無所見凡訟者至或瓦石擊頭面流血或簷際作人語對衆發其陰謀生苦之延道士劾治登壇召將攝狐至狐侃侃辯曰其父不以異類視我與我交至厚我亦不以異類自外視其父如弟兄今其子自墮家聲作種種惡業不隕身不止我不忍坐視故撓之使改圖所攫金皆埋其父墓中將待其傾覆周其妻子實無他腸不虞鍊師之見謹生死惟命道士蹙然下座三揖而握

其手曰使我亡友有此子吾不能也微獨我不能忍能者千百無一二此舉乃出爾曹乎不別主人太息徑去其子愧不自容誓輟是業竟得考終

紀文達公曰里有崔某者與豪強訟理直而弗能伸也不勝其憤殆欲自戕夜夢其父語曰人可欺神則難欺人間之屈彌甚則地下之伸彌暢今日之縱橫如志者皆十年外業鏡臺前覈棘對簿者也吾爲冥府司茶吏見判司註籍矣汝何恚焉崔自是怨尤都泯更不復一言○有善訟者一日爲人書訟牒將羅織多人端緒繚繞猝不得分明欲靜坐構思乃戒毋通客併妻亦避居別室妻先與鄰子目成家無隙所窺伺歲餘無由一近也至是乃得間焉後每構思妻輒嘈雜以亂之必叱使避出襲爲例鄰子乘間而來亦襲爲例終其身不敗歿後歲餘妻以私孕爲怨家所訐官鞫外遇之由乃具吐實官拊几喟然曰此生刀筆巧矣烏知造物更巧乎

息訟歌云詞訟不可興家業從此廢那有善公差亦無白書吏官斷未可知辱及難遮蔽每聞變產人多爲爭田地嘗見奪家私徒然壞兄弟爲氣結詞訟成訟更受氣貪利打官司幾見訟得利婚姻相成仇空把親戚棄仗義代人爭終久到失義因親

強出頭從此絕交誼。士子誤詩書百工忘技藝。農家撒田疇。商賈拋生意。富者因訟貧。貧者因訟斃。小事不周旋。大事難逃避。弄假遂成真。何趣復何味。一時雖興高。後苦誰來替。我勸世間人。詞訟勿兒戲。若非不共讐。慎勿相牽繫。并勸世間人。解紛第一義。慎勿觀成敗。聽其相鬪氣。又云。唆訟之人最不良。往來暗地使刀鎗。當官硬證傷天理。害衆深謀誇己長。公道難容神鬼恨。幽冥定與子孫殃。曾聞起滅包詞訟。冥間拔舌又剝腸。

戒煙酒及賭

銓按周書列酒誥。小雅列賓筵。此酒戒之最古者。陶士行取酒器蒲博之具。悉投於江。吏將更加鞭朴。曰。擄菹者。牧豬奴戲耳。則兼及戒賭矣。近鴉片之禍。烈於洪水。猛獸大之壞。吏治傷國脈。小之蠱聰明。破財產。其當嚴禁痛戒。又非僅僅酒與賭之比也。

蔡文忠公齊好飲。飲必醉。時太夫人私憂之。一日存道先生過其治所。戒以詩曰。聖君寵重龍頭選。慈母恩深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公大悔悟自

此戒酒非會親友不飲飲不敢至醉卒爲名臣

夏璣吳縣人父嘗夜坐憑窗見一少年醉行父曰誰家郎嗜狂藥若此及逼近叩門乃璣也父置不言後登第赴選父戒以前日狀遂受嚴教終身不飲酒後爲河南道御史焚黃先瑩撫軍親詣瑩前酌酒半卮以慶且曰瑩光矣可飲此九泉之下已樂有榮封少輟戒無傷也璣流涕却之卒不飲

閩士劉乙因醉後與人爭妓既醒大慚乃集古今受酒禍者以自警題曰百悔經遂絕飲終身

李賓之事父極孝雖位三公周旋承順不敢少失公飲酒不多然遇酒邊聯句或對弈則忘倦嘗於夜飲酒歸其父猶坐以待之賓之愧悔自是赴席誓不見燭將日晡必先告歸

休彌爾列爾者英人也自言曾作勞工同輩飲之以酒一飲而盡歸家後偶閱倍根文集字畫如跳躍茫不知其意味因思如此情狀必將陷溺其心而與下流爲伍乃大懼誓不敢再飲夫飲酒之事當少年時爲極惡極毒之誘惑斯格的曰種種惡習

中時也。

之中飲酒一事最妨吾高大之事業不特此也且妨節儉賊禮義損生計故凡少年皆當切戒也

英人馬太索博而德者卜居高克地方高克有禁酒社馬氏卽題名社册而受禁酒之戒焉氏亦日鼓吹禁酒並謂人不應醉酒高克人民深信此言不及百日受禁酒之戒者達二萬五千人氏每到一地人民必羣集以聽演說或誦戒酒之文而尤以在凌墨立克一地爲盛相傳四日內受禁酒之戒者實逾十萬遂使多數村鎮之中酒店爲之停閉而五年之內埃地人民之受戒者已達全數之半種種犯法干紀之事其銳減亦同氏卽渡海入美鼓吹禁酒國會兩院敬其爲人特許在院發言而氏以有病之軀猶肯歷游二十五州經其演說之鎮市計有三百餘處可謂不辭勞瘁矣相傳在馬氏前受禁酒之戒者有七百萬人邇來英美人民沉湎麴蘖輒引以爲大玷馬氏之功爲多

沈康富家子也靈敏能文章康日與燕朋往來非尋花問柳卽擣菹酣飲父責之不改康夢神曰子前程遠大不率嚴訓令老親終日憂鬱上帝已黜子功名矣果潦倒

而終。

蘇城李子香父以盤算起家。遺產三萬金。子香頗通文墨。而溺於煙賭。不到十年。家產一空。妻氣忿死。子香益狼狽爲丐。題詩自悔。有云。一日愁腸轉九回。而今萬悔已難追。江東父老如憐我。譬養家中守犬來。一父執見之。惻然曰。何至此。遂收養之。自此戒絕煙賭。得以善終。

論鴉片之禍 楊鍾鈺著

鴉片禍我中華。烈於洪水。猛獸廿二行省之廣。四百兆人之繁。靡不直接間接。罹無窮之損害。綜其大要。厥有五端。曰傷國脈。耗天產。蠹政治。壞風俗。弱人種。請詳論如左。曷言傷國脈也。印土入口。瞬屆百年。每歲輸出金錢。平均在一萬萬元以上。卽以五十年計算。輸出至五十萬萬元之鉅。安得不公私殫竭。債負纍纍。長此漏卮。其何能國。曷言耗天產也。自各省廣種土藥。估膏腴。不知幾千萬頃。估農工。不知幾千萬人。奪五穀百產之地。力日力遍栽毒卉。馴至薪桂米珠。物產稀少。閭閻困敝。商業蕭條。每遇旱潦。偏災轉溝壑。而成餓殍者。不啻恒河沙數。若不嚴禁私種。何以粒我烝

民曷言蠹政治也。治國所恃者人才。人才所恃者朝氣。夙夜匪懈。教民養民。所謂朝氣也。數十年來。講求新政。徒叢弊藪。實濟毫無。鴉片爲之也。若不嚴私販私吸之禁。何以新庶政而肅官常。曷言壞風俗也。鴉片毒痛海內。鄭陶齋云。約計嗜煙成癮者。當得四千四百萬人。遂使士荒學。商輟業。農棄田疇。廉恥道喪。人心日漓。而傭工小販。鋌而走險。犯法傷生者。更不可殫數。若不如期禁絕。何以振此頹風。曷言弱人種也。鴉片蠱人聰明。耗人精神。破人財產。智者變而爲愚。彊者變而爲孱。勤者變而爲惰。酖毒宴安。俾晝作夜。鳩形鵠面。氣息奄奄。西人自強之道。曰剛。勇曰堅。忍曰勤。敏。吾民事事相反。優勝劣敗。天演淘汰。黃農虞夏之胄。安得不日就淪胥。英國禁煙會。深以流毒中國爲恥。西哲丁義華等均以肅清煙禍。自任己饑己溺大義。激昂竊望我政府內外協力。視此爲濟國救民惟一政策。禁種禁販禁吸。風行雷厲。掃蕩廓清。造福神州。騰譽全球。非獨禹平洪水。周公驅猛獸。不能專美於前。卽較華盛頓之除批政。林肯之釋奴。禁榮譽未遑多讓。更望各省紳商爲身家子孫計。爲愛國愛鄉計。合羣策羣力。以躋斯民于仁壽之域。我國其庶幾乎。

戒賭說十條

一壞心術一入賭場百計打算總是一片貪心那管他人破產心術豈不大壞●二喪品行賭博場中只問錢少錢多那計誰貴誰賤厮役卽是友朋有何體統成何品行●三傷性命贏了乘興而往不分晝夜輸了捨命再來那顧饑寒更或負債難償且拚一死塞責豈不可傷●四玷祖宗破了你的家產轉歎癡兒作孽以致辱門敗戶祖父必含恨九泉●五失家教賭博一事引誘最易父子博兄弟博戲法成何家法白日賭深夜賭牌風且釀淫風可爲寒心●六蕩家產始則揮金似土繼則棄產如遺衣裳典盡止留身田宅鬻完猶負債豈不可歎●七生事變通宵出賭門戶不關盜賊每多乘間甚至男女踰閑禍機所伏不可不慮●八離骨肉典質釵釧妻子吞聲而銜恨變賣田宅父母飲泣而神傷撫心自問其何以安●九犯國法賭博禁例最嚴紳士照例斥黜衙役加倍發落與其事後而悔何如先事而戒●十遭天譴歷看開賭之家每多橫禍總由噬人血肉天道好還彼此同歸於盡更有何益

戒溺女

鉦按康誥云若保赤子孟子云孺子將入於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乃小民生計艱難有溺其所生子女者忍心害理孰甚於此勸以人道警以法律倡育嬰義舉禁婚嫁侈靡庶可挽此頽風乎

宋虞允文知太平舊制民間生子必納丁錢歲額百萬故生子者多溺之於是丁口衰熄邑里蕭條允文委曲設法取蘆荻稅錢補之免納丁錢自是生子皆育出入將相二十年封雍國公

明湖南省鄧錫範五十無子因念鄉間多溺女之風遂發心勸救出一帖名買命帖凡本鄉十里之內有貧家生女力不能留養者許到宅報明每月給錢五百文以半年爲止半年之後如必不能養卽爲代送嬰堂凡來報者以此帖存否爲據一鄉皆感化遇親友喜慶等事皆勸以用此法救活無數三年後卽生二子皆貴顯長子官至侍郎

明施仁年持不殺戒嘗謂近世殺氣莫甚於溺女作勸戒圖傳貼并設法請禁逢人勸化父母壽誕家人欲殺牲請客仁年曰爲父母祈壽先使物不得其壽烏乎可乃

盡以慶壽之費濟貧放生生子三朝娶婦亦然又有病家人信巫言殺牲祀神仁年不許曰人要性命物獨不要性命耶後遇兵亂忽見一道士曳之行其速如風得免於害後見呂祖像恍如道士狀乃悟爲神佑云

沔陽王烜家貧賣卜於市每勸人勿溺所生之女欲溺者強勸留養而給以錢米如其家必不肯養卽抱歸出錢覓乳養之有田數畝已賣盡旋膺顯秩

宋喻仲寬爲順昌縣令性仁恕邑多溺女風公作戒溺子女文召各鄉父老坐廡下親酌酒出所作文以教之使攜歸勸諭鄉里不半年所活千數其子道立登第奉使於閩有小兒數百迎拜多有以喻爲名者又陳毅拜爲諸暨令其俗厚嫁遂多溺女風公勸減嫁資定上中下三等無許過豐其俗遂化後子孫多顯達

改過不吝

鈺按春秋傳云過而能改善莫大焉顏子不貳過仲子喜聞過聖賢不重無過而重改過如日月之食何損於明豪傑之士可以崛然興翻然變矣

昔有兩道士慕長生之術相約入終南山尋仙訪道初進山數日尙有人家再進數

百里則絕無人跡。但聞虎嘯猿啼。兩人心無退轉。捨命前行。攀籐附葛。至一山頭。有老人身如槁木。筋似枯籐。兩睛皆深碧色。席地炊煮。驚曰：爾輩從何處來？兩人叩頭曰：弟子有志大道。未得真傳。今遇神仙。願求指示。老人笑曰：大道人人皆具。歸而求之。自有餘師。爾輩但能勤立。功行則塵市中。亦是神仙窟宅。何用遠涉？兩人又問：欲立功行。何事爲先？老人曰：先須改過。諸惡淨盡。自然萬善圓滿。已往之過。不使再犯。現在之過。痛自禁絕。未來之過。加意而預防之。則造命延年。自我操之。便可出離火坑。直上天堂矣。此地非爾所居。宜速去。兩人再拜而還。克遵老人之訓。後成仙道。許大年家資將近十萬。惟中年無子時。以爲憂年四十三。正室生子。許萬事已足。自悔生平所爲多不當理。遂回頭行善。一切家產。由折準而得者。加倍償還。由計謀而得者。許其取贖濟人利物之事。靡不踴躍樂行。年五十而其子殀殤。復行蹇運。家亦中落。許謂天道無知。終日仰空呼籲。忽轉念曰：天心仁愛。豈有錯罰之理。必是我所存之善心虛而不實耳。於是痛自悔責。遇有善事。戒其虛假。務求真實行之。數年蹇運如故。家更貧薄。時天寒大雪。許與妻食小菜。荳粥。迴憶昔年披狐裘。食嘉餚。今改

悔行善反遭天罰。忽又轉念曰：釋迦牟尼在雪山修行，受盡苦楚，方纔成佛。我雖遭魔難而布衣薄粥，尙未缺乏，不感上天之恩，反存怨心，益要墮落矣。乃焚香流涕懺悔，再不敢復萌退轉之心。是夜與妻同夢一紅衣幞頭神道，進至中堂，呼出許多奇形異狀之鬼，指而謂許曰：此喪門弔客，冰消瓦解，諸惡神也。上帝因爾少時爲惡種種，使破星爲爾之子，以敗爾業。更遣此輩相幫作耗，喜爾得子後，回心向道，力行諸善事，足蓋前愆。故將破星先爲收回，此輩仍留相隨，以試爾心。歷試久久，爾並無退轉。上帝克嘉，特命吾神送福祿二星，官爲爾令嗣，遂向許拱手作賀，率諸惡神出門而去。是年妻已五十，忽懷孕，學生二子，取名增福、增祿，皆躋大位。許夫婦親受殊封。紀文達公曰：康熙末，張歌橋有劉橫者，居河側，會河水暴滿，小舟重載者往往漂沒。偶見中流一婦，抱斷櫓，浮沈波浪間，衆莫敢援。橫獨奮然曰：汝曹非丈夫哉！烏有見死不救者！自掉舢舨，追三四里，幾覆歿者，數竟拯出之。越日生一子，月餘，橫忽病，卽命妻子治。後事時尙能行立，衆皆怪之。橫太息曰：吾不起也。吾援溺之夕，恍惚夢至一官府，吏卒導入，官持簿示吾曰：汝平生積惡種種，當以今歲某日死。墮豕身，五世

受屠割之刑。幸汝一日活。二命作大陰功於冥律。當延二紀。今銷除壽籍。用抵業報。仍以原註死日。死緣期限已迫。恐世人昧昧。疑有是善事。反促其生。故召爾證明。使知其故。今生因果並完矣。來生努力可也。醒而心惡之。未以告人。今屆期果病尙望活乎。既而竟如其言。此見神理分明。毫釐不爽。乘除進退。恒合數世而計之。勿以偶然不驗。遂謂天道無知也。

紀文達公曰。庭和又言有兄死而吞噬其孤姪者。迫脇侵蝕。殆無以自存。一夕夫婦方酣眠。忽夢兄倉皇呼曰。起起。火已至。醒而煙焰迷漫。無路可脫。僅破窗得出。喘息未定。室已崩摧。緩須臾則灰燼矣。次日急召其姪盡還。所奪人怪其數朝之內。忽跖忽夷。其人流涕自責。始知其故此鬼善全骨肉。勝於爲厲多多矣。

紀文達公曰。羅與賈比屋而居。羅富賈貧。羅欲併賈宅而勒其值。以售他人。羅又陰撓之。久而益窘。不得已減值售羅。羅經營改造。土木一新。落成之日。盛筵祭神。紙錢甫燃。忽狂風捲起。著樑上烈焰驟發。煙煤迸散。如雨落。彈指間寸椽不遺。併其舊廬。爇焉。方火起時。衆手交救。羅拊膺止之曰。頃火光中。吾恍惚見賈之亡父。是其怨毒。

之所爲救無益也。吾悔無及矣。急呼賈子。至以腴田二十畝。書券贈之。自是改行從善。竟以壽考終。

紀文達公曰。王蘭洲嘗於舟次買一童。年十三四。甚秀雅。亦粗知字義。云父歿家中。落與母兄投親。不遇。附舟南還。行李典賣盡。故鬻身爲道路費。與之語。羞澁如新婦。固已怪之。比就寢。竟弛服橫陳。王本買供使令。無他念。然宛轉相就。亦意不自持。已而童伏枕暗泣。問汝不願乎。曰不願。問不願何以先就我。曰吾父在時。所畜小奴數人。無不薦枕席。有初來愧拒者。輒加鞭笞。曰思買汝何爲。憤憤乃爾。知奴事主人。分當如是。不如是則當捶楚。故不敢不自獻也。王蹶起推枕曰。可畏哉。急呼舟人鼓櫂。一夜追及其母兄。以童還之。且贈以五十金。意不自安。復於憫忠寺禮佛懺悔。夢伽藍語曰。汝作過改過。在頃刻間。冥司尙未註籍。可毋庸瀆世尊也。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卷七 慈善之鑒

振孤惻

鈺按。虞書云。不虐無告。不廢困窮。戴記云。孤獨鰥寡。皆有常餼。瘖聾跛躄。斷者。百工各以其器。食之。憫窮黎之失所。補生成之缺憾。雖在一鄉。善士不妨推老老。幼幼之仁。以登之衽席之上也。

鍾離瑾爲德化令。將以女嫁鄰縣許君子。預置一婢。一日瑾退堂時。見此女於屏間。掩泣問之。女曰。妾先人亦令此。不幸與母並亡。妾幼無依。養於吏家。今數年矣。聞明府欲置婢。故以妾應命。適見公視事。不覺感念前人。涕不能忍。瑾急呼吏詰之。果然。乃令更女衣。寓書許公曰。我置婢。得前令女。義不可辱。當先我女求婚。君家兒婦。請假期年。再謀報聘。可乎。許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君有恤孤大義。願以前令女配我。次子君女配我。長子安用盛飾。於是兩女同歸。許氏瑾後夢一綠衣丈夫。謝曰。不圖。

弱息過蒙君賜已得請於帝矣。瑾歷任十郡太守。終江淮轉運使。壽九十八。子孫多顯。

唐劉宏敬世居淝淮。家資百萬。一日遇相士曰。君財豐矣。然更三年。大限將至。宏敬因爲身後計。有女將適人。買一婢從嫁。名蘭蓀。有殊色。風骨復不類賤流。詰之。果宦女。乃焚券收爲甥。復以裝資先已女嫁之。蘭蓀既歸。宏敬是夜忽夢一人。青衣象簡。拜謝曰。余蘭蓀父也。感君之恩。得請於帝。延君壽二十五載。所以報也。三年後相者復至。迎而賀曰。君壽延矣。何以得此。宏敬因告以夢相者。曰。昔韓氏陰存趙孤。太史公以韓十世位至王侯者。陰德故也。况蘭蓀之家。無後矣。蘭蓀之身。賤隸矣。如是而能不顧多財之與殊色。而恤其孤。豈不爲陰德之厚哉。福壽宜矣。

陝州方揚講業靈谷。聞三從兄忠病將終。亟奔歸。猶及殮。拊棺痛哭。而誓曰。余鮮兄弟。余之身。卽兄之身也。兄今棄予。予今而後不母視。寡子視孤者。有如此木尸。乃瞑。揚終身不食其言。後官杭州太守。

吳江沈嘉謨。同邑顧子甫。十歲喪父。而家業頗富。時值倭亂。邑人集諸大姓議餉軍。

大戶衆論無如顧子公獨惻然曰顧子孤兒寧堪此役衆謂彼僕豈少公曰吾正慮彼強奴挾重役以凌幼主則家立破耳必欲役顧子吾請任之公直注己名軍興數年不累顧子公三孫琦吏部琬憲副詢中丞

明侯始覲信陽州人族繁有婦人新寡者覲聞之必使婢頻頻問餽爲之策長遠令婦可以溫飽人問之覲曰婦無夫已不若人再無養何處求人不由我不矜恤也族婦有守節三十年者覲必約鄉里公舉賴以建坊者不下十餘家後生子爲總戎覲受封焉

王克明兗州府學生念人之最苦者莫如孤兒寡婦因聚族人及鄉里之有力者捐集一恤嫠會凡族里有貧而守節者按月送給錢米遇年節間必使子弟輩先往各節婦家拜叩曰禮周情洽所以慰其苦而堅其志也又設義學悉收節婦之子教之後其子躋膺仕

湖南長沙府周安吉家小康性好善念貧人最苦莫如寒冬乃首先倡捐五百金設一庇寒所建草房三十間每逢冬十一月收養貧丐并地方孤獨窮人給發棉衣棉

褲每晚給粥兩碗。遇冰雪之候，則每日給粥三食。至明年二月初旬停止。每年照辦。如是十餘年。家業大起。李闖到處焚掠。惟周姓獨得保全。

恤死喪

鈺按周禮云：四閭為族，使之相葬。檀弓云：死於我乎？殯。王制云：掩骼埋胔。文王澤及枯骨。孔子脫驂以賻。仁之至，義之盡也。歐美各國墓地必遠鎮市，棺木必令深埋，免尸毒薰蒸釀成疫癘，寓衛生於恤死之中。或亦躋民仁壽之一道乎？

徐熙為成都吏運使。李之繩專掩骼埋胔，積至千萬。熙共勤宣力，有金華街王生，死而復甦，述見冥官云：上帝鑒李之繩德，葬枯骨，注充顯仕。徐熙襄力著勞，與一子及第。後李三任御史中丞，熙子果及第。

大功九月，小功五月，俱

太原王洙言：向有一宦者病，其家數世未葬，急買地一方自祖考。至功總之親，悉依昭穆以次葬之，俱無歲月日時陰陽忌諱與營穴之法。人皆訝其太易，謂禍且不測。乃歲中竟遷官秩，家益昌盛。今人稽留葬地，動輒逾紀，微求不可知之福於祖先，遺

骸眞罪人也。至於前人已葬之地，無論親疎賢否，萬萬不可毀掘。掘而見屍，必有奇禍。否則貽害子孫。若出兵主將，能嚴禁士卒勿平人塚，勿發人棺，勿伐人護墳樹木，功德尤大。

莆田林公用賓，遇異人指一佳地曰：葬此，公卿盛於麻粟。慮君福德未足，當此，公曰：吾福德卽薄，得此地與宗族共之，豈無足當此者？其人歎曰：卽此一念福德厚矣。公取族中二十四骸，與其親柩厝葬焉。後生子元美，顯達。孫瀚曾孫延楫，延機，元孫爍，皆官至尙書。

羅循官副使時，尙未有子，偶至一寺，見有七棺暴露，詢之，乃無主者。捐俸命寺僧瘞之。晚生子洪先，以殿撰起家。

張獻可武進人，嘗施棺三千具，後又續施焉，使乞丐掩路旁屍，每屍與錢若干，意在兼濟貧也。又施藥以救病，至寒凍則施粥以食饑者，曰：掩死人何如活生人乎？後三子皆膺祿位。

廣西趙樂耕，富而好施親友，貧不能業者，必捐貲助之。嘗往廣東，販木爲棺具，值其

地大疫死者十之二三城中一日出樁數百病者叩市無以應樂耕遂盡所販以與人空舟而返

恤物命及字穀

鈺按物命當恤者莫耕牛若王制云諸侯無故不殺牛春秋傳云殺老牛莫之敢尸夫犬馬有功於人尚以帷蓋報之後世以牛代耕勞苦更甚犬馬宰牛歷有明禁西人墾田用機器養菜牛以取乳供膳未可以耕牛例也地方官紳嚴禁私宰以裨農田且清盜源亦仁政之一端又月令孟春犧牲毋用牝王制云不以火田不麝不卵不殺胎不覆巢國語云魚禁鯢鱓獸長麇麋鳥翼穀卵蟲舍蚍蜉蕃庶物也泰西殘虐六畜有罰壞巢取卵有罰捕魚不法有罰鳥獸孕字之期獵取有罰我國禁令闕疏萬類生機日蹙則愛惜物命正以濟法制之窮免為西人所竊笑也

鈺又按天地生五穀以養人列聖制文字以教人司馬溫公有言隻字必惜貴之源也粒米必珍富之源也於珍惜字穀之中寓敬天重道之義自北宋

已。然。此。與。禁。宰。耕。牛。三。事。皆。我。國。善。良。風。俗。習。慣。各。國。因。地。制。宜。皆。有。特。殊。之。點。不。必。強。同。亦。無。碍。大。同。也。我。國。歷。代。重。農。人。民。專。恃。穀。食。先。聖。微。言。大。義。均。藉。文。字。流。傳。然。則。字。穀。當。惜。亦。飲。水。思。源。之。意。云。爾。

英國職分論曰對於動物之殘忍其源實出於家庭學校間吾人見兒童有鞭驢於牧場者投貓於水中者或結物於犬尾或捉金龜蟲而使之叩頭等皆是也故父母及教師當以綿密之注意教子弟以慈悲尊敬之心使對於一切生物不敢用無謂之刑罰

紀文達公曰護持寺在河間東四十里有農夫于某家小康一夕于外出劫盜數人從屋簷下揮巨斧破扉家惟婦女弱小伏枕戰栗聽所爲而已忽所畜二牛怒吼躍入奮角與盜鬪挺刃交下鬪愈力盜竟受傷狼狽去蓋乾隆癸亥河間大饑畜牛者多鬻於屠市是二牛至屠者門哀鳴伏地不肯前于見而心惻解衣質錢贖之忍凍而歸牛之効死果宜惟盜在內室牛在外廐牛何以知有警且牛非矯捷之物外扉堅閉何以能一躍踰牆此必有使之者矣非鬼神之爲而誰爲之

紀文達公曰。里有古氏。業屠牛。所殺不可縷數。後古叟。目雙瞽。古媪臨歿。時肌膚潰裂。痛苦萬狀。自言冥司仿屠牛之法宰割我。呼號月餘。乃終。侍姬之母沈媪。親覩其事。殺業至重。牛有功於稼穡。殺之業尤重。冥祥記載。晉庾紹之事。已有宜勤精進。不可殺生。若不能都斷。可勿宰牛之語。此牛戒之最古者。宣室志載。夜叉與人雜居。則疫生。惟避不食牛人。酉陽雜俎亦載之。今不食牛人。遇疫實不傳染。小說固非盡無據也。

紀文達公曰。姚安公官刑部。日德勝門外有七人同行。劫就捕者五矣。惟王五金大牙二人未獲。王五逃至潮縣。路阻深溝。惟小橋可通。一人有健牛。怒目當道。臥近輒奮觸。退覓別途。乃猝與邏者遇。金大牙逃至清河橋。北有牧童驅二牛。擠仆泥中。怒而角鬪。清河去京近。有識之者。告里胥。縛送官。二人皆回民。皆業屠牛。而皆以牛敗。豈非宰割慘酷。雖畜獸亦含怨毒。厲氣所憑。借其同類。以報哉。不然。遇牛觸仆。猶事理之常。無故而當橋。誰使之也。

溫州蕭寺丞震少夢。神人告以壽止十八。父帥蜀。不欲行。因以夢告。父強之。至任蜀。

主帥大宴酒三巡例進玉箸羹取乳牛用火烙鐵箸鑽其乳而出乳凝箸上以爲饌震偶至庖見繫牛得其故亟稟父索免食牌判永免此味未幾夜復夢神言汝有陰德不獨免夭且獲期頤後果壽至九十餘

紀文達公曰余家奴子王發善鳥銃所擊無不中日恒殺鳥數十惟一子名濟甯州其往濟甯州時所生也年已十一二忽徧體生瘡如火烙痕每一瘡內有一箇鐵子竟不知何由而入百藥不痊竟以絕嗣殺業至重信夫余嘗怪修善果者皆按日持齋而居恒則不能戒殺夫佛氏之持齋豈以茹蔬啖果卽爲功德乎正以茹蔬啖果卽不殺生耳且天子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禮也儒者遵聖賢之教自賓祭以外特殺亦萬萬不宜以一鬻之故遽戕一命以一羹之故遽戕數十命或數百命以衆生無限怖苦無限慘毒供我一瞬之適口與按日持齋之心無乃稍左乎東坡先生向持此論竊以爲酌中之道願與修善果者一質之

嘉靖初胡澤爲福建方伯延尙書林俊宴會俊忽昏寐良久方醒語坐客曰吾適被召至一官府閻君卽宋范文正公以予殺牛五百罰當減壽二紀故至此予亟申辨

王云非謂爾殺爾昔爲縣官不禁宰牛故也予曰縣官時曾出榜禁民於某年某月日可誌也聰令縣神錄其榜呈上乃命放還座客聞者皆驚俊後十二年乃卒楊寶年九歲過華陰見一黃雀爲梟所擊墮地復困於蟻乃取回養之百餘日乃得飛去數日後有一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往蓬萊過此適逢大厄感君救濟以四白玉環相謝令君子孫四世三公清白如此環也寶後生震震生秉秉生賜賜生彪果符四環之兆

英國阿伯敦地方時當二月中旬海邊之人聞雲雀羣飛而至則或以網或以棒各隨所欲以捕獲之時適交尾之期故其羣至大一慈善家適見之心有所觸乃悉購歸養於倉庫中既而至動物虐待防止會中查其事則知愛鳥多數皆爲法律所保護而雲雀獨在例外也乃告獵人苟以生雀來者給以市價人知爲放生也則羣赴之而雲雀遂成大羣倉庫不足容更爲建小舍於郊外未幾春回草綠乃悉縱於野外營巢生雛而近郊之天然音樂至今勿絕焉

英國職分論曰美術界偉人文西者常以買鳥放生爲事後繪一圖置空籠於足下

而被釋之鳥羣飛舞周圍於其身。今路伯耳博物院猶可見其寫生之筆也。又古之隱者皆愛動物。故鳥飛獸走習焉不相擾。非若今人負槍以出則相驚而逃也。英國職分論曰：犬之忠貞與愛情有可驚者。公爵佛蘭司嘗熟睡，忽感窒息，則知爲火而四肢已不能動矣。其所飼之犬奮身入啣其襯衣曳之而出。至階始得新空氣而蘇，遂免於難。犬性近水而畏火，能於火中救主，尤罕事也。又曰：邦俾之二犬其一亦如其衛兵守其職，終身弗離其一，則死於一青年之手。蓋欲救其主而不得者也。青年與犬均死矣，猶留一頸輪以證其犬之勇。蓋此犬之救其主已三次也。第一次自海，第二次自強盜，第三次自狼也。由此觀之，可知動物之中亦具有人類中道德及忠良之性，雖犧牲其生命而不悔者也。長洲韓侍郎世能，世居陸墓，甚貧，祖永椿喜放生，乏錢每早起必持帚掃兩岸螺螄，盡放入水中。有時忍饑掃十數里如此者四十餘年，不倦。隆慶丁卯侍郎夢金甲神告曰：汝祖父放生功大，從此累代貴顯，當先令汝享一品榮，後仕至少宗伯，奉使朝鮮，賜一品服，子孫奕葉貴顯。

英人有愛德華者嘗擊一鳥墮地他二鳥之未傷者忽來扶之鼓翼而去愛德華大驚乃悉釋其餘此人而受鳥之感化者也

英國名將納比耳以不忍殘殺動物終身不獵而果納其之戰則大勝彼武勇而不殘忍動物之哀鳴所不忍聞也印度之烏泚蘭將軍與其夫人同游埃及一友人射一鳥以供食將軍哀之不忍食遂誓不射鳥而食量轉增也

英國職分論曰法政府近亦注意保護動物誠可喜之象也兒童之性易趨殘酷今乃教以對於動物之親切慈悲其效果必大著也

紀文達公曰交河老儒及潤礎雍正乙卯晚至石門橋客舍皆滿惟一小屋窗臨馬櫪姑解裝焉羣馬跳踉夜不得寐人靜後忽聞馬語及愛觀雜書先記宋人說部中有堰下牛語事知非鬼魅屏息聽之一馬曰今日方知忍饑之苦生前所欺隱草豆錢現在何處一馬曰我輩多由閩人轉生死者方知生者不悟可爲太息衆馬皆嗚咽一馬曰冥判亦不甚公王五何以得爲犬一馬曰冥卒曾言之渠一妻二女並淫濫盡盜其錢與所歡當罪之半矣一馬曰信然罪有輕重姜七墮豕身受屠割更我

輩不若也。及忽輕嗽語遂寂。及恒舉以戒。圍人

紀文達公曰：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時，坐度帆樓中，遙見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婦，伏窗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啓後戶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晝寢船中，夢其亡女爲人執縛，宰割呼號，慘切悸而寤，聲猶在耳，似出隣船。遣婢尋視，則方屠一豚，子瀉血於盥，未竟也。夢中見女縛足以繩，縛手以紅帶覆視其前，足信然。益悲愴欲絕，乃倍價贖而瘞之。其僮僕私言：此女十六而歿，存日極柔婉，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筯，每歲恒割雞七八百，蓋殺業云。

宋郊宋祁兄弟同在太學，有相士謂之曰：小宋當大魁天下，大宋亦不失科甲。後數年郊復遇相士於途，大驚曰：公丰神頓異，似曾活數百萬生命者。郊笑曰：貧儒何以及此？相士曰：不然，蛸蟻之物皆命也。郊徐思曰：向見蟻穴爲暴雨所浸，戲編竹橋以渡之，得非此乎？相者曰：是矣。小宋今歲當首捷，公終不出其下。及登第，倡名祁果首選，時章獻太后謂弟不可以先，兄郊置第一，祁改第十。郊仕至宰輔。

蘇文忠公最喜放生，在黃州云：予少不喜殺生，然未斷也。自去年得罪下獄，始意不

免後幸得脫自此不殺一物有鮑蝦蟹者放之江中縱不盡活猶愈於烹煎也日與陳季常遊嘗吟蛤汁詩以諷其戒殺中有未死神已泣之句季常聞之惻然遂不復殺生

揚州咎四六好治園圃因植諸花得一蟻穴廣深如甕有蟻無數四六以熱湯灌殺之築土栽花其夏四六露體忽見肌肉間有赤色無數點頃之渾身皆赤泡每泡出蟻不數日而死

汪公良彬性儉約尤喜放生每年遇春社節及己誕日必市生螺若干石放之江中鳥雀被羅者亦買放之其子弟有以公誕日將設舞筵者公曰以此費殺生不如以此費救生也於是是年所放之生踰前數倍晚年鄰有牛將賣之屠忽奔入公門跪階下公以錢數千買而飼之禪院公後以子貴贈兵部尙書

袁柳莊善相術有朝士攜一幼子求相袁決其相法當天朝士憂甚後遇一道人曰君何憂哉世間惟陰德可回定數耳然陰德機緣亦未易得莫如放生隨處可爲朝士果立願行之數年道人曰未也善業未廣未可言造命也朝士因復極力救放凡

有益於生靈者無不捐貲廣布所全物命不可勝計其子後竟無恙故柳莊晚年相人每勸人爲善

務本錄云施愚山先生放魚子法見人烹魚時將魚子輕輕取出勿著鹽水攤放稻草上或瓦上候其水迹略乾卽放河中恐爲物所食須淺埋於水際沙泥中但不可離水耳又一法將乾鬆細泥拌魚子攤放稻草把上投放沿河淺水際物命之多莫過於此仁人君子幸留意焉

有士人某性慈其親串家犬生四子以爲不祥將棄之河某見而乞歸養之一日將暮忽聲如風雨草木披靡震撼山谷遙見大蟒身如車輪目光閃閃直趨某將加吞噬四犬徑犇蟒登跳扼其首競嚙之蟒死某無恙

蘇城王大林喜放生每見小兒捉弄魚鳥虫豸必給錢買放曰少年時須培養生機不可令其好殺父兄均以爲法後病死恍若聞神語以放生功大加壽三紀因得復活後享壽九十七五代同堂

吳興衛某業打銃并善掇鳥又好掘鱔釣蛙捕龜捉蟹藥魚毀鳥巢人勸之笑而不

聽後生惡瘡周身沸泡每泡中有鐵珠一粒皮焦肉爛臥床叫喊數日而死死時忽有無數鱉蛙龜鱉鳥雀等物攢食其肉妻女知是冤報不敢加害頃刻見骨嗣亦絕此雍正十年事

江陰農民張阿喜每年捕蛙剝賣有勸之者曰田鷄爲護穀虫官府有告示嚴禁各樣營生都可吃飯何苦以此爲業阿喜笑而不聽忽一日向河邊捕捉失足落河而死兩日後屍浮水面有無數青蛙圍而食其肉見之者皆以爲捕蛙之報此道光十六年事也

王沂公會其父最敬字紙見有遺棄者必取而焚化之一夕夢宣聖拊其背曰汝敬吾字甚勤當令曾參昌大汝門後生子因名曾爲名相封國公

武進趙公申喬普勸惜字常郡舊習用廢書包烟裹燭心公實力廣勸市民其弊遂革及撫浙時諭草紙上印記不許用字後歷官戶部尙書

浙江鄉民張大發以扒垃圾爲業遇黃海濤封翁沿街檢拾殘字其污穢者尤必另收洗滌一日封翁集會每名請中麵一碗勸以惜字張大發篤信其言擔上挂一布

包見字必收拾投入污穢者棄於河如是十餘年竟於穢塗中得藏銀一穴成大富享壽八十五

新城縣周三福爲成衣生平最敬字紙五穀路見必拾每剪布必曲爲湊合不肯狼籍刮漿用山芋粉不用麪糊見布角有染店記號字跡必剪下收藏每勸人家切不可淹溺女孩遇有極貧之家生女欲淹者必力爲勸阻助以白米數斗一生救活不少後生一子早貴受封

明宜興北鄉吳文煥家小康常開米行酒行麵坊生平愛惜米穀另養貧寡老婦三人專司打掃收拾穀粒每年得穀二三十石嘗勸親友曰吾等人家但求人口平安銀錢何處不費每年僱養貧老孤寡一二人一年所費工食不過二三十千爲我惜無窮之福又養老一舉兩善何樂不爲如是十餘年家財發至數十萬金子少年入仕又有常郡王姓開礱坊另僱二老人將礱糠細加搨淨一年得穀二十餘石後享壽九十八成巨富

南昌府有農夫張老二喜惜穀放生鋤田時遇有青蛙蝦蟇恐其受傷必捉而放生

田岸田中見有狼籍稻麥穗及拋棄零星必令幼子收拾打掃淨盡然後鋤田旁人皆笑之以爲那有工夫收拾許多張老二笑應道閻王出帖來請時雖無工夫也不得不去我窮人樂得忙裡偷閒做一點不費錢好事後發大財三子八孫享壽一百零五歲

蘇城胥門外蔣士鴻因家中有火兆雞夜啼心甚恐懼因思惜穀可以免災遂於竈神前焚香叩首自願率同合家大小婦女留心敬惜五穀不敢拋棄一粒路見米粒雖極忙必親手拾取或僱兒童掃取給以錢以爲常家故養牛囑牧童喂柴時細心惜穀加給工錢計通年所惜穀粒以石計後合里大火蔣家獨存家以致富

政和間王黼攬權納賄勢傾中外家口千餘人皆口厭肥甘尙方品物莫能過也廚房隣相國寺每日從溝中流出白米香飯如玉粒珠顆寺僧省徹率沙彌輩用竹筐撈起河中淘淨曬乾除大衆食用外積剩十三囤金人破汴二帝北狩王黼誅於貶所遺母吳氏年八十餘流落京城無人養贍沿街求乞乃至寺中見山門外粘帖上書王府餘糧煮粥接衆糧盡卽止僧省徹知是王老夫人亦不勝嘆息曰此原是太

尉口祿應該老夫人享用遂撥房一間與之居住每頓隨衆吃粥一日母盥中飯粒忽變爲蛆母懼而傾之另盛一碗仍是蛆尙蠕蠕而動衆皆驚省徹曰一粒米皆地之精英農夫汗血王太尉不知愛惜散棄過多上天震怒累及其母正內典所云作惡之人殃緣七祖是也乃命母至佛前懺悔念佛百聲始舉箸卽不復變後母病歿破衣中蟣虱攢嘅以敝蓆裹尸埋之

陳鑑父孟玉好善重五穀若珍寶嘗登廁見有鍋底飯一片在廁旁拾取滌淨食之是夕夢帝君曰汝好善惜福如此當賜汝貴子以大家門尋生僖敏公仕至太子太保

常州鄉民仇某與周某有隙周田禾數十畝正垂穗仇率其衆夜往攫之次日周往視禾已瘁矣悵悵而歸路逢一叟曰異事異事昨暮宿龍王廟夜半喧言此地仇某拔周某田禾獲罪最重當奏明上帝四鼓却回云奉帝旨仇某付雷部施行周聞之大驚不敢認是失主未及一年前言果驗

治道橋井渡路燈

鉦按國語云九月除道十月成梁春秋傳云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泰西各國皆設工部局司理道路橋梁電燈且阻塞水道有禁侵佔公路有禁壞路碍路有禁故蕩平清潔迥異尋常我國官紳集款興修以便行旅而利運輸亦公德之大者也

處州潘好古性好善歲值大水好古挈妻子登舟徙避其時有被溺數十人號呼求救好古亟命回舟救之舟子以船小人衆堅不肯往好古曰吾去是其魚矣一往返生數十人奈何舍是急減船載器物悉拋水中舟子從之衆乃畢濟好古六子兩子顯達

無錫鄒克金過京口住金山寺一日暴風大作江行覆舟甚衆公亟命僧衆呼漁舟往救活一人者銀十兩撈得一屍者半之是日活人十一屍十九所費幾二百金事定僧徒交口頌公公曰事非善後安能永久因與主僧酌定規條倡捐三百金造救生紅船十餘隻募人日候江上所活不可勝計公後奕葉貴顯陳堯叟官廣南廣俗病不服藥止禱鬼神病多死者公盡出其家集經驗良方刻石

於。桂。州。驛。亭。土。人。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每。二。十。里。置。一。亭。舍。憇。飲。其。人。免。渴。死。且。借。柳。以。消。瘴。氣。民。大。便。之。公。歷。官。左。僕。射。子。孫。貴。顯。

宋。辛。仲。甫。知。彭。州。彭。有。要。路。險。而。難。行。仲。甫。令。民。受。役。開。爲。平。路。數。十。里。更。於。其。傍。課。民。植。柳。數。百。株。行。者。得。以。休。憩。後。入。爲。左。補。闕。邑。人。思。之。因。名。補。闕。柳。

閩。中。林。翁。家。居。近。峻。嶺。嶺。係。往。來。衝。路。盛。夏。行。者。多。中。暑。而。病。翁。日。攜。小。松。數。株。挈。水。一。甕。隨。路。旁。植。之。數。年。不。倦。一。日。遇。老。叟。指。一。地。令。葬。之。子。孫。可。富。貴。先。是。富。家。有。謀。得。此。地。者。夜。夢。神。呵。曰。此。萬。松。主。人。地。也。奪。之。不。祥。翁。後。卒。果。葬。此。簪。纓。不。替。美。利。堅。人。占。士。比。耳。海。升。爲。鐵。路。公。司。代。理。人。乃。發。表。意。見。謂。自。聖。保。羅。至。舍。路。築。一。大。鐵。路。必。有。利。益。時。地。甚。荒。蕪。人。不。之。信。比。耳。氣。不。少。衰。日。日。運。動。歷。十。餘。年。衆。從。其。計。畫。出。資。本。築。路。閱。五。年。告。成。卽。大。北。鐵。路。也。數。千。里。之。荒。原。得。以。日。闢。不。十。年。而。閩。輻。輳。實。業。盛。興。比。耳。氏。大。受。國。人。之。崇。拜。復。造。世。界。第。一。之。大。汽。船。握。太。平。洋。航。路。之。權。

休。寧。吳。休。文。好。行。善。乾。隆。初。漁。亭。至。祁。門。六。十。里。道。路。倒。塌。行。者。病。之。僧。滄。水。募。緣。

修之公倡首捐輸約費銀十餘萬遂成康莊子孫多貴孫鶴齡遂魁天下
陳覺閣門遭警醫禱無效有僧曰汝一生以智巧欺瞞愚昧之人故獲此報陳願改
過自贖僧曰若能永點夜燈行人之目得明家人之目或可不昧也陳卽遵行并勸
里中共點之合家之目果皆復明而來春瘟疫盛行獨里中不染
荆溪縣鄉中有一尼庵素無香火尼藉紡織度日去庵百步有長橋兩頭磬石多圯
壞尼於東西兩頭各設一燈以照行旅人多便之尼至九十餘雙眸炯炯燈下尙能
穿針一夕合掌坐化

寰球名人德育寶鑑

卷八 中西嘉言彙鈔

楊椒山家訓

公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明嘉靖進士
兵部員外郎劾奸相嚴嵩論死謚忠愍

宏謀按椒山先生彈劾奸邪身蹈不測於造次顛沛之中從容暇豫訓誡後人委曲詳盡足知其至性肫篤操持堅定在國在家無以異也其所言居家行己之道字字從天理人情中體驗而出洵可為居家者法

諭應尾應箕兩兒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為君子後來多有變為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個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為便為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個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首段立志心為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

故要你休把心壞了。存此一段心以思為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

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

一事，則思之，以為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

勿行，不可為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

必不容你。復此一段你母是個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個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

可說。你母向那個兒子不向那個兒子？向那個媳婦不向那個媳婦？要著他生一些

氣，便是不孝，不但天誅你，我九泉之下也擺布你。此一段你兩個是同胞兄弟，當

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

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

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

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因他惱了，你就不讓他。此一段

弟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

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

嫂嫂如親姊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個是一樣的兄弟兩個也是一樣的每吃飯你兩個同你母一處吃兩個媳婦一處吃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吃久則就生惡了此一段和你兩個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戒此段你兩個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吃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歹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個好人不入下流也此一段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個好人則敬他我將來必定要合他一般見一個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一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也此一段思居家之要第一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

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姦盜之媒也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傢伙便要買此致窮之道也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節省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月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此一段居家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席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吃人虧勿使人吃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卽時丟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卽解人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此一段處世之道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個好子且家道富貴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

時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亦不可視之如路人也族中有
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此待一
諸姑之道姑 我們係詩禮士大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
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此一段言 你姐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
罷若是窮你兩個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兩個休要違阻若是有些
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不友又不孝記之記之此段待姊
妹之道

朱柏廬治家格言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
來處不易半絲半縷恒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
燕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
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門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粧
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期質樸訓子要有義方
勿貪意外之財勿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親鄰須加溫恤刻薄

成家理無久享倫常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法肅辭嚴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婿毋索重聘娶婦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陵逼孤寡勿貪口腹而恣殺性禽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頽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昵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倚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施惠無念受恩勿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妬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饑殮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卽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爲官心存君國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陳希夷心相編 先生名摺 宋初隱士

宏謀按相者之術於眉睫方寸之間以徵畢生之休咎其說有時而中茲以心相

名編謂相從心生心有善惡有厚薄而相之休咎繫焉有不啻影之隨形聲之應響者矣人誠深明乎此可以相人可以爲人相可以自相而且不妨於隨時隨事皆作相者觀卽以此爲省己觀人之則可也

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可見行者心之發觀行而禍福可知出納不公平難保兒孫長育語言多反覆應知心腹無依消阻閉藏必是奸貪之輩披肝見膽決爲英傑之人心氣和平可卜身榮兼子貴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轉眼無情貧寒夭促時談念舊富貴期頤重富欺貧焉可託妻寄子敬老懷幼必然裕後光前輕口出違言壽元短折忘恩思小怨科第難成小富小貴易盈刑災準有大富大貴不動厚福無疆欺蔽陰私縱有榮華兒不享公平正直雖無子媳死爲神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逢人稱知己卽深交亦是尋常用財厚薄無差少疏虞須防絕後涉世往來多失有寬容亦可圖名處大事不辭勞怨堪爲樑棟之材遇小故輒避嫌疑豈是腹心之寄與物難堪不測身亡還害子待人有地無端得福更延年迷花戀酒閩中妻妾參商利己損人膝下兒孫悖逆賤佔田園必生敗子尊崇師傅定產賢郎愚魯

人說話尖新刻薄。既貧窮且損壽。元聰明子語言木訥。優容享安康。並膺封誥。患難中能守者。若讀書可作朝廷柱石之臣。安樂中若忘者。縱低才豈非金榜青雲之客。鄙吝辛勤。亦有大當小康之別。宜觀其量。奢侈靡麗。寧無奇人浪子之分。必視其才。弗以見小爲守。成惹禍破家。難免若認惜福爲慳吝。輕財仗義。頗多處事遲而不急。大器晚成。見機決而能藏。高才早發。春行冬令。三十前準赴冥途。冬若春生。八十後猶遊人世。有能吝教。已無成子。亦無成見。過隱規身。可託家亦可託。知足與自滿。不同一則矜而見災。一則謙而獲福。大才與見才。自別一則誕而多敗。一則實而有成。伎求念勝。求名利到底。遜人惻隱心。多遇艱難。中途獲報。不分德怨。應難別於庸夫。較量錙銖。豈足期乎大受。過剛者圖謀易就。災傷難保全。無太柔者作事難成。平福亦能安。受樂處生愁。一生辛苦。怒時反笑。至老奸邪。矜己善。弗再望乎功名。樂摘人非。最足傷乎性命。莫謂深情厚貌。難交其中。多極貴之品。弗笑柔弱不振。無用有時。顯旋轉之功。責人重而責己輕。勿與同謀共事。功歸人而過歸己。儘可救難扶災。處家孝弟無虧。簪纓奕葉。與世吉凶同患。血食千年。曲意周全。知有後任。情激搏必。

凶。亡。易。變。臉。薄。福。之。人。奚。較。耐。久。朋。能。容。之。士。可。宗。好。與。人。爭。滋。培。淺。而。前。程。有。限。必。求。自。反。蓄。積。多。而。事。業。能。伸。喜。怒。不。責。輕。重。一。事。無。成。笑。罵。不。審。是。非。知。交。斷。絕。濟。急。拯。危。亦。有。時。乎。貧。乏。福。自。天。來。解。紛。排。難。恐。亦。涉。乎。囹。圉。名。揚。海。內。餓。死。豈。在。紋。描。拋。衣。撒。飯。廬。亡。不。由。運。數。罵。地。咒。天。甘。受。人。欺。有。子。忽。然。大。發。常。思。退。步。一。身。終。得。安。閒。道。學。邀。名。富。貴。場。中。絕。後。聲。聞。過。實。榮。華。隊。裏。多。逆。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喜。怒。不。形。於。色。成。名。還。立。大。功。奸。亦。有。之。無。事。失。措。倉。皇。光。如。閃。電。有。難。怡。然。不。動。安。若。泰。山。積。功。累。仁。百。年。必。報。大。出。小。入。數。世。其。昌。人。世。可。憑。天。道。不。爽。如。何。殄。刀。飲。劍。君。子。剛。愎。自。用。小。人。行。險。僥。倖。如。何。投。河。自。縊。男。子。才。短。蹈。危。女。子。氣。盛。見。逼。如。何。短。折。亡。身。出。薄。言。行。薄。事。存。薄。心。種。種。皆。薄。如。何。凶。災。惡。死。多。陰。毒。積。陰。私。有。陰。行。事。事。皆。陰。如。何。暴。病。而。沒。色。慾。空。虛。如。何。毒。瘡。而。終。肥。甘。凝。膩。如。何。老。後。無。嗣。性。情。孤。僻。如。何。盛。年。喪。子。心。地。欺。瞞。如。何。多。遭。火。盜。刻。剝。民。財。如。何。時。犯。官。符。調。停。失。當。何。知。端。揆。首。輔。常。懷。濟。物。之。心。何。知。拜。相。封。侯。獨。挾。蓋。世。之。氣。何。知。金。馬。玉。堂。動。容。清。麗。何。知。建。牙。擁。節。氣。概。凌。霄。何。知。丞。簿。下。吏。量。平。膽。薄。

何。知。明。經。教。職。志。近。行。拘。何。知。苗。而。不。秀。非。惟。愚。蠢。更。荒。唐。何。知。秀。而。不。實。蓋。謂。自
矜。兼。短。行。若。論。婦。人。先。須。靜。默。從。來。淑。女。不。貴。才。能。有。威。嚴。當。膺。一。品。之。封。少。修。飾
準。掌。萬。金。之。重。多。言。好。勝。若。然。有。子。必。傷。身。盡。孝。兼。慈。不。獨。助。夫。還。旺。子。貧。苦。中。毫
無。怨。置。兩。國。褒。封。富。貴。時。常。惜。衣。糧。滿。堂。榮。慶。奴。婢。成。羣。定。是。寬。宏。待。下。貲。財。盈。篋
決。然。勤。儉。持。家。步。月。觀。花。或。者。私。期。暗。約。拈。香。入。寺。豈。能。求。福。修。行。在。家。念。佛。持。齋
必。不。睦。乎。夫。子。出。外。遊。山。玩。水。果。常。逆。乎。公。姑。孀。婦。必。然。性。妒。老。後。無。歸。奚。婆。定。是
情。乖。少。年。浪。走。為。甚。欺。夫。顯。然。淫。行。緣。何。無。子。暗。裏。傷。人。合。觀。前。論。歷。試。無。差。勉。教
後。來。猶。期。善。變。信。乎。骨。格。步。位。相。輔。而。行。允。矣。血。氣。精。神。由。之。而。顯。知。其。善。而。守。之
錦。上。添。花。知。其。惡。而。弗。為。轉。禍。為。福。洩。盡。元。機。細。參。奧。旨。

魏環溪尚書聖人家門喻 楊鍾琳選錄

聖人門 觀者自下而上 正路三條 中行 路中 狂狷 路左路右 門闕內外二界 喻義 闕內喻

利外門內戒規三則 老在得 戒終 壯在鬪 戒中 少在色 戒始 門內畏箴三則 畏天命 則一 畏大

人 則二 畏聖言 則三 門內賞罰二格 懷德 賞 懷刑 罰 門內才品四種 剛 一種 毅 二種 木 三種 訥 四種

門內課士三等行己有恥不辱君命等一宗族稱孝鄉黨稱弟等二言必信行必果等三門
內黜士四等患得患失之鄙夫等下無忌憚之小人等又下德之賊下最下等此段自上而
門內取士四科德行科一言語科二政事科三文學科四叩門三法反三隅法力取小人下達意而
法入門一步致知格物叩心

聖人家自下而上前孝基弟址門戶堂室聖人室君子堂善人戶有恒門護家四壁信四

忠三壁一行二壁一文一壁上三階樂之上好之中知之下自外達內四程權四立三適道二

共學程一自內達外四程禮動程四莊蒞程三仁守程二知及程一傳家四法游藝外家依仁內家據

德內家志道內家成家四事樂忘憂憤忘食誨不倦學不厭

王中書勸孝歌

宏謀按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於此此歌
卽就此意而反覆以明之自懷母腹至於成人由親愛至於不親不愛指點親切
曲盡形容讀此歌一遍而猶不知親恩之重者必非人也
孝爲百行首詩書不勝錄富貴與貧賤俱可追芳躅若不盡孝道何以分人畜我今

述。俚言爲汝效忠。告百駭。未成人。十月懷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兒身將欲生。母身如在獄。惟恐生產時。或爲鬼眷屬。一旦見兒。而母命喜再續。一種誠求心。日夜勤撫鞠。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裯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橫簪與倒冠。不暇思沐浴。兒若能步履。舉步慮顛覆。兒若能飲食。省口恣所欲。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千斛。劬勞辛苦盡。兒至十五六。性氣漸剛強。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教育。專望子成人。延師課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碌碌。有過常掩護。有善先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兒行千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爲訪閨中淑。媒灼費金錢。釵釧捐布粟。一旦媳入門。孝思遂衰薄。父母面如土。妻子顏如玉。親責反睜眸。妻罵不爲辱。母披舊衫裙。妻著新羅縠。父母或鰥寡。爲兒守孤獨。父慮後母虐。鸞膠不再續。母慮孤兒苦。孀幃忍寂寞。身長不知恩。齰餌先兒屬。健不祝哽噎。病不知伸縮。衣裳或單寒。衾裯失溫煖。風燭忽垂危。兄弟分財穀。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資薄。忘却本與源。不念風與木。烝嘗亦虛文。宅兆何時卜。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慈烏尙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孝竹體寒暑。慈枝顧

本末勸爾爲人子孝經須勤讀王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椹賊爲奉母粟
楊香拯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平仲身自鬻江革甘行傭丁蘭悲刻木如何
今世人不效古風俗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生德性誰式穀何不思此
身家業誰給足父母卽天地罔極難報復親恩說不盡略舉粗與俗聞歌愷然悟省
得悲蓼蓼勿以不孝首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著人間服勿以不孝口枉食人
間穀天地雖廣大難容忤逆族及早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萬善孝爲先信奉添福祿

歐美珠璣提要

白德婁曰學問者所以使心思與道德日趨於完善者也

葛來而曰人能尊爲服從則得治人至要之道矣

惠勃司德曰事有是非一律以公平之眼光視之謂之正直

楊琪曰公明正直一無私意此乃宰治自由人民之惟一法門

巴西而美曰最妙感恩之法爲永鑄於心而不忘

亞狄生曰快樂爲健身最要之品

吼姆曰。能有遇事存樂觀之習慣。勝於有歲入千金。

霍嘉斯曰。才能非他。辛勞與勤懇而已。

批爾生曰。辛勞實操權力之柄。着成功之鞭。戴凱旋之冠。

彼得斯曰。人生於世。應有一定志向。苟無之。則一生氣力全然枉費矣。

華拉司曰。有雄心而又習於辛勞。則種種艱巨皆莫能阻。

馬登曰。有一堅強之志願。則千惡爲之療愈矣。

郭意斯曰。人生之要事。爲立一宏大之志願。而決意求得之。

古彥曰。不能發怒者爲愚夫。不欲發怒者爲慧人。

葛而斯德曰。人生莫大之榮幸。不在永不下跌。而在每次下跌之後。仍能上升。

安特生曰。有十九次之失敗。至二十次而成功。斯謂之堅忍。

非斯克曰。人於職務之來。習爲遲緩。不速往迎。則其一生鮮能見效。鮮有成功。

卜不曰。篤實之人。爲造化最高貴之製作品。

石甘來曰。造化於數種人之頰上。書有信託字樣。有此字樣之人。卽足令人敬禮。

心命歌

心好命又好。富貴直到老。命好心不好。福變爲禍兆。心好命不好。禍轉爲福報。心命俱不好。遭殃且貧夭。天心可挽乎。命最要存仁。道命實造於心。吉凶惟人召。信命不修。心陰陽。恐虛矯。修心一聽命。天地自相保。

戒淫歌

(一) 閨秀豈容玷。辱一生名節。攸關六親體。面沒遮攔。結定冤家不散。縱使臨婚。瞞過隱微羞恥。難安痛纏心骨。怨如山蒙垢。千秋莫澣。(二) 人孰不思諧。老可憐。獨守空房。芳池拆散。兩鴛鴦。此後雙飛絕。望死者別無餘願。祇求爲我增光。智欺勢壓。太猖狂。終作冤家孽障。(三) 有女皆期得所守。貞待字于歸。只因窮困。兩相違。骨肉親情如水。莫認塔前之草。休貪席上之杯。百年難保。舊門楣。祇恐後嗣不美。(四) 僕婦雖然下賤。含羞帶恥。心同入牢。無奈強相從。罪惡一般深重。彼自成其配偶。我當嚴整家風。從來義僕。幹奇功。都是主恩感動。(五) 他既爲我。鞠子吾豈因子。姦他終年。琴瑟遠違。和祇爲家貧難過。况彼良人在室。望伊守節。心多自羞。自恨痛如何。勸爾

早。些。看。破。(六)貧。奢。甘。心。忍。辱。端。須。仁。者。保。全。逞。財。乘。急。肆。淫。姦。作。孽。於。身。不。淺。窮。富。由。來。無。定。家。資。聚。散。如。烟。阿。誰。能。買。子。孫。賢。只。恐。後。來。不。免。(七)彼。既。修。行。出。世。豈。容。覓。趣。調。情。敗。他。戒。行。壞。他。名。不。顧。佛。家。清。淨。神。目。赫。然。如。電。地。方。借。隙。相。乘。官。刑。冥。罰。禍。非。輕。真。是。墮。身。陷。阱。(八)有。種。青。樓。妓。女。倚。門。百。媚。千。斜。須。知。君。子。愛。身。家。執。玉。一。般。恐。怕。彼。自。落。花。無。主。我。終。白。璧。蒙。瑕。破。傷。財。物。誤。生。涯。染。毒。罹。疴。禍。大。(九)娶。妾。只。因。嗣。續。何。須。少。艾。重。重。脂。紅。粉。白。髑。髏。工。總。是。一。場。春。夢。每。見。富。翁。多。寵。糟。糠。冷。落。閨。中。隨。時。取。樂。逞。淫。風。性。命。攸。關。寔。重。(十)配。合。原。爲。正。理。豈。容。顛。倒。陰。陽。污。他。清。白。暗。羞。惶。自。己。聲。名。先。喪。浪。費。錢。財。無。算。戕。生。更。自。堪。傷。諸。君。回。首。自。兒。郎。果。報。昭。昭。不。爽。

知足歌

人。生。儘。有。福。人。苦。不。知。足。思。量。事。累。苦。閒。靜。便。是。福。思。量。疾。厄。苦。康。健。便。是。福。思。量。患。難。苦。平。安。便。是。福。思。量。死。亡。苦。生。存。便。是。福。思。量。奔。馳。苦。居。家。便。是。福。思。量。罪。人。苦。無。犯。便。是。福。思。量。下。愚。苦。明。理。便。是。福。莫。謂。我。身。不。如。人。不。如。我。者。正。繁。複。退。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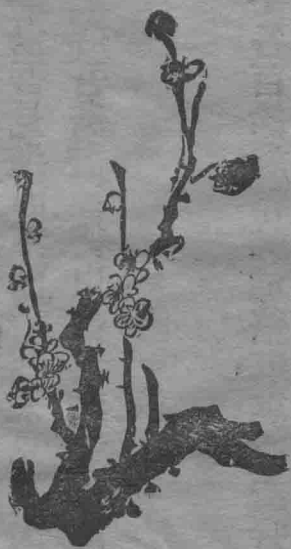
思。量。海。樣。寬。眼。前。便。見。許。多。福。

座右銘

短。不。可。護。護。則。終。短。長。不。可。矜。矜。則。不。長。尤。人。不。如。尤。己。好。圓。不。如。好。方。用。晦。則。莫。與。爭。智。撝。謙。則。勿。與。爭。強。多。言。爲。老。氏。所。戒。欲。訥。乃。仲。尼。所。臧。妄。動。招。尤。何。如。靜。而。守。拙。太。剛。則。折。曷。若。柔。而。無。傷。吾。見。進。而。不。已。者。敗。未。見。退。而。自。足。者。亡。爲。善。斯。遊。君。子。之。域。作。惡。則。入。小。人。之。鄉。吾。儕。書。紳。帶。以。自。警。刻。盤。盂。而。若。傷。惟。常。存。乎。座。右。須。夙。夜。之。不。忘。

五老長壽法

昔。有。行。路。人。路。上。見。五。叟。年。各。百。餘。歲。精。神。加。倍。有。誠。心。去。拜。求。因。何。得。長。壽。大。叟。向。我。言。心。寬。不。憂。愁。二。叟。向。我。言。山。妻。容。貌。醜。三。叟。向。我。言。話。少。常。閉。口。四。叟。向。我。言。食。量。節。所。受。五。叟。向。我。言。夜。臥。不。覆。首。妙。哉。五。老。言。所。以。壽。長。久。



德育寶鑑來函錄要

黑龍江孫督軍兼省長復函

逕復者。接奉賜函。暨寰球名人德育寶鑑一書。綜中西之嘉言懿行。作社會之規範。典型其有裨於世道人心者。實非淺鮮。執事鳩貲刊送。善與人同。緬企仁懷。無任欽注。崇佈鳴謝。並頌台綏。此致鄧範欽先生。孫烈臣拜復。

江蘇齊省長復函

範青先生左右。展誦惠函。備勞錦注。循環三復。銘篆五中。台端職司鹽筴。綜核才長。國課民生。兩資利賴。佩慰奚如。貴友楊君所著德育寶鑑。展讀一過。方今世道日漓。民風澆薄。得是書以流傳。足以正人心而維綱紀。其裨益實非淺鮮。遠承惠賜。感謝良殷。專復敬頌台祉。愚弟齊耀琳敬啟。

浙江齊省長復函

範青仁兄閣下。頃奉惠書。並德育寶鑑。讀之至慰。年來不重道德。久矣。楊君編輯。實足挽人心而回劫運。容當設法多印。以廣流傳。並以副仁人君子救世之苦心。關外

春寒。我公興居何似。至念至念。手復並候台祉。齊耀珊瑚頓首。

前吉林郭省長復函

範青老兄足下。春風塞上。送到征鴻。載誦德音。敬承嘉祉。遠懷告慰。如挹清輝。邀惠德育寶鑑。萃中外之嘉言懿行。以風世厲俗。仁人用心。欽遲無似。願書萬本。誦萬遍。當爲公詠之也。專草鳴謝。敬請助安。統希愛照。不宣。弟郭宗熙頓首。

以上復函錄要。以告同志君子。見軍民長官。往往注重德育。而各界可類推。是書或有風行全國之希望乎。楊鍾鈺識。

跋一

德育寶鑑一書乃剝果蒙泉貞下起元之朕兆也可以培舊學之根茲可以啟發初學者之良知以動其聽循是而入乃是真道德乃有真事業青年子弟不可不熟讀深思者也章甫先生輯為是編以喚醒世人苦口婆心令人欽佩聊誌數語以示嚮往庚申孟春海虞邵松年書後

跋一

吾師楊章甫表兄品學為鄉邦推重有恒言曰士大夫無論出處當親親仁民盡心教養明倫重學造福蒼黎方不虛天地生才之意亦即為純孝榮親之基又時以伊尹恥一夫不獲范希文以天下為己任砥礪同學其志趣可知去冬有德育寶鑑之作萃中西嘉懿淑百世人心其道則先知先覺揭列聖救世之苦衷其事則易知易能為萬國共循之正軌吉錫英賢僉謂有裨世教甚鉅相與集貲付印祖述謂祖述熱誠公益委以添募郵寄等事義聲所播助款源源縷析條分幸免賈越是用附識數行藉慰諸公祖述注

侯祖述敬題

北京向中華添印同人一覽表

慎獨齋 洋三十五元 道南寄廬 洋六十六元 沈研齋 洋二十元 外交部 洋一百元
 陸松琴 洋二十元 王心如 洋十元 許文伯 洋十六元 丁慕韓 洋八元
 許溯伊 洋四十元 趙李卿 洋二元 瞿受申 洋二元 蔡雨村 洋一元
 謝旗章 洋一元 黃有書 洋一元 屈鈞侯 洋十元 單紹開 洋二十元
 王桐卿 洋四元 馮林巖 洋三元 龔沐堂 洋一元計洋三百六十元添印寶鑑四千部

陸總長甚重德育鳩貲添印四千部寄京分送孟子云教人以善謂之忠檀弓云君子愛人以德陸公以愛國愛民之故提倡道德教育此大君子與人為善之盛軌也楊鍾鈺敬誌

哈爾濱向中華添印同人一覽表

謝霖甫	洋二十元	黃丹庭	洋十五元	馮雲祥	洋十元	蔣吉六	洋十元
袁且魯	洋十元	李遠欽	洋十元	葉相山	洋十元	陶祝年	洋十元
周益孚	洋十元	李佐嫻	洋十元	張佩紳	洋十元	馮世昌	洋十元
許叔娛	洋十元	許子寬	洋六元	潘守之	洋五元	徐菴仙	洋四元
盛祝平	洋四元	龍肖伯	洋四元	趙化民	洋三元	李敏公	洋二元
范君碩	洋二元	唐亦亮	洋二元	金繩武	洋二元	樓丹甫	洋一元
葛子仁	洋一元	李丹叔	洋一元	朱彬君	洋一元	陸柏常	洋一元
何治安	洋一元	張君儒	洋一元	曹堯臣	洋一元	李才軒	洋一元
吳英扶	洋一元	姜轍儼	洋一元	劉選卿	洋一元	馬伯維	洋一元
胡啓祥	洋一元	楊光甫	洋一元	李月波	洋一元	周誥君	洋一元
張雨人	洋一元	藍灼三	洋一元	陳禹卿	洋二元		

計洋二百元添印寶鑑二千部餘作郵運雜費

諷林甫先生暨叔娛姻弟在哈埠提倡添印二千部而是書遍布於白山黑水間矣又吉垣中國銀行行長何止齋先生暨長春益發合錢號各印送千部均熱誠堪佩不另列表鍾鈺敬跋

寶鑑初版集費諸君子台銜一覽表

陳公孟	洋五十元	陸雅達	洋五十四元	楊森千伯庚	洋四十元	諸汾伯	洋五十元
王峻崖	洋二十元	楊翰西	洋二十元	薛南溟	洋八十元	楊心裁	洋十元
楊經笙	洋二十元	吳玉書	洋十六元	孫應臯	洋十元	楊幹卿	洋八元
無錫勸工廠	洋十六元	孫子才	洋十元	夏伯周叔樞	洋十元	利民絲光工場	洋八元
侯冠清	洋八元	張雨亭	洋五元	華書城	洋五元	楊映潭	洋四元
錢鏡生	洋四元	鄧範青	洋三百三十元	侯紹先	洋二十元	侯伯輝	洋四元
邵伯英	洋八元	趙子新	洋十元	許彝定	洋四十元	瞿良士	洋八元
蔡兼三	洋二十元	祝蘭舫	洋四十元	王子才	洋四元	屈鈞藏	洋八元
華鈺堂叔琴	洋十元	凌敬叔	洋十元	顧波甫	洋四元	龔登洲	洋五元
楊啟周	洋四元	楊蘊甫	洋八元	楊少穆少卿	洋四元	竇頌言	洋十元
薛遂庵	洋五元	侯榮階樹正歸	洋四元	侯逸如	洋十元	侯筱仙作霖	洋十元
侯明磴	洋十元	沈康伯	洋二元	孫雲峯	洋二元	戴遜甫	洋二元
楊仲卿	洋二元	秦仲翔	洋三元	趙運舫	洋二元	吳日永	洋五元
宏大莊	洋二元	薛梅初	洋二元	虞硯銘	洋十元	蔣哲卿	洋三十元
榮瑞興	洋三十元	戴鹿岑	洋三十元	梁溪居士	洋十元		

是編脫稿後認承同人稱許謂有裨全國風化鳩貲訂印壹萬部郵寄千八百餘縣軍政商學界二郵費每册二分半新疆十在外範青兄熱誠提倡紹先表弟不辭勞瘁俞仲還兄心裁師王子才兄精心校閱公孟汾伯南溟諸同志經笙森千翰西諸族彥相爲贊助虞舜與人爲善君子成人之美爰誌數語以鳴感佩云爾

楊鍾鈺敬跋

續捐郵寄等費同人一覽表

楊味雲	洋八十元	王慰曾仲幹	洋四元	王樹千俊三	洋四元	陶贊臣	洋三元
謝蕙庭	洋五元	周梅坡	洋五元	鄒頌丹	洋十元	慎泰	洋念元
						龔秦一	洋五元

德育寶鑑

本埠

直接向中華書局定印一覽表

許麗明	洋八十元	包榮川	洋八十元	黃潤仙	洋八元	王桐軒	洋八元
溫達夫	洋一百元	孫秀三	洋廿八元	張際昌	洋廿六元	錢墨林	洋廿六元
王子衡	十元	劉國藩	洋十元	無名氏	洋廿元	韓漸宜	洋八十元
盧 燾	洋十六元	田應詔	洋四十元	張學濟	洋廿四元	林德軒	洋十六元
銀文煥	洋八元	康文辰	洋八元	吳啓瑞	洋八元	黃 英	洋四元
劉家正	洋八元	龔 度	洋四元	李元恒	洋四元	徐人表	洋四元
吳飲芝	洋四元	程義和	洋四元	張伯良	洋十六元	劉 餘	洋四元
金國璋	洋四元	夏伯周	洋二十元	戈卓安	洋念元	湖軍署辦公處	洋二百元
申庚生	洋一百〇五元	張壽松	洋二十元	王述之	洋一百元	余壽平	洋一百元
無名氏	洋二百五十元	孟恭三	洋六元五角	何耀堂	洋五元五角	黃肇初	洋一百元
李逸航	洋十元五角	劉子和	洋二百元	廣賀縣保衛團	洋二百元	蔣振河	洋二元二角
熊晉閣	洋二百二十九元	汪壽釜	洋一百一十一元	鄭宇能	洋一百四十元	謝仲子	洋一百元
謝季高等	洋二百九十六元			馬福祥	二千部	補過子	二千部
徐仲柔	高仰嵩	袁堯邨	一百部			鄭 英	二千部
朱柔遠	徐莘畬	張伯言	五十部			胡澹然	一千部
徐星台	楊融笙	施晉昭	五十部			王慰農	一千二百部
胡德身	汪厚載	共三百部					
袁少儀	汪蔭庵	俞翊臣	一百部				
楊範卿	陳延生	方叔平	二百部				
		張景桓	二百部				

募印德育寶鑑引

人心日詐。世道日非。誰講天良。孰說仁義。平等於父子之間。自由於法律之外。置道德於不顧。惟權利之是爭。楊君章甫憂之。羅舉中外之嘉言懿行。編輯德育寶鑑一書。耀南濫竽襄陽承審。秋痢甚劇。日夜百餘次。服藥罔效。百感交集。猛然想及此書。意謂一世勸人以口。百世勸人以書。口之勸人有限。書之勸人無窮。擬欲募印二千部。分送同胞。共挽人心。正思想間。忽腸鳴漉漉。腹瀉如注。越日而病去。三日而病愈。醫之良歟。藥之力歟。一念之善。獲報乃爾歟。耀南不得而知也。惟念是書大有關於世道人心。所望

同志。隨意捐印。并請於

尊銜下。註明住址。以便照捐欸項。郵寄是書。披覽分勸。天道福善。當獲厚報。是爲

引

浙江義烏縣正卿朱耀南謹啓

謹將募印姓名及捐款列表於左

李超	二百本	劉樹勛	一百本	崔文山	一百本	郭書田	一百本
杜鏊	一百本	張萬選	五十本	李雲霖	五十本	車格理	五十本
嚴鐘琳	五十本	張价侯	五十本	黃馨谷	五十本	傅雲洲	五十本
吳天堯	五十本	韓冕	四十本	尹立志	三十本	賀光亞	三十本
張健峯	二十本	馮子餘	二十本	劉憲章	二十本	曾子樵	二十本
楊筠植	二十本	胡裕元	二十本	尙觀瀾	二十本	李仲一	二十本
程振鵬	二十本	徐紫瑤	十本	周柳西	十本	朱灼方	十本
蕭筠	十本	孫洪文	十本	陳馨棠	十本	周文明	十本
黃卓菴	十本	龔定菴	十本	曾端甫	十本	黃菊友	十本
楊蔭生	十本	朱潤書	十本	程儀鳳	十本	彭輝武	十本
范一臻	十本	張書紳	十本	王郭田	十本	周濟	十本
胡佩青	十本	賀焯	十本	張子振	十本	梁仲元	十本
黃道藩	銀大洋十六元	胡金生	哈大洋二元	黃晉綬	哈大洋二元	王又新	哈大洋二元
黃淑華	哈大洋二元	張文賢	哈大洋一元	賈慶春	哈大洋一元	魯若愚	哈大洋一元
關福森	哈大洋一元	張鴻誥	哈大洋二元	王明倫	哈大洋一元	侯潛文	永大洋一元
鍾維鴻	哈大洋一元	徐之中	哈大洋一元	張鳴珂	哈大洋一元	齊伯東	哈大洋一元
熊文毓	哈大洋一元	周振麟	哈大洋一元	恆豐號	哈大洋一元	鄭廷璧	哈大洋一元
沈松泉	哈大洋一元	程世波	哈大洋一元	朱耀南	二百本		